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俱登正覺
九幽六道
物靡害災
子孝臣忠
萬類咸暢
七政明朗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人皆慈善
一統熙皞
既往未來
既往未來

永樂北藏第一四八冊目錄

- 高僧傳 續前 (本冊卷第九至卷第十四 伊九—尹四) 一
-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二卷 唐義淨撰 (尹五—六) 一六九
- 南海寄歸內法傳 四卷 唐義淨撰 (尹七—十) 二二一
- 續高僧傳 四十卷 唐道宣撰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十六上 佐一—時九) 三四七

高僧傳卷第九

伊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
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
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闡若符契

永樂北藏

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
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
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
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
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
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并洛陽臺帝京擾亂
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遇害
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
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

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
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
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
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
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
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
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

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慧亭見於上恒象
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
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
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
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
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
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
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
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
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

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
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路舍語弟子曰若將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
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
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
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
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壑水源在城西北五
里圍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
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

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
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
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
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
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
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
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
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
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

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
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
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
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
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
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
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

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
載已死載從弟曜慕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
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
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
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
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
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
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
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罔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

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伊九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蟲

食之必害人可今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

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
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
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
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
勅僞司空李農且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
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
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

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
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
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
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
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
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

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遼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遼遼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遼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

永樂北藏

高僧傳

比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伊九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

第一四八册

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
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
氏虎彎弓捨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
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
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
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
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
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
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
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
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
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迺信悟
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
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
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
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
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
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
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

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祉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恪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

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民

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
生憊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
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
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
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
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
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
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
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

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
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
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
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
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
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
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
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
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
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求世作則苟事允

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
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
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
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
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
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
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

伊九

九

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今送以詣
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
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
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
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
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
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
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
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
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旣出

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
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
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
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
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
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
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
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
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

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
戮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今趙史遂無隱
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
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
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
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
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
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

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
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
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
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
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
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
公血鼻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
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

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
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
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
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
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
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
禍耶陛下若舍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
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
鐵鑲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

百餘人皆輟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
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
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
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
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
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
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
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
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柞曰戊申歲禍亂漸

萌己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
災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
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
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
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
貫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
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
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
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

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
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
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
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
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
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
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
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
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
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

伊九

十二

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
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
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
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
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
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
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
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
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
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二百九

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
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
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
棺中後再閱篋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
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
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
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屍於
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儁乃踰之罵曰死
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

沉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渣河屍倚橋柱不
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
後符堅征鄴儁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
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
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
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
橙或言佛圖橙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
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
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

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
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
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
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
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
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
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
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
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
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緝祠中後徙臨漳照德

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管爲
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
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
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
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伊九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
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
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
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

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遙心敬悒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為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冷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

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為讚曰物儔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伊九

十五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奉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
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
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
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成共異焉
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
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幕大雪調
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
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
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
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

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梓會必同契
衆咸流涕同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
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
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
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
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
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
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
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
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有沙門嚴佛調

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個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

伊九

十六

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

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

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
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
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
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
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
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萑發扶踈榮茂尚方暑
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
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
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
塗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

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
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
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善會衆人也
衆旣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
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
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
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
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
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
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

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
 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
 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
 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
 買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
 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慧字 切 慧徐醉切 李蒲沒 痼 古幕切 枋 敷房
 頭地 澗 七 齧 切 遠 丑 尼 切 柵 楚華切 緇
 名 俱 羯 居 竭 扁 鵲 扁 疔 免 切 柵 木 為 寨 也
 劬 其 俱 羯 居 竭 扁 鵲 扁 疔 免 切 柵 木 為 寨 也
 豸 莫 百 切 也 北 究 居 浦 切 不 儒 短 衣 也 敷 胡 切 法
 效 頷 胡 咸 切 伊 輓 胡 關 切 車 齧 倪 結 切 崇 遂 雖
 也 神 疆 居 良 切 屍 踰 徒 合 切 絀 丑 林 齋 稽
 禍 也 殭 不 朽 也 屍 踰 徒 合 切 絀 丑 林 齋 稽
 也 持 弭 猶 垂 也 搨 尼 角 切 羨 田 黎 切 木 癥
 腹 里 也 臆 尺 救 切 同 望 萍 望 也 淤 濁 泥 也

高僧傳卷第十

伊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健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健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嘗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

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
終

訶羅竭者本慈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
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
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
甚流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
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
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
勞乃自起以左脚踏室西石壁壁陷没指既

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
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
子依國法閣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
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
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
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
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
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
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

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

伊十

三

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

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
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
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
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
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
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
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
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

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
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
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
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
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
于六月堅減饌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
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
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
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

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
孤僭據西平自稱為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
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
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
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
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
因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
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竒其神異終
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傳檀
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

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
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
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
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
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
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竒之厚加
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
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
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
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

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
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得檀
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
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

廣陵白土埭^{伊十}僂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

隨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
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
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
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

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
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
十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賚
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
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
選取守鵝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
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
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
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
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洲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_{伊十}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以箱叔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未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

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憇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

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
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
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
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
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
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
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
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
年四十許帶索繼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

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
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
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
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
遇村舍有李家八闌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
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
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
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
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

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
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家拜請
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繪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
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
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
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
成度云覓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
爲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

永樂北藏

高僧傳

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
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
來云覓度負蓋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
鞞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
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
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蓋圖三
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
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
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
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

第一四八册

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賜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

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聞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牕隙中見佉取舍利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

蔡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
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
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
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
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
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
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
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佞吒曰前見
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
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

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
影過電累躡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
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
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滄慧定計昭妙真曰眷
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
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
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
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
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
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

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
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
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
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
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
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
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
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
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

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
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
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
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
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
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
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
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
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
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今至心不憂不速也因

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篋捶之曰馬馬何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今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施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

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
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
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
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
孔窳子時爲黃門侍郎在解患痢遣信請度
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窳子泣
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
被痛酷窳子果死又有齋諧妻胡母氏病衆
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
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齋諧伏事爲師

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
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
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
諧即爲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
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
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
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
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
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
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

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
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
齊諧家吕道憲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
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
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
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
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
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
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

伊十

十二

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
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
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
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
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
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
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
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
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
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

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
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
教既位居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
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
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
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
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
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
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

伊十

十三

燾今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
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
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餽之
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
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
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讐失始為說法明辯因
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
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
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
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韜
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
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
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
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七鉢之聲竟
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
以為颯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
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
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

永樂北藏

高僧傳

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
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尸
之日兩肩湧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
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
沙門智整亦貞若有異行為土主揚難當所
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伊十

十四

第一四八冊

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
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
縣及徃蠻中皆因事言諶協以勸善至人家
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
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
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
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
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
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
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醪不能與阿夫

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
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
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
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
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
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既
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
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
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
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尸時怖懼右

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嘗

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徃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岵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

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

伊十

十六

瑯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梅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

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輒手屈二指眾咸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為營理殮葬百姓雲赴瞻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

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成以此爲
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
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
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
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
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
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
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
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
衆人誠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

伊子

十七

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
者本沙門慧印之舍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
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
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
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譙食噉不異
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
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
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
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

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

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

伊十

十八

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

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閣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伊十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十九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給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求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

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
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
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
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
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
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
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
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
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
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今覓荆子甚急既得安
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
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
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
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
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
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
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
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

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
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
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
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
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
答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
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
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
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
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
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
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
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
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
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
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
日無疾而終尸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自然
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
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叅烟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

化自晉惠失政懷慙播遷中州寇蕩寶鷄亂交淵曜篡虐於前勅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夫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槩靈迹恠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

則以為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
 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
 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
 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今潛鱗得
 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分身
 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
 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
 其誇銜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

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
 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假見威
 權澄照襄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綏彼四邊
 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伊十

廿二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鷄

赤弱切 鷄山名

墟

址之亦切

懋

音秘

踈

女展切

披

高僧傳第十一 習禪

明律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其 尹一

習禪第四 二十一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覺四

釋賢護五

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

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頭陀尹一入外或時

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

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

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

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

愈是夕更起澡浴為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

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折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胃颯然風起衣服

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搏
疊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
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
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
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
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
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
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
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

永樂北藏

高僧傳

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
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
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
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
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
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尹一寒石山是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
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
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猷搏石作梯升
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

第一四八册

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

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

懺穰災獸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
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穰
星是帛僧光未詳獸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
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
標入山登巖故見獸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
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
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祕山各造方丈禪龕于
今尚在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
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

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
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
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
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冬時
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
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
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嵬厭
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
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
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

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未止廣漢閭興寺常習禪定爲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

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覲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

塚塔焉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

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十一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

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間關右有淨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宣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

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倖偽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尹構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旣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

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
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
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
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
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
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
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
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
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
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

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赦然愧悔即遣
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為懷
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
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
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
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
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
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挾量褊得少為足
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
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

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求不能盡方知
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
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
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
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
枉苦何由得脫尹一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
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
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詔燾於
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

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
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
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萬
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
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
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
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
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
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
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
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皓冠天師並先得寵
於燾恐冕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
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
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
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高先時嘗密
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
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
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
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

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
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
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
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
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
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
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
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
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
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

滅願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
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
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
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
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
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
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
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
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
業忽聞祖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

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
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
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
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救
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
公並生何處高曰尹一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
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
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
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
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

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禮

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峽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偽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

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塿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

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
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
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
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咒
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
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
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
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
然通因覺禪具苦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

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
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
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
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
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
云今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
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煙自空而至同時
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

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為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

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為務元嘉中

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眾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

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

寺復勅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顛並欽慕道德為造禪室於寺

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尹一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

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十三

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

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

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

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

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先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且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

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將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未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詢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

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上于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玄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傅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

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為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十五因為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種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

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

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埽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未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擅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

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
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
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
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
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首轉經纔竟遂即降
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
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
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
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

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卦佛并猷
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
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
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
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慰勸
敦請乃躔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
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
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
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

他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
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根君故輕必以重
為本躁必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
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
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
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十一八除十入十七藉定方成故
知禪之為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
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
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
擯鬼魅於重巖觀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

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
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
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
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
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酥過石壁而無
壅擊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
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矣而
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
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陀所亂
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

於日月曾是為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方備幽

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

茲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釋志道九

釋法頴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

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

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

猷從之受業十八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

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

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

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

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詔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

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末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瓌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

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
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
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
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
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
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
誑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葉
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
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
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

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
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
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
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
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
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
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玄寺又有釋
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

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
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
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
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
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項之東下止江陵琵琶
寺又諮業於慧徹尹一徹名重當時道二十扇方外隱
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
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
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
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

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
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
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
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
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
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管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
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
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

師其戒範張求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
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
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
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
家屬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
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
焉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上靈
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
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

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
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有
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
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偽國僧禁獲
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
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
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
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
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

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
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
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辭
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
高即位復勅為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
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
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
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
尼為瑯琊王奘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

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
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已握錫以日兼夜及
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
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
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
形甚姝大常尹一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
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
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
而卒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尸煙炎衝天三
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廿二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異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過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末孝武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因危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

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搆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擣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毗尼二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道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其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慇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頴頴旣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

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
咸其力也祐為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
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嶠山大像剡縣石佛
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
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脚疾勅聽乘輿
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十一開善智藏
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
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
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畫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
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
東莞劉騶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
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
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
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為周
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
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
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

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
舍那波斯憂波鞠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
極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
以因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
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
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
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
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
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
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

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
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
如來在世有夢豔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
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顛倒
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鞠多即曇無德也讀
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
受戒名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
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
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
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

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卅一及彌沙塞部廿六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

東國以昔卑摩羅又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璩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竒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禮義為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為平地

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澆水翻囊已謂行齊尹一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世七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通方於是扈背毗尼尊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煑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

自傷相鼠孺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勗奚用剋
 乘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
 怡感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燉燉徒切 燉燉徒切 燉燉徒切 燉燉徒切 燉燉徒切
 躡躡徒切 躡躡徒切 躡躡徒切 躡躡徒切 躡躡徒切
 願願徒切 願願徒切 願願徒切 願願徒切 願願徒切
 劇劇徒切 劇劇徒切 劇劇徒切 劇劇徒切 劇劇徒切
 繫繫徒切 繫繫徒切 繫繫徒切 繫繫徒切 繫繫徒切

持持徒切 持持徒切 持持徒切 持持徒切 持持徒切
 儻儻徒切 儻儻徒切 儻儻徒切 儻儻徒切 儻儻徒切
 譙譙徒切 譙譙徒切 譙譙徒切 譙譙徒切 譙譙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燮燮徒切

高僧傳卷第十二

忘身誦經

尹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故 撰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羣一

宋

釋曇稱二

一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
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
上有石孟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
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僊飲水不飢因
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
夔出山輒晷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
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
曰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

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啜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蜚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廼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備貨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

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

尹二

二

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

轉略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
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
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
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
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
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
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
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
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

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
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
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
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即於其處起
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
善十誦律疏子二食節行誦法華勝鬘三金剛般若
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今富少孤
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
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僞秦衛

將軍揚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餒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畫智至臍羣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

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向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療道俗觀

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
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
子精勤慍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
寺廼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

尹二

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廼還寺
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
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
衆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
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

本事品衆旣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

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
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
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
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

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
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
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
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

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求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眾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五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

之迺歎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讚讚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寶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髮鬚其四釋慧蓋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

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十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閤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

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

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
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故淚火至明旦迺盡帝
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
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
為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

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
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
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粮粒唯
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

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
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為結苦
兩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
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
為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

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纊絕五穀唯餌松葉
後誓志燒身廼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
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
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至

鼻廼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未明未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遺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行專精律部宋末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且乃盡爾日村

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貪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木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爲撤一冷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瞻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

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割肌質鳥駭震三千尹二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析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

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廼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

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
 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
 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
 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
 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
 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
 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
 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
 萬代及臨火就新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
 其操於是僂俛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

永樂北藏

高僧傳

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鏢茲所重祈彼寶
 城芬梧蕭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
 千秋尚美萬代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 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罔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第一四八册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
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
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
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

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
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
過見有兩高座邃在比弟子在南如有講說
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
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
十匹^{尹二}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十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
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
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
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

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冶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

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遠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感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尹二

十一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躡其前誦竟廼去後每至諷誄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

於後可為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廼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慕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為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

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歧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

房呼令上乘罔歎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
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罔
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
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
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
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
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
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
常聞閤中有彈指讚嘆之聲嘗於小雷遇風

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
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
末作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
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
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
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
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
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
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

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
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慧遠
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
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

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
尹二

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
十三

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
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廡見一鬼致

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
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
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
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三千
為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
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
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
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
餌菽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

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
蝨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
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
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
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
不食粳糧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
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
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爲彭城寺主率
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
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
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迴
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
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
經錢在佛處尹二劫聞之赧然而去十四於是聚集
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
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屬操逾堅常
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
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

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

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顛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惔於永興邑立紹玄寺尹二復請明往往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為明於村十五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

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問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

永樂北藏

高僧傳

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

第一四八冊

遍心斂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末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報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

尹二

十六

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

顥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顥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為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

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

尹二

十七

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兕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為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

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為說法提誘以代銷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醪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為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為僧正卒於彼

此為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夔梁龜切 鳥尺救切 啞入子合切 慄危挂切 攷
無粉切 芬苾苳切 馮旅寫切 續誇苦切
拭也 餅忍止切 緬彌充切 憚羊益切 蜚芳微切
切繁也 餉食也切 剗苦胡切 彪悲幽切 蔚翁蔚切
也 穀胡谷切 剗唇也切 彪悲幽切 蔚翁蔚切
同飛 穀胡谷切 剗唇也切 彪悲幽切 蔚翁蔚切

永樂北藏

高僧傳

蔚於胃切 筭於求切 俳雜戲也 滑稽滑稽切
蔚草木盛貌 俳優於求切 俳雜戲也 滑稽滑稽切
滑古忽切 筭堅 耶蒲麋切 罔俱未切 矚之蜀切
也 歧居偽切 欵許勿切 溜側持切 覲胡伏切
也 園園七情切 厠初也 豢胡慣切 豢胡伏切 道慈欵切
也 園園七情切 厠初也 豢胡慣切 豢胡伏切 道慈欵切

尹二

十九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唱導 經師

尹三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故

撰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玄暢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尹三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今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

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又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旣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

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

東爲高惺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
惺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即放
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
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
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
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
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倍加翹
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
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
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

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
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
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
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
虔歌頌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
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尹三二名迦葉
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
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
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
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

心東想乃見神光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顛復加開拓達東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殮蔬幽遁未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

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末和中來遊京師常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與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

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
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
即勅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
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
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
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鑿
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
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
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
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

謚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
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舍光趺長七
尺二寸謚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
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
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
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
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
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今誠感何憂不得
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

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刹柱受
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
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
上豎立爲刹架以一層道俗競集成歎神異
坦之即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
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闢
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
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
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

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王
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簋
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
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
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
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
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
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
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

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閣之狀乃結草成
庵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顓富春人陳載並
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
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
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曇沙門
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
備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
琅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
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
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情十戒云

永樂北藏

高僧傳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
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
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
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
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
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曾方尺
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
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
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曾前果有焦
沸洪後以苦行卒

第一四八册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

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過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

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
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
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
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
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
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
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
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
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
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永樂北藏

高僧傳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
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
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
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
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勅爲僧主訓領有功
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
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
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
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

第一四八冊

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
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
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
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
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
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
戒未嘗虧節節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
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
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

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
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
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
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
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咒及調達品又得龜
茲國金鎚鏢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
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
土獻寶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
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
為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門

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求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九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各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

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寔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

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
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
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
作禮三拜以錦手中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
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苦節
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
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
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
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擊爐發誓願博

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
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
初就彫剪竦鑿移年僅成面撲頰之護遘疾
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
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
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
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
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
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
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

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關發也咸還都經年
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
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
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
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迨及百步忽
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
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
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
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
寺僧慧暹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

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
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
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
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萬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
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
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
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
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
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竒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灾祟及僧尼橫延豐矣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壑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

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

遲復致推斤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
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
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
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曾百姓送銅不
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
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
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
飛韜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
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
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

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
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
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旣成比丘
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
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
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
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
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
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

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
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
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捷推禮拜
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
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
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十三豈人致焉
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
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
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

爰至髮爪兩塔水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
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
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
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
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撒諸塔分取舍
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
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
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
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

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巽釋迦於
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
與時競列泊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
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
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
殷至孝誠感釜庾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
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
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
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
基慧受申誠於淨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

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
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
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先宅丈九顯曜京畿宋
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踊而
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籍人弘神由物
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
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
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
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
勗哉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
依現竒表極顯瑞旂威巖藏地踊水沉空飛
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
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
祈現報列三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
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
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
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
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末和中卒於河北即石

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齋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
食憇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
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齋特稟妙聲善
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
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
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齋之妙後進
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
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

永樂北藏

高僧傳

出家止白馬寺爲曇齋弟子共傳師業響韻
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
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
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
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
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
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
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

第一四八册

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
大擎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
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
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
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為梵唄長齋

尹三

十六

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
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
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析句
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

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
誦轉聞閣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
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
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
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
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
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
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
實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
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
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
特技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
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
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
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
此士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
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
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

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
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
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
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
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
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
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

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未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誅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

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末明十一年卒釋曇憑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已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黃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滿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官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砰礚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尹三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十九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
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
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
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
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
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
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
則謂之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
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
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
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

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
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
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
響於梵宮或今無相之旨奏於箎笛之上或
使本行之音宣於箏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
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
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
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竒若用梵
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
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

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
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
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
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
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
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
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
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
等並慇懃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
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

甲三

二十

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
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
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
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
馬蹀躞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
深淺等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
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
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
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
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

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啣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

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

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
 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
 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
 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篇公所造
 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
 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
 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
 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
 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
 末

唱導第十 十人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尹三

廿二

齊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

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又之齋竟別觀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

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沫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唾以傅癬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

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
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
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
車騎藏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
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
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
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
爲逆帝悅之明旦別觀一萬後勅爲京邑都
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
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
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
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
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
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
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
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始歎世道
浮偽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
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賞

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
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
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
五經詩賦及算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

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

元三

廿四

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
論識悟過人一間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
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

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
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辭願
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
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
出鎮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
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
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
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
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

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

尹三

五

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

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

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

明六年勅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具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尹三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穀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

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鑊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殷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

共欲減衆僧牀脚今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

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
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
時勅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鑿駕自幸降
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
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
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
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妙樂供養佛
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
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
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

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
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
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
數不可紀願又善唱等及依經說法率自心
抱無事宮商言語訛訛唯以適機爲要可謂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
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糶矣俄而寢疾時寺
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與願出
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
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

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
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
也事法願爲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
懷曠拔成務於是尹三研習唱導有邁廿八終古齊竟
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
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
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
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
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

永樂北藏

高僧傳

宋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
寶與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
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
武初法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採言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
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
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
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
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
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

第一四八册

後代傳受遂成未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

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舍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

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
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翰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
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
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
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
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
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
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
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

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
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
臨時抽造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
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馨咳示延時節列席
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
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
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
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踏	也	握	章	切	削	刺	與	典	蝮	錯	良	頃	惺	惺
切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踏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具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員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不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伸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渠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足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湮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沈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真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石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相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築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聲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答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蹠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腕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腕	也	也	切	切	也	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尹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父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炤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

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升墜殊見故秋方先形聲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舍章秀起羣英間出迭有其

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詳記彭城劉峻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

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

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
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
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曆地理雜篇
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
取共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
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
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
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
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
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

永樂北藏

高僧傳

勲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忘形徇道委
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
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
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讚
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恪革心歌
誦法言則幽顯尹四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三
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
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
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
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

第一四八册

大意類猶前序未辨時人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

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卷 譯經上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迦樓讖 竺佛朔 安玄 嚴佛 康巨 康

孟詳

魏維陽曇柯迦羅康僧鎰 曇亮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吳武昌維祇難法立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再承遠

長安帛遠尹四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趙政

廬山僧伽提婆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竺法度

高僧傳第二卷譯經中七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磧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安陽侯 道善 法盛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十三反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辛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五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依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高僧傳第四卷

義解一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衡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曇相

曇習

中山康法朗

令詔

高僧傳第五卷

義解二

十五人

東莞竺僧度

竺慧起

始寧山竺法義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賢

檄煌于道邃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感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剡沃洲山支道

竺法上
支法仰

剡東岬山竺潛

竺法友
竺法濟

竺法藍
庫法誠

檄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蒲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荊州上明竺僧輔

尹四

六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徽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僧常法濟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帛道猷道施

山陰嘉祥寺釋慧虔曇試智明

高僧傳第六卷義解三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慧嚴僧恭道泓曇蘭

廬山釋慧永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慧要法幽曇順

長安大寺釋僧碧弘覺

彭城郡釋道融

長安釋曇影尹四

長安釋僧叡僧措

長安釋道恒道標

長安釋僧肇

高僧傳第七卷義解四三十二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寶林慧生

法寶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僧觀法業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僧肩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道海曇泓
慧龕
道廣
慧恭
道光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曇同

京師靈味寺釋僧舍道舍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僧莊

吳虎丘山釋曇諦

壽春石礪寺釋僧導僧因僧成
僧音

蜀武擔寺釋道汪普明道闍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靜林慧隆

丹陽釋梵敏僧籥

京師中興寺釋道温僧慶高

慧足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曇濟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曇度玄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道堅慧敷

慧鸞
僧訓

道明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曇慧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道慈覺世 慧整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八卷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偽魏濟州釋僧淵慧登

偽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玄趣僧連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曇熾僧表

曇遷
僧最

敏達
僧寶

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智與 法常

蜀齊后山釋玄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懃 慧恭 法令

荊州竹林寺釋僧惠 曇慎 九 慧敬

上定林寺釋僧柔 弘稱 惠熙 僧拔

山陰法華山釋惠基 僧行 惠深 慧旭

惠永 法洪

京師謝寺釋慧次 僧實 僧智 僧猛 法珍

法寶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僧誕 僧賢 通慧

法度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曇准 法真 慧令

僧賢 僧敬 法仙 道文 法最

京師中寺釋法安 慧光 慧強 敬遺 光贊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琅邪嶽山釋法度 法紹 僧朗 惠開 法開 僧紹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 僧若 僧瑯 法整 道乘

荊州釋惠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

僧韶 智敏 僧護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寶 僧成

上定林寺釋法通 聖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 法藏

高僧傳第九卷 申異上 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高僧傳第十卷 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磐錫山捷陀勒

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十

襄陽竺法慧 尹四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偽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 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 僧覽 法衛

齊京師板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指

荊州釋僧惠 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明

高僧傳第十一卷 習禪 二十一人 明律 十三人

永樂北藏

高僧傳

習禪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惠其

長安釋慧鬼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尹口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偽魏平城釋玄高 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十一

第一四八册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起志

慧勝

法達

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

宋江陵釋慧猷

吳闕居寺釋僧業 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瓌 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 慧曜

江陵釋僧隱 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榮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二卷 忘身十一人
論經二十一人

忘身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經

高昌釋法進 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偽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曇益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罔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五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慧林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僧念

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法定
僧志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三卷興福十四人

興福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竺慧真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永樂北藏

高僧傳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南海藏薇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尹四釋法獻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

晉中山帛法橋

第一四八册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右十三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荷樵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廼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

永樂北藏

高僧傳

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玉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

第一四八册

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玄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筍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尪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

良愧處道知休亦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許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笈自課之勤長慕鉛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

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
 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榷
 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踈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
 解貫玄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
 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
 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煥燿今以所著讚論
 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慧皎
 白

高僧傳錄序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高僧傳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
 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
 梵網戒等義疏並為世軌又撰此高僧傳
 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
 避侯景難來至淦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
 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為
 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
 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音釋

憇莫侯切 悛七全切 雒郎各切 岫吾浪切 峴戶顯

第一四八册

與	略	梗	七	專	斐	切
嘿	也	藥	豔	切	敷	誦
同		大	切	鉛	尾	所
溢		筴	版	粉	荷	臻
水		同	牘	也	撫	肇
各		編	也	藥	荷	治
		簡	與	糝	舉	小
		也	策	之	綺	斌
			救	石	切	半
			切	切	繫	巾
		煨	梗	采	其	瑗
		也	槩	拾	後	于
		他	槩	也	曰	願
		密	古	古	鉛	敞
		北	代	猛	槩	楚
		切	切	切	余	兩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尹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撰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實顯法師則創闢荒途獎法師乃中開正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巨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跨千江而遣命千江國有或亡食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今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違違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聞見撰題行狀云爾其中次第多以去時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齊州師鞭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新羅阿離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二人

截貨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慈禪師

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土蕃公主妳母息二人

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義朗律師

智岸并弟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木叉提婆師

交州窺冲法師

交州慧琰法師

信胄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愛州大乘燈禪師

康國僧伽跋摩師

尹五

高昌彼岸智岸二人

洛陽曇閏法師

洛陽義禪論師

又大唐三人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曇光律師

大唐一人

荊州慧命禪師

潤州玄遠律師

晉州善行法師 襄陽靈運法師

澧州僧哲禪師 弟子一人

洛陽智弘律師 荆州無行禪師

荆州法振禪師 秉悟聚如

澧州大津法師

右總五十六人先多零落淨來日有無
行師道琳師慧輪師僧哲師智弘師五
人見在計當垂拱元年與無行師執別
西國不委今者何處存亡耳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

舍末底 昭慧云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懸髻之

秋抽簪出俗成人之歲思禮聖蹤遂適京師

尋聽經論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聖寺玄證

師處初學梵語於是杖錫西邁掛想祇園背

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

尹五

三

結念畢契四弘陟葱阜而翹心誓度三有途
經速利過觀貨羅遠跨胡壇到土蕃國蒙文
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闍闐陀國未至之間
長途險隘為賊見拘既而商旅計窮控告無
所遂乃援神寫契伏聖明衷夢而感徵覺見

羣賊皆睡私引出圍遂便免難住闍闐陀國
經于四載蒙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學經律習
梵文既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復經
四夏自恨生不遇聖幸親遺蹤仰慈氏所制
真容著精誠而無替爰以翹敬之餘沉情俱
舍既解對法清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
陀寺留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等論復
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禪門定激亟
觀關涯既盡宏綱遂往涼伽河北受國王苦
部供養住信者等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

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勅旨重詣
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發
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
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
古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里于
時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遂蒙勅旨
令往羯濕彌囉國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多
既與洛陽諸德相見略論佛法綱紀敬愛寺
導律師觀法師等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而
勅令促去不遂本懷所將梵本悉留京下於

是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之側曳半
影而斜通搖泊繩橋之下沒全軀以傍渡遭
土蕃賊脫首得全遇兇奴寇僅存餘命行至
北印度界見唐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遇
盧迦溢多復令玄照及使僊數人向西印度
羅茶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渴羅到納婆毗訶
羅此云觀如來澡盆及諸聖跡漸至迦畢試
國禮如來頂骨香華具設取其印文觀來生
善惡復過信度國方達羅茶矣蒙王禮敬安
居四載轉歷南天將諸雜藥望歸東夏到金

剛座旋之那爛陀寺淨與相見盡平生之志
願契總會於龍華但以泥波羅道土蕃擁塞
不通迦畢試途多氏捉而難度遂且棲志鶯
峯沉情竹苑雖每有傳燈之望而未諧落葉
之心嗟乎苦行標誠利生不遂思攀雲駕墜
翼中天在中印度菴摩羅跋國邁疾而卒春
秋六十餘矣言多氏者即大食國也
傷曰卓矣壯志穎秀生田頻經細柳幾步祁
連祥河濯流竹苑搖芊翹心念念渴想玄玄
專希演法志託提生嗚呼不遂愴矣無成兩

河沉骨八水揚名善乎守死哲人利貞

兩河即在

西國八水乃蜀東郡

道希法師者齊州歷成人也梵名室利提婆

此云吉祥天

乃門傳禮義家襲縉紳幼漸玄門少

懷貞操涉流沙之廣蕩觀化中天陟雪嶺之

嶽岑輕生徇法行至土蕃中途危厄恐戒檢

難護遂便暫捨行至西方更復重受周遊諸

國遂達莫訶菩提翹仰聖蹤經于數載既住

那爛陀亦在俱尸國蒙菴摩羅跋國王甚相

敬待在那爛陀寺頻學大乘住輸婆伴娜在

樂處寺名也專功律藏復習聲明頗盡綱目有文

情善草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

新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那爛陀矣淨在西

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跋國遭疾而終春秋

五十餘矣後因巡禮見希公住房傷其不達

聊題一絕 百苦亡勞獨進影四恩在念契

流通如何未盡傳燈志溘然於此遇途窮

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禁呪閑梵語與玄

照師從北天向西印度到菴摩羅割波城為

國王所敬居王寺與道希法師相見伸鄉國

敬待在那爛陀寺頻學大乘住輸婆伴娜在

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終年三十五矣

阿離耶跋摩者新羅人也以貞觀年中出長

安之廣脇王城山名追求正教親禮聖蹤住那爛

陀寺多閑律論抄寫衆經痛矣歸心所期不

契出難貴之東境沒龍泉之西裔即於此寺

無常年七十餘矣雞貴者於云雞矩叱醫說羅矩叱是雞醫說羅是

貴即高麗國也相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

故戴翎羽而表飾矣那爛陀有池名曰龍泉

西方喚高麗矩叱叱醫說羅也

慧業法師者新羅人也在貞觀年中往遊西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淨因檢唐本忽見梁論下記云在佛齒木樹

下新羅僧慧業寫記訪問寺僧云終於此年

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陀寺

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若提婆

此云一求徵年內取土蕃道經泥波羅到中

印度禮菩提樹于五詳檢經論旋踵東土行至土

峪渾逢道希法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

歸唐國莫知所終矣

玄恪法師者新羅人也與玄照法師貞觀年

中相隨而至大覺寺既伸禮敬遇疾而亡年

過不惑之期耳

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發自長安遠之南海汎舶至室利佛逝國西婆魯師國遇疾俱亡

佛陀達摩者即觀貨速利國人也大形漢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與易遂屆神州云於益府出家性好遊涉九州之地無不履焉後遂西邁周觀聖迹淨於那爛陀見矣後乃轉向北天年五十許道方法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波羅至

大覺寺住得爲主人經數年後還向泥波羅于今現在旣虧戒檢不習經書年將老矣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旃達羅提婆此天月以貞觀末年從土蕃路往遊中國到菩提寺禮制底訖在那爛陀學爲童子王深所禮敬復向此寺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乘於其寺內停住多載學小乘三藏精順正理多費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遘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常慙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披緇釋

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大誓願生極樂所作淨業稱念佛名福基既廣數難詳悉後遊京洛專崇斯業幽誠冥兆有所感徵遂願寫般若經滿於萬卷冀得遠詣西方禮如來所行聖跡以此勝福迴向願生遂詣關上書請於諸州教化抄寫般若且心所志也天必從之乃蒙授墨勅南遊江表敬寫般若以報天澤要心既滿遂至海濱附船南征往訶陵國從此附船往末羅瑜國復從此國欲詣中天然所附商船載物既重解纜未遠忽起滄

波不經半日遂便沉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船互相戰鬪其船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船常憇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爲物順菩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念念之頃船沉身沒聲盡而終春秋五十餘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許人也號吽悲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具陳斯事耳傷曰悼矣偉人爲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珍涅而不黑磨而不磷投軀慧獻養智芳津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在自國而弘自業適他土而作他因親將沉
之險難決於己而亡親在物常愆子其寡鄰
穢體散鯨波以取滅淨願詣安養而流神道
乎不昧德也寧湮布慈光之赫赫竟塵劫而
新新

末底僧訶者

此云師子惠

京師人也俗姓皇甫莫

知本諱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
闕梵語未詳經論思還故里路過泥波羅國
遇患身死年四十餘

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云是安將軍之息也從

北印度入羯濕彌羅國為國王賞識乘王象
秦王樂日日向龍池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
漢受供之處即尊者阿難陀室灑末田地所
化龍王之地也室灑譯為所教舊云弟子非也復勸化羯濕
彌羅王大放恩赦國內有死囚千餘人勸王
釋放出入王宅既漸年載後因失意遂乃南
遊至大覺寺禮菩提樹觀本真池登鷲峯山
陟尊足嶺稟識聰睿多繕工伎雖復經過未
幾而梵韻清徹少攜經教思返故居到泥波
羅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泥波羅既有毒藥所以到

七 拔多

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渴羅國於
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
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
其無罪爾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令制
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
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
遂強令進乃掩泣而食方為受具少閑梵語
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天竺之僧
矣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土蕃公主姊母之
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天王寺善梵語
并梵書年三十五矣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內從北
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
華經到健陀羅國遇疾而亡北方僧來傳說
如此

明遠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
此云幼順法訓長而彌修容儀雅麗詳序清
道善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

之表重學經論更香定門於是棲隱廬峯經于夏日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屆于交趾鼓舶鯨波到訶陵國次至師子洲為君王禮敬乃潛形閣內密取佛牙望歸本國以興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事不遂所懷頗見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子洲人云往大覺中方寂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子洲防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閉重關鑠鎗泥封五官共印若開一戶則響徹城郭每日供養香華遍覆至心祈請則牙出

華上或見異光衆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刹之所吞食為防此患非常守護亦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通豈由人事強申非分耳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閑律典兼解瑜伽五發自長安彌歷江漢與同州僧智岸并十弟一人名義玄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內典尤善文筆思瞻聖迹遂與弟俱遊秀季良昆遮相攜帶鵲鴿存念魚水敦懷既至烏雷同附商船掛百丈陵萬波越舸扶南綴纜郎

迦蒙郎迦成國王待以上賓之禮智岸遇疾於此而亡朗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向師子洲披求異典頂禮佛牙漸之西國傳聞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既不見中印度復不聞多是魂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稟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聰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髻珠棄榮華如脫履薄善經論尤精律典思存演法結念西方爰以麟德年中杖錫南海汎舶至訶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國淨親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可成六十餘卷檢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大衆問品一夾有四千餘頌會寧既譯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賣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奏上闕庭冀使未聞流布東夏運期從京還達交阯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疋重詣訶陵報德智賢若那跋達羅也與會寧相見於是會寧方適西國比於所在每察風聞尋聽

五天絕無蹤緒唯斯理也即其人已亡傷乎
嗟矣會寧爲法孤征纔翻二軸啓望天庭終
斯寶渚擁居化城身雖没而道著時縱遠而
遺名將菩薩之先志共後念以揚聲春秋可
三十四五矣

運期師者交州人也與曇閏同遊仗智賢受
具旋廻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頗知梵語
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遊國于今現在旣而往
復宏波傳經帝里布未曾教斯人之力年可
三十矣

木又提婆者交州人也此云解脫天不閑本諱汎
船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
而殞年可三十四五矣

窺沖法師者交州人即明遠室灑也梵名質
但囉提婆與明遠同船而汎南海到師子洲
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稟性聰
敏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唱之首禮菩
提樹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
許

慧琰法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灑隨師

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辯存亡

信曹法師不知何所人也梵名設喇陀跋摩

訛云取北道而到西國禮謁既周住信者寺

於寺上層造一博閣施上卧具未貽供養遇

疾數日餘命輟然忽於夜中云有菩薩授手

迎接瑞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十五矣

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此云

汎南海詣西天遍禮尊儀至彌伽河北居信

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

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訶夜那鉢

地已波此云大幼隨父母汎舶往杜和羅鉢

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鄒緒相逐入京於

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

載頗覽經書而思禮聖蹤情契西極體蘊忠

恕性合廉隅戒獻存懷禪枝叶慮以為溺有

者假緣緣非則墜有離生者記助助是則乖

生乃畢志王城敦心竹苑冀摧八難終求四

輪遂持佛像攜經論既越南溟到師子國觀

禮佛牙備盡靈異過南印度覆屆東天往耽

摩立底國既入江口遭賊破船唯身得存淹

停斯國十有二歲頗閑梵語誦緣生等經兼
循修福業因遇商侶與淨相隨詣中印度先
到那爛陀次向金剛座旋過薛舍離後到俱
尸國與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曰本
意弘法重之東夏寧志不我遂奄爾衰年今
日雖不契懷來生願畢斯志然常為觀史多
天業冀會慈氏日畫龍華一兩枝用標心至
燈公因道行之次過道希法師所住舊房當
于時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梵夾猶列觀之
潛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席今於他

國但遇室筵

傷曰嗟矣死王其力彌強傳燈之士奄爾云
亡神州望斷聖境魂揚眷餘悵而流涕慨布
素而情傷禪師在俱尸城般涅槃寺而歸寂
滅于時年餘耳順矣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步京輦
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
顯慶年內奉勅與使人相隨禮覲西國到大
覺寺於金剛座廣興薦設七日七夜然燈續
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院內無憂樹下雕刻

佛及觀自在菩薩像盛興慶讚時人歎希後
還唐國又奉勅令往交阯採藥于時交州時
屬大儉人物飢餓於日日中營辦飲食救濟
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爲常啼菩
薩也纔染微疾奄爾而終春秋六十餘矣

彼岸法師智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
師傳燈在念旣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
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汎舶海中遇疾俱卒所
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
曇閏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玄理探律典

翫醫明善容儀極詳審杖錫江表拯物爲懷
漸次南行達于交阯住經載稔緇素欽風附
舶南上期西印度至訶陵北激盆國遇疾而
終年三十矣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注聰敏理思鈎深博
學爲懷尋真是務聽攝論俱舍等十四頗亦有功
但以義有異同情生舛互而欲異觀梵本親
聽微言遂指掌中天還望東夏惜哉苗而不
實壯志先秋到耶如戊國嬰疾而亡年三十
餘矣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那國傳聞向佛頂骨處禮拜今亦不委存亡烏長僧至傳說之矣

慧輪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般若跋摩此云自慧申

本國出家翹心聖迹汎船而陵閩越涉步而

屆長安奉勅隨玄照法師西行以充侍者既

之西國遍禮聖蹤居菴摩羅跋國在信者寺

住經十載近住次東邊北方觀貨羅僧寺元

是觀貨羅人為本國僧所造其寺巨富資產

豐饒供養設餘莫加也寺名健陀羅山茶

慧輪住此既善梵言薄閑俱舍來日尚存年

向四十矣其北方僧來者皆住此寺為主人

耳大覺寺西有迦畢施國寺寺亦巨富多諸

碩德普學小乘北方僧來亦住此寺名婁拏

折里多此云德行大覺東北兩驛許有寺名屈錄

迦即是南方屈錄迦國王昔所造也十五寺雖貧

素而戒行清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之側

更造一寺今始新成南國僧來多住於此諸

方皆悉有寺所以本國通流神州獨無一處

致令往還艱苦耳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

彌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鉢娜寺此云鹿寺也

去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塼基厥號支那

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

國僧所造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亦云提婆佛囉羅此云天子也

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

蜀川寺此寺有五百餘驛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

施此地以充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

唐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三村人屬鹿

園寺矣唯量步那寺至今可五百餘年矣現

今地屬東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

若有大唐天子處數僧來者我為重與此寺

還其村封令不絕也誠可歎曰雖有鵲巢之

易而樂福者難逢必若心存濟益奏請弘此

誠非小事也金剛座大覺寺即僧訶羅國王

所造師子洲僧舊住於此大覺寺東北行七

驛許至那爛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鑠羯羅睺

底為北天苾芻曷羅社樂社所造此寺初基

纔餘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裔相承造製宏壯

則瞻部洲中當今無以加也軌模不可具述

但且略叙區寰耳然其寺形畧方如城四面

直簷長廊遍市皆是磚室重疊三層層高丈餘橫梁板闌本無椽瓦用磚平覆寺皆正直隨意旋往其房後壁即爲外面也疊磚峻高三四丈上作人頭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一房中可方丈許後面通牕戶向簷矣其門既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許安簾出外平觀四面皆觀互相檢察寧容片私於一角頭作閣道還往寺上四角各爲磚堂多聞大德而住於此寺門西向飛閣凌虛雕刻奇形妙畫工飾其門乃與房相連元不別作

但前出兩步齊安四柱其門雖非過大實乃裝架彌堅每至食時重關返閉既是聖教意在防私寺內之地方三十步許皆以磚砌小者或十步或五步耳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內之地並用磚猶如桃棗大和雜粘泥以杵平築周墻石灰雜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爛皮之屬浸漬多日泥於磚地之上覆以青草經三數日看其欲乾重以滑石指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類後以油塗鮮澄若鏡其堂殿階陛悉皆如此一作已後縱人踐蹋動經一二

十載曾不圯坻不同石灰水沾便脫如斯等類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規矩相似於寺東面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或可即於此面前出多少別起臺觀為佛殿矣於寺西面大院之外方列大窳觀波舊云塔者說略及諧制底舊云支提

為寺主梵云毗訶羅莎頭若作番直典掌寺門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訶羅波羅譯為護寺若鳴犍稚及監食者名為羯磨陀那譯為授事言維那者略也衆僧有事集衆平章令其護寺巡行告白一一人前皆須合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許則事不得成全無衆前打槌秉白之法若見不許以理喻之未有挾強便加壓伏其守庫當莊之流雖三二人亦遣典庫家人合掌為白若和方可費用誠無獨任之咎若不白而獨用者下至半升之粟即交

被驅擯若一人稱豪獨用僧物處斷綱務不
白大衆者名爲俱擲鉢底譯爲家主斯乃佛
法之大死人神所共怨雖復於寺有益而終
獲罪彌深智者必不爲也又諸外道先有九
十六部今但十餘若有齋會聚集各各自居
一處並與僧尼無競先後既其法別理不同
行各習所宗坐無交雜此之寺制理極嚴峻
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讀制衆僧名字不
貫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爲此僧徒咸相
敬懼其寺受用雖迤而益利彌寬曾憶在京

見人畫出祇洹寺樣咸是憑虛爲廣異聞略
陳梗槩云爾

又五天之地但是大寺君王悉皆令置漏水
爲此晝夜期候不難准如律教夜分三分初
後制令禪誦中間隨意消息其漏水法廣如
寄歸傳中所述十五雖復言陳寺樣終恐在事還十八
迷爲此畫出其圖冀令自擊無滯如能奏請
依樣造之即王舍支那理成無別耳乃歎曰
衆美仍羅列羣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分那得
不傷心

寺樣

此是室利那爛陀莫訶毗訶羅樣唐譯云吉祥神龍大住處也西國凡喚君王及大官屬并大寺舍皆先云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義那爛陀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伽爛陀故以為號毗訶羅是住處義此云寺者不是正翻如觀一寺餘七同然背上平直通人還往凡觀寺樣者須面西看之欲使西出其門方得真勢於門南畔可二十步有窳堵波高百許尺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攤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健陀俱胝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畔五十步許復有大窳堵波更高於此是幼日王所造皆並塼作裝飾精妙金牀寶地供養希有中有如來轉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丈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浮圖尹五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木樹十九非是楊柳其次西畔有其戒壇方可大尺一丈餘即於平地周疊塼墻可高二尺許墻內坐基可高五寸中有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疊塼為之寬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二肘

餘上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肘闊一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跡此寺則南望王城纔三十里鷲峯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正南尊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薛舍離乃二十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耽摩立底國

有六七十驛即是海口昇船歸唐之處此寺

內僧衆有三千五百人屬寺村莊二百一所

並是積代君王給其人戶永充供養

言驛者即當一

那瑜緒那也

重曰

龍池龜浴地隔天津途遙去馬道絕來人致今傳說罕得其真模形別匠軌製殊陳依稀畫古髣髴驚新庶觀者之虔想若佛在而翹神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音釋

鯨梁京切輟陟劣切懸懸作孔切髮髮古
 也魚名也止也也豈切嶠嶠去奇切嶠嶠去奇切
 也居良切激水力驗切崎崎去奇切嶠嶠去奇切
 也界也也波也崎崎去奇切嶠嶠去奇切
 險峻也謙從也也合切磧磧七迹切船船傍切大
 也船也也古候切鶻鶻資切鶻鶻資切鶻鶻資切鶻鶻資切
 也見也也古候切鶻鶻資切鶻鶻資切鶻鶻資切鶻鶻資切

也
 濬師姦以
 濬流貌切
 濬結切
 指南武中切
 拭粵也切
 犴犴音則
 犴音郎
 犴音郎
 犴音郎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尹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

此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

真搜律藏而戒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稟性

說六

虛潔雅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

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東流

時經多載定門先入律典頗窺遠欲尋流討

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

而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

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

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學習一切

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呪藏後乃

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

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清情俱舍經於數年

至於鷲嶺杖林山園鵠樹備盡翹仰並展精

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於羅

茶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呪嘗試論

之曰夫明呪者梵云毗睇陀羅必得家毗睇

譯為明呪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萬頌重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而大聖沒後阿離野那伽曷樹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厥號難陀聰明博識清意斯典在西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瓶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以呪結其瓶遂去於是難陀法師恐明呪散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頌成一家之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印之文雖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

說六

二二一

口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見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歎曰嚮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顏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已之度量愚者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東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升天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淨於那爛陀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而為功不並就遂泯斯懷為廣異聽粗題綱目云爾道琳遂從西境轉向北天觀化羯濕彌羅便入烏長那國詢訪定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

說六

二二二

禮烏率膩沙佛頂骨也自爾之後不委何託淨迴
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云有兩僧胡國
逢見說其狀跡應是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
故國聞為途賊斯擁還乃覆向北天年應五
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俗遠適
京師即誠律師之室灑善談論有文情學兼
內外戒行清謹南遊溟渤望禮西天承已至
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
之中方寂無消息應是擯落江山耳又見訶

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餘五十得王敬
重秉權一寺多賣經像好行楚撻即於此國
遇疾而瘞他鄉矣

慧命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踈通有懷
節操學兼內外逸志雲表仰祥河而標想念

竹苑而翹心批六汎舶行至占波遭風而屢遘艱

苦適馬援之銅柱息上景而歸唐三之一

玄達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今族高
宗兼文兼武尚仁貴義敬法敬僧枝葉蟬聯
嘉聲靡墜律師則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進具卓爾不羣遍開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峻誠罕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翫文什草隸尤精空有三衣袒膊為飾不披覆膊衣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履縱使時人見笑高節曾不間然不卧長坐詐脇安眠之席杜多乞食寧過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皮赤無過監者足不履地能開露脚是儀嗟乎此子闇與理諧激揚清波恥汨泥而從俗獨醒在旦豈共醉而居昏纔於丹陽一面遂即同契南上昆季留連愴矣三荆之析友于

說六

三之二

攀絕傷哉八翼之離以為傳法在懷無抑高節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弗遂遠懷於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十五六後僧哲師至西國云其人已亡有疾于懷嗟乎不幸勝途多難驗非虛矣實冀還以法資空有鬱藍之望復欲旋歸遺錫徒懷隴樹之心乃歎曰淑人斯去誰當繼來不幸短命嗚呼哀哉九仞希岳一簣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解乎易得行也難求嗟爾幼年業德俱修傳燈念往嬰痼情收慨乎壯志哀哉去留燕傳

說六

四之一

爾之令節秉輝曜於長秋于時逵師言離廣
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云爾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痼乖同好沉情
阻若抽葉落乍難聚情離不可收何日乘杯
至詳觀演法流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

于時與并部處一法師萊州弘禪論師更有
三二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然而一公屬
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禪師遇玄瞻於
江寧乃敦情於安養玄達既到廣府復阻先
心唯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爾

說六

四之二

分飛印度新知冥焉未會此時躑躅難以爲
懷戲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 五言我行之

數萬愁緒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陲

五言重自誤

憂曰

上將可陵師足士志難移如

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祇于時咸亨三年坐夏

楊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至廣府與
波斯舶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重
爲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軫使君郡君寧氏
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爭抽上賄
各捨竒饗庶無乏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篤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如親之惠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
 所以得成禮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法
 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生別之恨
 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
 想望雞峯而太息于時廣莫初颯向朱方而
 百丈雙桂離箕創節葉玄朔而五兩單飛長
 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之浪
 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漸學聲
 明王贈支持送末羅瑜國今改為室利佛逝復停兩
 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船漸向

東天矣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
 望岸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
 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
 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
 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
 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
 揺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
 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諸根無多稻
 穀是以盧阿最為珍貴此國名鐵為盧呵其人容色
 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

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者無復再生從
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即
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及那爛陀可
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乘燈師相見留住一
載學梵語習聲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
商人數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
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孤進于
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赴商徒旋困不能
及雖可勵已求進五里終須百息其時有那
爛陀寺二十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

單已孤步險隘日晚晡時山賊便至援弓大
喚來見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條帶
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辭人代無諧禮
謁之心體散鋒端不遂本末之望又彼國相
傳若得白色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軫
于懷乃入泥坑說六遍塗形體以葉遮蔽扶杖徐
行日云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徒侶
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念授一衣池
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北行數日先到那爛
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覺寺禮真容像山東道俗所贈純絹持作如來等量袈裟親奉披服濮州玄律師附羅蓋數萬為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拜禮菩提像亦為禮訖于時五體布地一想虔誠先為東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識願龍華總會遇慈氏尊並契真宗獲無生智次乃遍禮聖跡過方丈而屈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雞嶺住那爛陀寺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夷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於此升舶過羯茶國所將梵

本三藏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擁居佛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習律儀寄情明呪温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之門人也隨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沉痼

疾返棹而歸年三十許

說六

七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越南溟達西國極閑梵語利物在懷所在至處君王禮敬遂於那爛陀畫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

同尺量妙簡工人費以歸國廣興佛事翻譯
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玄門
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銳固當
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
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樞關思慕聖蹤汎舶
西域既至西土適化隨緣巡禮略周歸東印
度到三摩咀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吒其王
既深敬三寶爲大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絕
前後每於日日造拓模泥像十萬軀讀大般

若十萬頌用鮮華十萬朵親自供養所呈薦
設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幡旗鼓樂
漲日彌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王乃後從於
王城內僧尼有四千許人皆受王供養每於
晨朝令使入寺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
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
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
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
解五明大論者並集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
普洎駿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

說六

八之一

尤蒙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與相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哲弟子玄遊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即聘西域太史王玄策之姪也年纔弱歲早狎冲虛志蔑輕肥懷情棲遁遂往少林山飡松服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既而悟朝市之誼譁尚法門之澄寂遂背八水而去三吳捨素提而擐緇服事嗟禪師爲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即髣髴玄

說六

八之二

關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修定敎而芳根雖植崇條未登遂濟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遁幽泉以息心頗經年載仗寂禪師爲依止覩山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衷製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旣覽三吳之法匠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幾開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獎出自中府欲觀禮西天幸遇無行禪師與之同契至合浦升舶長汎滄溟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一夏旣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遊到室利

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禪師傳內到大覺
寺住經二載瞻仰尊容傾誠勵想誦梵本
月故日新闕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
解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乘
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德重洗律
儀懇志勲勲無忘寸影習德光律師所製律
經隨聽隨譯實有功夫善護浮囊無虧片檢
常坐不卧知足清廉奉上謙下久而彌敬至
於王城鷲嶺僊苑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
備申翹想並契幽心每掇衣鉢之餘常懷供

說六

九之一

益之念於那爛陀寺則上滄普設在王舍城
中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
天羯濕彌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爲伴不
知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此云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存仁德志重煙
霞而竹馬之年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
懷金馬之門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
推竒鄉曲排雋于時則絢彩霞開鏡三江而
挺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宿因感會

說六

九之二

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玄化幸遇五人

之度爰居等戒道場既而創染譯門初霑法侶

事大福田寺慧英法師為鄔波馱耶此云親

尚者訛也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蟬聯碩德

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般若棲志禪居屏

棄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玄講肆擊闡微言

雖年在後生望逾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

十餘人誦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稱上首餘莫

能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七軸

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魚求言者本

說六

十一

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鏡心神落定門斷煩惑

遂乃杖錫九江移步三越遊衡岳處金陵逸

想嵩華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

知識即其志也或攜定門而北上獵智者禪

匠之精微摩戒巖而東歸究道宣律師之淳

粹聽新舊經論討古今儀則洋洋焉波瀾萬

頃嶷嶷也崖岸千尋與智弘為伴東風汎舶

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布

金華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見從大唐

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王舶經十五日達

說六

十一

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船西行經三十日到那伽鉢亶那從此汎海二日到師子洲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北汎船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界也即贍部洲之地也停住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弘相隨此去那爛陀途有百驛既停息已便之大覺蒙國家安置入寺俱爲主人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同如也爲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那爛陀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祇羅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荼寺去斯兩驛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習陳那法稱之作者莫不漸入玄關頗開幽鍵每唯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超物外曾因開隙譯出阿笈摩經述如來涅槃之事略爲三卷已附歸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進不乃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說說六既言欲居西國復道有意神州擬取北天歸十一之一乎故里淨來日從那爛陀相送東行六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師稟性好上欽禮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每以覺樹初景觀洗沐於龍池竹苑新黃奉

折華於鷲嶺此二時也春中也皆是大至會

也又鷲峯山此時有黃華大如手許實同金

色人皆折以上呈當此之時彌覆山野名春

女華曾於一時與行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既

說六 十一之二

訖遐眺鄉關無任殷憂淨乃聊述所懷云爾

雜言詩曰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城萬載池

猶潔千年苑尚清髣髴影堅路摧殘廣脇嶺

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華絕雨聲聲華遠

自恨生何晚既傷火宅眩中門還嗟寶渚迷

長坂步陟平郊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

邪津渾渾萬品亡真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廓

塵靜浪開玄路創逢飢命棄身城更為求人

崩意樹也持囊畢契戒珠淨或被甲要心忍

衣固也忍三祇不倦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

也勤定激江清沐久結也定智劍霜凝斬新霧也慧

無邊大劫無不修六時愍生遵六度度有流

化功德收金河示滅歸常住鶴林權唱演功

周聖徒往昔傳餘響龍宮祕典海中探石室

真言山處仰流教在茲辰傳芳代有人沙河

雲嶺迷朝徑巨海鴻崖亂夜津入萬死求一

說六

十一之一

生投針偶穴非同喻速馬懸車豈等程不徇
今身樂無祈後代榮誓捨危軀追勝義咸希
畢契傳燈情勞歌勿復陳延眺旦周巡東睇
女巒留二迹西馳鹿苑去三輪北眺舍城池
尚在南瞻尊嶺穴猶存五峯秀百池分粲粲

鮮華明四曜輝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山阿
攜步上祇陀既覩如來疊衣石復觀天授迸
餘莖佇靈鎮疑思遍生河金華逸掌儀前奉
芳蓋陵虛殿後過旋繞經行砌目想如神契
迴斯少福潤生津共會龍華捨塵翳一三五

說六

十二七二

七九言在西國懷王舍城舊之作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鷺
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既喜朝聞日復日不
覺頽年秋更秋已畢耆山本願誠難遇終望
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
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肅為導為歸諷
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禮聖迹有意西邁遂
共同州僧乘悟禪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
外智思鈞深其德不孤結契遊踐於是攜二
友出三江整帆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歷諸島漸至羯茶未久之間法振遇疾而殞
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

附舶東歸有望交趾覆至瞻波弗林色國也乘悟

又卒瞻波人至傳說如此而未的委獨有乘

如言歸故里雖不結實仍嘉令秀爾獨何為

說六 十三之一

三無一就耳

大津法師豐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

懷省欲以乞食為務希禮聖跡啓望王城每

歎曰釋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宮慈氏宜勗我

心自非覩覺樹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

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

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

一進乃賣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

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

行齊心更受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

名六 十三之二

天恩於西方造寺既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

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三年五月十五日附舶

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

歸內傳四卷

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 讚曰嘉爾幼年慕

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西天重指
神州為物淹流傳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
秋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娑羅笈多

譯為貞固

即鄭

地榮川人也俗姓孟粵以驅烏之歲早蘊慈
門總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荼蓼
眷流俗之難保知法門之可尚爰興正念企
步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侍席
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遂淪

說六

一〇二一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禪
高自念教檢未窺難辯真偽即往東魏聽覽
唯識復往安州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
未隔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水求善
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禪師受彌
陀勝行當爾之時交望棄索訶之穢土即欲
趣安養之芳林覆思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
變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
蒙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研律
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轡轡經論當末代四

說六

一〇二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依之住持定澱波深灌八解而流派慧峯岳峻聳六度而疏巖五塵無雜九惱非驚外跨四流內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為導首特蒙綸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數固師年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纔經一

載總涉律網覆向安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宣律師文鈔可謂問絕鄙波離貫五篇之表裏受諧毗舍女洞七聚之幽關律云五歲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不屆年而預合其秀律師即蜀郡興律師之上足既

進圓真仍居蜀川於和尚處學律四載後往長安宣律師處為依止有客投心乳器若飲鵝之善識精麤竭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先後經十六年不離函文幽窮諸部淘鍊數家將守律師疏以為宗本然後去三楊之八水

說六

十三之二

復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王刺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寂化戒行清素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梁佛日蟬聯靡絕繼踵相承實謂漢珍荆玉雖別川而

俱媚桂枝蘭葉縱易節而同芳固師既得律
共斯通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
遍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驅四儀無廢
覆往襄州在和尚處重聽蘇坦羅披尋對法
藏頗通蘊處薄檢衣珠化城是息終期寶渚
遂乃濯足襄水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住
東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
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漸
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番禺廣府法徒
請開律典時屬大唐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

說六

十五之二

令佛日再明法舟長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
亦衆所欽請三藏道場講毗柰耶教經乎九
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汎誘時俗于時制旨
寺恭闡梨每於講席親自提獎可謂恂恂善
誘弘濟忘倦闍梨則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
餘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
乃禪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踈慧
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閑諸法體
空而利物之用咸集構有為之福業作無上
之津梁而屢寫藏經當營衆食實亦衆所知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識應物感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既法
侶言散還向峽山冀託松林之下用畢幽棲
之志蒙謙寺主等特見賓迎寺主乃道冠生
知體舍仁恕供承四海靡倦三朝屈已申他
早辭是務固師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傾

說六

十六

廊通直道脫階正邪基曲製山池希流八解
之清潤傍開壇界冀闡七聚之芳規復欲於
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等道場修法華三
昧功雖未就而情已決然布薩軌儀已紹綱
目又每歎曰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

時中如何起行既沉吟於空有之際復躑躅
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升船附書憑
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經并雇手直于時
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
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以求昌元年七月
二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于時
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有望流通迴
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三藏五十餘萬言並
在佛逝國事須覆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流
波際駟不留身城難保朝露濇至何所囑焉

經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收取隨譯隨受須
得其人衆僉告曰去斯不遠有僧貞固久探
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人斯爲善伴亦既纔
聞此告髣髴雅合求心於是裁封山高薄陳
行李固乃啓封暫觀即有同行之念譬乎遼
城一發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牽大隱之
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歡去松林攘臂石門之
前褰衣制旨之內始傾一蓋合襟情於撫塵
既投五體契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未面而
實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答曰

說六

十七之一

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抑而不可謹
即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歟於是重往峽山
與謙寺主等言別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
連見述所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
並爲資裝令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贈資糧
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
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作舍生之梯墜爲
欲海之舟艫慶有懷於促志庶無廢於長途
固師年四十矣讚曰智者植業稟自先因童
年潔想唯福是親情求勝已意仗明仁非馨

說六

十七之二

香於事利固實愛於賢珍一其受持妙冊貞明
 固意大善敦心小瑕興畏有懷脫屣無望榮
 貴若住猫之毛尾弗虧等遊蜂之色香靡費
二其孤辭榮澤隻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
 既知綱領更進幽深致遠懷於覺樹遂杖藜
 於桂林三其怡神峽谷匠物廣川既而追舊聞
 於東夏復欲請新教以南遊希布揚於未布
 冀傳流於未傳慶斯人之壯志能為物而身
 捐四其為我良伴共屆金洲能持梵行善友之
 由船車逾濟手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一望

說六

十八之一

亦是不慙生於百秋五其既至佛逝宿心是契
 得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覩之例隨譯隨受詳
 檢通滯新見新知巧明開制博識多智每勵
 朝聞之心恭儉勤懷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
 而事撓且逐靜而兼濟縱一焰之隨風庶千
 燈而罔翳六其又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
 業梵號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
 嶺外家屬權停廣府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
 在弱冠而實志逾弘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
 即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

說六

十八之二

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雖事憑
於一獵冀有望於千途儻能勤於熟思希比
迹於生芻且爲侍者現供翻譯年七十耳
苾芻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此云汴州雍丘
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步南遊遠歷
三江遐登五嶺遂過韶部後屆峽山觀巖谷
之清虛翫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識披緇釋素
于時道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
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息父名
大感禪師遂於寂禪師處學祕心關頗經年

載薄知要義還之峽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
年滿二十此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
可年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旣聞淨至走赴莊
嚴詢訪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禮事即有契於
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性命聞說滔天之
浪蔑若小池觀橫海之鯨意同鱗鱗尋即重
之清遠言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
乎畢志南海共赴金州擬寫三藏德被千秋
識悟聰敏叶性溫柔頗攻草隸復翫莊周體
齊物之篇虛誕知指馬之說悠悠不憑河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徒涉能臨懼而善籌雖功未厠於移照終有
慶於英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為
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已體豈若
媿芻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
寫傳燈是望重瑩戒珠極所欽尚求寂滅之

說六

十九之二

圓成棄生津之重障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
爾拔擢於有流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三矣
苾芻法朗者梵名達磨提婆此云襄州襄陽
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乃家傳禮義門襲
冠纓童年出家欽修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

南淨至番禺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
希尚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經餘一月屆
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夜端心習因
明之祕典晨昏勵想聽俱舍之幽宗既而一
簣已傾庶罔墮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剋成乎
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
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塗跣尊修
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錫凡百徒
侶咸希自樂爾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
專思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大明於慈

說六

二十一

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
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頃往訶陵國在彼經夏
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
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
後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終三
載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爾來迥絕消息
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汎滄海竭
力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
每一念來傷歎無極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

說六

二子之二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虧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華初會俱出塵勞
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音釋

州也	今廣	躡	各切	旱切	溟	溟	溟	溟	溟
也	也	足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純	純	足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緇	緇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規	規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椽	椽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切	切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帛	帛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也	也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緇	緇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屬	屬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絹	絹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也	也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緇	緇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切	切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側	側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事	事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提	提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福	福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也	也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支	支	也	切	切	溟	溟	溟	溟	溟

永樂北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蘄渠羈切州名 鍵巨偃切 脇脇虛葉切 茶茶同都切 蓼蓼朗島切 鱸力胡切 鱠辛菜切 輶輶力切 輶輶力切 踐踐力切 蓼蓼力切 鱸力胡切 鱠辛菜切 輶輶力切 輶輶力切 踐踐力切 蓼蓼力切

說六

二五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尹七

唐 三藏 沙門 義淨 撰

原夫三千肇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已成尚
無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則日月未流實
闐寂於慘舒則陰陽莫辨暨乎淨天下降身
光自隨因餐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
食之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興
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則妙高色
而浮光下察黃輿乃風蕩水而成結而云二
儀分判人生其中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

陶鑄譬之以鴻鑪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
蓋寡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舍靈夔
延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十五門僧佉
乃從一而萬物始生薛世則因六條而五道
方起或露體拔髮將爲出要或灰身椎髻執
作升天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
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罔知所出或云人
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爲鬼靈或談不知蝶爲
我已不知我爲蝶形既羣迷於螺贏復聚或
於螟蛉比渾沌於雞子方晦昧於孩穉斯皆

未。由愛故生藉業而有輪迴苦海往復迷
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說十二緣
起獲三六獨法號天人師稱一切智引四生
於火宅拔三有於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
者粵我大師釋迦世尊矣創成覺龍河九有
興出塵之望後移光鹿苑六道盛歸依之心
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戒躡則千生伏
首於是闡梵響於王舍獲果者無窮酬恩惠
於父城發心者莫筭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標
誠終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住持八紀弘濟

九居教無幽而不陳機無微而不納若泛為
俗侶但略言其五禁局提法衆遂廣彰乎七
篇以為宅有者大非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
過律顯則過亡且如恚損輕枝現生龍戶慈
濟微命交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是
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網唯斯三藏乎
既而親對大師教唯一說隨機拯物理亡他
議及乎薛舍初辭魔王或歡喜之志熙連後
唱無滅顯亡疑之理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
功遂乃跡滅兩河人天掩望影淪雙樹龍鬼

摧心致使婆羅林側淚下成泥哭者身邊血
 如華樹大師唱寂世界空虛次有弘法應人
 結集有五七之異持律大將部分為十八之
 殊隨所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裙則裙有偏正
 披上服則葉存狹廣同宿乃異室繩圍兩俱
 無過受食以手執畫地二並亡愆各有師承
 事無和雜有部則正餘三並偏有部則要須別室正量以繩圍牀有部手請僧
 地也祇畫
 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阿一
 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周云聖大衆部分出
 七部三藏各有十萬頌合三十萬頌周譯可

成千卷二阿離耶悉他陸擢尼迦耶周云聖
 上座部分出三部三燕多少同前三阿離耶
 蘇擢薩婆悉底婆施尼迦耶周云聖根本說
 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河離
 耶三密栗底尼迦耶周云聖正量部分出四
 部三藏二十萬頌律有三千頌然而部執
 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
 八分為五部不聞於西國之耳
 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
 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
 四種尼迦耶然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
 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茶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
 兼三部乃至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逢
 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東裔諸國

雜行四部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土蕃南
 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
 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哩羅國次東
 南有即迦成國次東有杜和鉢底國次東極
 至臨邑國並悉極邊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
 食杜多是其國法西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
 方見有實異常倫

衆斥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有
 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從西數之有婆魯師
 洲未羅遊州即今尸利佛遊國是莫訶信洲
 訶陵洲阿喜洲末迦漫洲補羅洲阿喜洲末迦漫洲斯乃咸遵佛法多
 又有小洲不能具錄也
 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
 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

商舶慣者唯知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
 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
 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如南海
 錄中具述驪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
 纔五六潮即到上景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此
 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國
 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多事天後乃佛法盛
 流惡王今並除滅迫無僧衆外道雜居斯即
 瞻部南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
 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

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為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迥然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已重條用自開文見嫌餘制若爾則部別之義不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遍行於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法之徒須尹七

依自部頻毗娑羅王夢見一髻裂為十八片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如瞻部時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即先兆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勿見憂耳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熱之鄉意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在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偽意在斷煩惑濟衆生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沉結依行則俱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理無乖競既無慧目誰鑒是非任久習而修之幸無勞於自割且神州持律諸

第一四八册

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
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
覆一簣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
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
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論章段
則科而更科尹七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
實致為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又
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
語而更作解謝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
懷飲息濟命無由唯檢律文則不如此論斷

輕重但用數行說罪方便無煩半日此則西
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教
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康素謙順義而後
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皇上則恩育兆庶納
隍軫慮於明發羣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
於通宵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
八澤有識者咸悉歸心散伽藍於九宇迷途
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歌畎畝之中濟濟焉
商詠舟車之上遂使雞貴象尊之國頓類丹
墀金隣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為無為事無事

斯固無以加也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為俱
戴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羅神而取尊故
戴翎羽而表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
為最五天並
悉同然也

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眾儼然欽承極旨
自有屏居幽谷脫屣樊籠漱巖流以遐想坐

林薄而棲志六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
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則善符經律何有過
焉然由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習生常有乖
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總有四十章
分為四卷名南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

高僧傳二卷并雜經論等十卷並錄附歸願
諸大德興弘法心無懷彼我善可量度順佛
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

重曰然今古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淡
之微此難懸囑且復粗陳行法符律相以先

呈備舉條章考師宗於實錄縱使命淪夕景六
希成一贊之功七燄絕朝光庶有百燈之續閱
此則不勞尺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徒寸陰
實鏡千齡之迷躅幸願檢尋三藏鼓法海而
揚四波皎鏡五篇汎慧舟而提六欲雖復親

承匠旨備檢玄宗然非濬發於巧心終恐受
嗤於慧目云爾

- 一破夏非小
- 二對尊之儀
- 三食坐小牀
- 四餐分淨觸
- 五食罷去穢
- 六水有二瓶
- 七晨旦觀蟲
- 八朝嚼齒木
- 九受齋軌則
- 十衣食所須
- 十一著衣法式
- 十二尼衣喪制
- 十三結淨地法
- 十四五眾安居
- 十五隨意成規
- 十六是筋合不

- 十七知時而禮
- 十八便利之事
- 十九受戒軌則
- 二十洗浴隨時
- 二十一坐具觀身
- 二十二卧息方法
- 二十三經行少病
- 二十四禮不相扶
- 二十五師資之道
- 二十六客舊相遇
- 二十七先體病源尹七
- 二十八進藥方法十
- 二十九除其弊藥
- 三十旋右觀時
- 三十一灌沐尊儀
- 三十二讚詠之禮
- 三十三尊敬乖式
- 三十四西方學法
- 三十五長髮有無
- 三十六亡則物現

三十七受用僧物 三十八燒身不合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為

凡此所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部不可將餘部事見糝於斯此與十誦大歸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別一法護二化地三迦攝畢此並不行五天唯烏長那國及龜茲于闐雜有行者然十誦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一破夏非小

凡諸破夏苾芻但不獲其十利然是本位理無成小豈容昔時受敬今翻禮卑習以成俗

本無憑據依夏受請盜過容生故應詳審理無踈略宜取受戒之日以論大小縱令失夏不退下行尋檢聖教無文誰昔遣行斯事二對尊之儀

准依佛教若對形像及近尊師除病則徒跣是儀無容輒著鞋履偏露右肩衣掩左髀首無巾帔自是恒途餘處遊行在開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靴諸餘履屐隨處應用既而殊方異域寒燠不同准如聖教多有違處理可隆冬之月權著養身春夏之時須依律制履

屣不旋佛塔教已先明富羅勿進香臺頌之
自久然有故違之類即是強慢金言

三食坐小牀

西方僧衆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
各別踞小牀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
脚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拈隨事雙足蹋地前
置盤盂地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
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牀上跏坐食者且
如聖制牀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
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牀高二尺已

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牀之過時衆同此
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
牀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由來即如連坐跏
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
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乎晉代此事方訛自
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
經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來儀漢德乃
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雖還告
言誰能見用又經云食已洗足明非牀上坐
來食棄足邊故知垂脚而坐是佛弟子宜應

學佛縱不能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
為護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斂衆殘食
深是非儀收去反觸僧祭家人還捉淨器此
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熟察之須觀得失
四餐分淨觸

凡西方道俗噉食之法淨觸事殊既餐一口
即皆成觸所受之器無宜重將置在傍邊待
了同棄所有殘食與應食者食之若更重收
斯定不可無問貴賤法皆同爾此乃天儀非
獨人事諸論云不嚼楊枝便利不洗食無淨

觸將以為鄙豈有器已成觸還將益送所有
殘食却收入厨餘飯即覆寫瓮中長臙乃反
歸鑪內羹菜明朝更食飯果後日仍餐持律
者頗識分疆流漫者雷同一槩又凡受齋供
及餘飲噉既其入口身即成觸要將淨水漱
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餘淨食若未澡漱
觸他並成不淨其被觸人皆須淨漱若觸著
狗犬亦須澡漱其嘗食人應在一邊嘗訖洗
手漱口并洗嘗食器方觸鑪釜若不爾者所
作祈請及為禁術並無効驗縱陳饗祭神祇

不受以此言之所造供設欲獻三寶并奉靈
祇及尋常飲食皆須清潔若身未淨澡漱及
大小便利不洗淨者皆不合作食俗亦有云
清齋方釋莫翦爪宜侵肌捨塵或孔顏如斯
等類亦是事須清潔不以殘食而歆饗也凡
設齋供及僧常食須人檢校若待齋了恐時
過者無論道俗雖未薦奉取分先食斯是佛
教許無罪咎比見僧尼助檢校者食多過午
因福獲罪事未可也然五天之地云與諸國
有別異者以此淨觸為初基耳昔有北方胡

地使人行至西國人多見笑良以便利不洗
餘食內盆食時叢坐互相啖觸不避猪犬不
嚼齒木遂成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勿以
為輕然東夏食無淨觸其來久矣雖聞此說
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食罷去穢

尹七

十

食罷之時或以器承或在屏處或向渠竇或
可臨階或自持瓶或令人投水手必淨洗口
嚼齒木疏牙刮舌務令清潔餘津若在即不
成齋然後以其豆屑或時將土水搥成泥拭

其脣吻令無膩氣次取淨瓶之水盛以螺盃
或用鮮葉或以手承其器及手必須三層淨
指豆屑土洗令去膩或於屏隱淨瓶注口若
居顯處律有遮文略漱兩三方乃成淨自此
之前口津無宜輒咽既破威儀咽咽得罪乃
至末將淨水重漱已來涎唾必須外棄若日
過午更犯非時斯則人罕識知縱知護亦非
易以此言之豆麵灰水誠難免過良為牙中
食在舌上膩存智者觀斯理應存意豈容正
食了談話過時不畜淨瓶不嚼齒木終朝

舍穢竟夜招愆以此送終固成難矣其淨瓶
水或遣門人持授亦是其儀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瓷觸者
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淨
則淨手方持尹七必須安著淨處觸十一乃觸手隨執
可於觸處置之准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
水非時合飲餘器盛者名為時水中前受飲
即是無愆若於午後飲便有過其作瓶法蓋
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通小穴麤如

銅著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圓孔罐口
令上豎高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
受二三升小成無用斯之二穴恐蟲塵入或
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裹塞之彼有
梵僧取製而造若取水時必須洗內令塵垢
盡方始納新豈容水則不分淨觸但畜一小
銅瓶著蓋插口傾水流散不堪受用難分淨
觸中間有垢有氣不堪停水一升兩合隨事
皆闕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長二尺寬一尺許
角攝兩頭對處縫合於兩角頭連施一襟纜

長一磔內瓶在中掛膊而去乞食鉢袋樣亦
同此上掩鉢口塵土不入由其底尖鉢不動
轉其貯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述所有瓶
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覆袈裟擎傘而去
此等並是佛教出家之儀有暇手執觸瓶并
革屣袋錫杖斜挾進止安詳鳥喻月經雅當
其況至如王城覺樹鷲嶺鹿園娑羅鶴變之
所蕭條鵲封之處禮制底時四方俱湊日觀
千數咸同此式若那爛陀寺大德多聞並皆
乘輿無騎鞍乘者及大王寺僉亦同爾所有

資具咸令人擔或遣童子擎持此是西方僧徒法式

七晨旦觀蟲

每於晨旦必須觀水水有瓶井池河之別觀察事非一准亦既天明先觀瓶水可於白淨

銅蓋銅碟或羸杯漆器之中傾取尹七掬許安豎十二甑上或可別作觀水之木以手掩口良久視之或於盆罐中看之亦得蟲若毛端必須存念若見蟲者倒瀉瓶中更以餘水再三滌器無蟲方罷有池河處持瓶就彼瀉去蟲水濾

取新淨如但有井准法濾之若觀井水汲出水時以銅蓋於水罐中酌取掬許如上觀察若無蟲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濾瀉池河觀水廣如律說凡濾水者西方用上白氎東夏宜將密絹或以米柔或可微煮若是生絹小蟲直過可取熟絹笏尺四尺捉邊長挽攝取兩頭刺使相著即是羅樣兩角施帶兩畔置匄中安橫杖張開尺六兩邊繫柱下以盆承傾水之時罐底須入羅內如其不爾蟲墮水落墮地墮盆還不免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

觀察有蟲即須換却若淨如常用之水既足已即可翻羅兩人各捉一頭翻羅令入放生器內上以水洗三遍外邊更以水淋中復安水承取觀察若無蟲者隨意去羅此水經宵還須重察凡是經宿之水且不看者有蟲無蟲律云用皆招罪然護生取水多種不同并十七處施行此羅最要河池之處或可安捲用陰陽瓶權時濟事又六月七月其蟲更細不同餘時生絹十重蟲亦直過樂護生者理應存念方便令免或作瓦盆子羅亦是省要西方十三

寺家多用銅作成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器作小水罐令口直開於其底傍更安兩鼻雙繩放下到水覆牽再三入水然後抽出若是寺家濾羅大僧元不合觸房內時水亦復同然未受具人取方得飲非時飲者須用淨羅淨瓶淨器方堪受用在生乃是性戒可護中重十惡居首理難輕忽水羅是六物之數不得不持若行三五里無羅不去若知寺不濾水不合餐食渴死長途足為龜鏡豈容恒常用水曾不觀察雖有濾羅蟲還死內假欲

存救罕識其儀并口之上翻羅未曉放生之
器設今到水蟲死何疑時有作小圓羅纔受
一升兩合生疎薄絹元不觀蟲懸著鉢邊令
他知見無心護命日日招愆師弟相承用爲
傳法誠哉可歎良足悲嗟其觀水器人人自
畜放生之罐在處須有

八朝嚼齒木

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揩齒刮舌務令如法盥
漱清淨方行敬禮若其不然受禮禮他悉皆
得罪其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訛憚哆譯之

爲齒家瑟訛卽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
指大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關
若也逼近尊人宜將左手掩口用罷擊破屈
而刮舌或可別用銅鐵作刮舌之篋或取竹
木薄片如小指面許一頭纖細以剔斷牙屈

而刮舌勿令傷損亦旣用罷卽可俱洗棄之

屏處凡棄齒木若口中吐水及以痰唾皆須
彈指經三或時警效過兩如不爾者棄便有
罪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條截爲近山莊者
則柞條葛蔓爲先處平疇者乃楮桃槐柳隨

意預收備擬無令闕乏濕者即須他授乾者
 許自執持少壯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頭
 使碎其木條以苦澁辛粹者為佳嚼頭成絮
 者為最麤胡蓐根極為精也即蒼耳并截
 耳入地二寸堅
 齒口香消食去癢用之半月口氣頓除牙疼
 齒憊三旬即愈要須熟嚼淨揩令涎癢流出
 多水淨漱斯其法也次後若能鼻中飲水一
 抄此是龍樹長年之術必其鼻中不慣口飲
 亦佳久而用之便少疾病然而牙根宿穢積
 久成堅刮之令盡若湯淨漱更不腐敗自至

終身牙疼西國迥無良為嚼其齒木豈容不
 識齒木名作楊枝西國柳樹全稀譯者輒傳
 斯號佛齒木樹實非楊柳那爛陀寺目自親
 觀既不取信於他聞者亦無勞致惑檢涅槃
 經梵本云嚼齒木時矣亦有用細柳條或五
 或六全嚼口內不解漱除或有吞汁將為殄尹七
 十五
 病求清潔而返穢冀去疾而招疴或有斯亦
 不知非在論限然五天法俗嚼齒木自是恒
 事三歲童子咸即教為聖教俗流俱通利益
 既仰滅否行捨隨心

九受齋軌則

凡論西方赴請之法并南海諸國略顯其儀
西方乃施主預前禮拜請僧齋日來白時至
僧徒器座量准時宜或可淨人自持或受他
淨物器乃唯銅一色須以灰末淨揩座乃各
別小牀不應連席相觸其牀法式如第三章
已言若其瓦器曾用者一度用之此成無
過既被用訖棄之坑澗爲其受觸不可重收
故西國路傍設義食處殘器若山曾無再用
卽如襄陽瓦器食了更收向若棄之使用淨

法又復五天元無瓷漆瓷若油合是淨無疑
其漆器或時賈客將至西方及乎南海皆不
用食良爲受膩故也必若是新以淨灰洗令
無膩氣用亦應得其木器元非食物新者一
用故亦無愆重觸有過事如律說其施主家
設食之處地必牛糞淨塗各別安小牀座復
須清淨坩預多貯水僧徒既至解開衣紐
安置淨瓶卽宜看水若無蟲者用之濯足然
後各就小牀停息片時察其早晚日既將午
施主白言時至法衆乃反褊上衣兩角前繫

下邊右角壓在腰條左邊或肩或土濕手令
淨或施主投水或自用君持隨時濟事重來
踞坐受其器葉以水略洗勿使橫流食前全
無呪願之法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衆行
初置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衆復於行末
安食一盤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身十六因事發
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其邪願捨身遂生
藥叉之內生五百兒日日每餐王舍城男女
諸人白佛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覓
之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子五

百一尚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已佛因化之
令受五戒爲鄔波斯迦因請佛曰我兒五百
今何食焉佛言苾芻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
祭食令汝等充餐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
或在食厨邊塑畫母形抱一兒子於其膝下
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前盛陳供食其
母乃是四天王之衆大豐勢力其有疾病無
兒息者饗食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
大意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又復西方諸
大寺處咸於食厨柱側或在大庫門前彫木

表形或二尺三尺為神王狀坐把金囊却踞
 小牀一脚垂地每將油拭黑色為形號曰莫
 訶歌羅即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
 部屬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無損耗求者稱
 情但至食時厨家每為香火所有飲食隨列
 於前曾親見說大涅槃處般彈那寺每常僧
 食一百有餘春秋二時禮拜之際不期而至
 僧徒五百臨中忽來正到中時無宜更煮其
 知事人告厨家曰有斯倉卒事欲如何于時
 有一淨人^{尹七}而告之曰此乃常事無勞見

憂遂乃多然香火盛陳祭食告黑神曰大聖
 涅槃爾徒尚在四方僧至為禮聖蹤飲食供
 承勿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時尋即總命
 大衆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衆咸足其
 餐所長還如常日咸皆唱善讚天神之力親
 行禮觀故覩黑神見在其前食成大聚問其
 何意報此所由淮北雖復先無江南多有置
 處求者効驗神道非虛大覺寺目真隣陀龍
 亦同斯異矣其行食法先下薑鹽薑乃一片
 兩片大如指許鹽則全七半七藉之以葉其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行鹽者合掌長跪在上座前口唱三鉢羅佉
哆譯爲善至舊云僧跋者訛也上座告曰平
等行食意道供具善成食時復至准其字義
合當如是然而佛與大衆受他毒食佛教令
唱三鉢羅佉哆然後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
美味以此言之乃是秘密言詞未必目其善
至東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至者
頗有故實其授食之人必須當前並足恭敬
曲身兩手執器及以餅果去手一磔即須懸
放自餘器食或一寸二寸若異此途理不成

受隨受隨食無勞待遍等供食遍不是正翻
食罷隨意亦非聖說次授乾杭米飲并稠豆
臠澆以熱酥手攬令和投諸助味食用右手
纔可半腹方行餅果後行乳酪及以沙糖渴
飲冷水無問冬夏此乃衆僧常食并設齋供
大略皆爾然其齋法意存殷厚所餘餅飯盈
溢盤盂酥酪縱橫隨著皆受故佛在日勝光
王親供佛衆行其飲食及以酥酪乃至地皆
流漫律有誡文即其事也淨初至東印度耽
摩立底國欲依廉素設僧齋供時人止曰若

纔足而已何為不得然而古來相承設須盈
富若但滿腹者恐人致笑聞師從大國來處
所豐贍若無盈長不如不設是以還依彼法
矣斯乃施心弘廣得報還復豐多無乖理也
必其貧窶乃食罷行嚙隨力所能既其食了
以片水漱口咽而不棄將少水置器略淨右
手然後方起欲起之時須以右手滿掬取食
持將出外不簡僧佛之物聖遣普施眾生未
食前呈律無成教又復將食一盤以上先亡
及餘神鬼應食之類緣在鷲山如經廣說可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將其食向上座前跪上座乃以片水灑而呪

願曰

以今所修福 普露於鬼趣 食已免極苦

捨身生樂處 菩薩之福報 無盡若虛空

施獲如是果 增長無休息

持將出外於幽僻處林叢之下或在河池之

內以施先亡矣江淮間設齋之次外置一盤

即斯法也然彼施主授齒木供淨水盥漱之

法如第五章已述僧徒辭別之時口云所有

福業悉皆隨喜然後散去衆僧各各自誦伽

第一四八冊

他更無法事食罷餘殘並任衆僧令小兒將去或施貧下隨應食者食之或可時屬飢年或知施主性悭者問而後取齋主全無重收食法此是西方一塗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既至普就

尊儀蹲踞合掌各自心念禮敬既訖食乃同前或可別令一人在尊像前長跪合掌大聲讚佛言長跪者謂是雙膝踞地豎兩足以支身舊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皆爾何獨道唯歎佛德不雜餘言施主乃然燈散華一心虔敬用摩香泥以塗僧足燒香馥馥尤不

別行鼓樂弦歌隨情供養方始如前准次餐食食罷將其瓶水遍灑衆前上座方為施主略誦陀那伽他斯乃復是兩塗西方食法然而西國噉嚼多與神州不同但可略據律科類陳梗槩云爾

律云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舍噉為義珂但尼即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尼應譯為五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飯二麥豆飯三麩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尼應譯為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華五

果其無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餐若先
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唯知乳酪等非二五
所收律文更無別號明非正食所攝若諸麵
食豎匙不倒皆是餅飯所收乾麩和水指畫
見跡者斯還五攝且如五天之地界分綿邈
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驛除其邊裔
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而問知所有噉嚼奇
巧非一北方足麵西邊豐麩摩揭陀國麵少
米多南裔東陲與摩揭陀一類酥油乳酪在
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流臃腥

尚寡諸國並多粳米粟少黍無有甘瓜豐蔗
芋乏葵菜足蔓菁然子有黑白比來譯為芥
子壓油充食諸國咸然其菜食之味與神州
蔓菁無別其根堅韌復與蔓菁不同結實粒
羸復非芥子其猶枳橘因地遷形在那爛陀
與無行禪師共議懷疑未能的辨又五天之
人不食諸壘及生菜之屬由此人無腹痛之
患腸胃和輒亡堅強之憂矣
然南海十洲齋供更成殷厚初日將檳榔一
顆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許並悉盛之葉器

安大盤中白氎蓋之金瓶盛水當前溼地以請眾僧令於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已後則擊鼓樂設香華延請尊儀棚車輦與幡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張施帷蓋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香泥置淨盤內咸持香水虔誠沐浴拭以香氎捧入堂中盛設香燈方為稱讚然後上座為其施主說陀那伽他申述功德方始請僧出外澡漱飲沙糖水多噉檳榔然後取散至第三日禺中入寺敬白時到僧洗浴已引向齋家重設尊儀略

為澡沐香華鼓樂倍於昨晨所有供養尊前普列於像兩邊各嚴童女或五或十或可童子量時有無或擎香爐執金澡罐或捧香燈華白拂所有粧臺鏡奩之屬咸悉持來佛前奉獻問其何意答是福田今不奉獻後寧希報以理言之斯亦善事次請一僧座前長跪讚歎佛德次復別請兩僧各升佛邊一座略誦小經半紙一紙或慶形像共點佛睛以求勝福然後隨便各就一邊反攝袈裟袈裟是梵言即是乾陀之色元來不干束語何勞下底置水若依律文典語三衣並曰支伐羅也

兩角前繫澡手就餐威儀法式牛糞塗地觀水濯足及所餐噉行食法用並與西方大固然其別者頗兼三淨耳並多縫葉為槃寬如半席貯粳米餅一升二升亦用為器受一升二升擎向僧處當前授與次行諸食有三二十般此乃貧窶之輩也若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盤銅椀及以葉器大如席許餽饌飲食數盈百味國王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僧授食虔恭徹到隨者皆受更無遮法若但取足而已施主心便不快見其盈溢方成意

滿粳米飯則四升五升餅果等則三盤兩盤其親屬鄰伍之家咸費助供或餅或飯羹菜非一然一人殘食可供三四若盛設者十人食亦未盡其所殘食皆任眾僧令淨人將去然而神州齋法與西國不同所食殘餘主還自取僧輒將去理成未可故出家之人相時而動知足不辱無虧施心必若施主決心不擬重取請僧將去者任量事斟酌眾僧亦既食了盥漱又畢乃掃除餘食令地清淨布以華燈燒香散馥持所施物列在眾前次行香

泥如梧子許僧各措手令使香潔次行檳榔
 豆蔻糝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乃消
 食去癢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洗以鮮葉裹
 授與眾僧施主至上座前或就能者以著甯
 瓶水如銅箸連注不絕下以盤承師乃手中
 執華承其注水口誦陀那伽他初須佛說之
 頌後通人造任情多少量時為度須稱施主
 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為先亡後為皇王
 資及龍鬼願國土成熟人物又安釋迦聖教
 位而莫滅其伽他譯之如別斯乃世尊在日

親為祝願但至食罷必為說特歌拏伽他是
 將施物供奉之義特歌尼野即是應合受供
 養人是故聖制每但食了必須誦一兩陀那
 伽他報施主恩梵云陀那鉢底譯為施主陀
 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
 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名為檀
 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音字少
釋雖然非正本
 舊云連觀者說也若不然者既違聖教不銷
 所餐乞餘食法時有行處然後行其覲物或
 作如意樹以施僧或造金蓮華以上佛鮮華
 齊膝白氎盈牀過午或講小經或時連夜方
 散辭別之時口云娑度兼唱阿奴謨拖娑度

即事目善哉阿奴謨拖譯為隨喜

凡見施他或見施已成同此說意者前人既呈隨後慶讚俱招福利矣此是南海十洲一塗受供法式或初日擯擲請僧第二日禺中浴像午時食罷齊暮講經斯則處中者所務或可初日奉齒木以請僧明日但直設齋而已或可就僧禮拜言伸請白斯乃貧乏之流也然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法復別施主先呈華蓋供養制底大衆旋繞令唱導師廣陳咒願然後方食其華蓋法式如西

方記中所陳矣斯等雖復事有踈繁食兼廣略然而僧徒軌式護淨手餐大徒法則並悉相似衆僧或有杜多乞食但著三衣設他來請或奉金寶棄如涕唾屏跡窮林矣即如東夏齋法遺䟽請僧雖至明朝不來啓白准如聖教似不慙慙必是門徒須教法式若行赴供應將濾羅僧所用水並可觀察既其食了須嚼齒木若口有餘膩即不成齋雖復餓腹終宵詎免非時之過幸可看西方食法擬議東川得不乏宜自然明白無暇詳述智者當

思嘗試論之曰然無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
淪滯歷三大而勸勤冀使依行現七紀而揚
化以為住持之本衣食是先恐長塵勞嚴施
戒檢制在聖意理可遵行反以輕心道其無
罪食噉不知受觸但護姪戒一條即云我是
無罪之人何勞更煩學律咽噉著脫元不關
情直指空門將為佛意寧知諸戒非佛意焉
一貴一輕出乎臆斷門徒遂相踵習判不窺
看戒經寫得兩卷空門便謂理包三藏不思
咽咽當有流漿之苦誰知步步現招賊住之

殃浮囊不洩乃是菩薩本心勿輕小愆還成
最後之唱理合大小雙修方順慈尊之訓防
小罪觀大空攝物澄心何過之有或恐自迷
誤衆准教聊陳一隅空法信是非虛律典何
因見慢宜應半月說戒洗懺恒為勸戒門徒
日三禮白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已童年所
觀乃與老時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夫飲
食之累乃是常須幸願敬奉之倫無輕聖教
耳重曰
聖教八萬要唯一二外順俗途內凝真智何

謂俗途奉禁亡辜何謂真智見境俱棄遵勝
 諦而無著滅緣生之有累勤積集於多修證
 圓成之妙義豈容不習三藏教理俱迷罪若
 河沙之巨量妄道已證於菩提菩提是覺惑
 累皆亡不生不滅號曰真常寧得同居苦海
 漫說我住西方常理欲希戒淨為基護囊穿
 之小隙慎針穴之大非大非之首衣食多咎
 奉佛教則解脫非遙慢尊言乃沉淪自久聊
 題行法略述先模咸依聖檢豈曰情曷幸無
 嫌於直說庶有益於疑途若不確言其進不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誰復軒鑒於精麤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音釋

間苦與切 寢靜也 埏埏式連切 埏埴埴和黏土也 峙峙直里切
 屹屹立切 螺螺古火切 贏贏細切 腰腰即也 攤攤來可切 吐吐常切
 龜龜音丘茲音 龜茲國名 杷杷匹嫁切 長長直亮切 臍臍黑各切
 切火丸切 簣求位切 警於提切 觀觀初切 龜龜常切 荔荔常切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羹也 啗 除庚切 禡 猶葉切 襟 普惠切 羸 盧切 蚱

屬也 恂 口候切 捲 木為捲也 訖 五亞切 刷 刮所滑切

孽 鉢也 篋 掠器也 剔 剔也 斫 牛斤切 剗 剔也

根肉 聲 去聲 逆氣聲也 柞 木名 剗 剔也

盧達切 菓 齊里切 僂 逆氣聲也 坵 徒古切 礫

側革切 麩 尺沼切 臙 尸連切 鞞 與硬同 壘

祖稽也 軟 柔也 棚 蒲庚切 窶 無禮也 寇 候

切 豆 菴 咀 嚼 疾佳切 施 徒可切

藥名 咀 嚼 疾佳切 施 徒可切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丹八

唐 三藏沙門義淨撰

卜衣食所須

察夫有待累形假衣食而始濟無生妙智託滅理而方興若其受用乖儀便招步步之罪澄心失軌遂致念念之迷為此於受用中求脫者順聖言而受用在澄心處習理者符先教以澄心即須俯視生涯是迷生之牢獄仰睇寂岸為悟寂之虛關方可躡法舟於苦津秉慧炬於長夜矣然於所著衣服之制飲食

之儀若持犯晒然律有成則初學之輩亦識重輕此則得失局在別人固乃無煩商榷自有現違律檢而將為指南或可習俗生常謂其無過或道佛生西國彼出家者依西國之形儀我住東川離俗者習東川之軌則詎能移神州之雅服受印度之殊風者聊為此徒粗銓衡也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理須具題其製豈得輕而略諸且如法衆三衣五天並皆刺葉獨唯東夏開而不縫親問北方諸國行四分律處俱同刺葉全無開者西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方若得神州法服縫合乃披諸部律文皆云

刺合然而充身六物自有嚴條十三資具廣

如律說言六物者一僧伽服譯為複衣二盥旦囉

僧伽譯為上衣三安旦婆娑譯為內衣此之三衣皆名支伐囉北方諸

國多名法亦為袈裟乃是赤色之義非律又典語四波旦囉鉢也五尼

師但那具也六鉢里薩囉伐拏濾水羅也受戒之時要須

具斯六物也十三資具者一僧伽胼二盥旦囉僧

伽三安旦婆娑四尼師但那五裙六副裙七

僧脚崎拖腋衣也八副僧脚崎九拭身巾十拭面

巾十一剃髮衣十二覆瘡疥衣十三藥資具

衣

頌曰

三衣并坐具 裙兩帔有雙 身面巾剃髮

遮瘡藥具衣

十三種衣出家開畜既有定格即須順教用

之不比自餘所有尹八長物此之十三咸須別牒

其事點淨守持隨得隨持無勞總足餘外長

衣量事分別若氎褥毯席之流但須作其委

付他心而受用也有云三衣什物者蓋是譯

者之意離為二處不依梵本別道三衣折開

十物然其十數不能的委致使猜卜皆悉憑
虛訓什爲雜未符先旨其藥具衣佛制畜者
計當用絹可二丈許或可一疋既而病起無
恒卒求難濟爲此制畜可預備之病時所須
無宜輒用然修行利生之門義在存乎通濟
既而根有三等不可局爲一途四依四作十
三杜多制准上行畜房受施十三資具蓋兼
中下遂使少欲者無盈長之過多求者亡闕
事之咎大哉慈父巧應相機善誘人天稱調
御者而云供身百一四部未見律文雖復經

有其言故是別時之意且如多事俗徒家具
尚不盈五十豈容省緣釋子翻乃過其百數
准驗道理通塞可知

凡論純絹乃是聖開何事強遮徒爲節目斷
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並皆著用詎可
棄易求之絹絕ヲハ難得之細布妨道之極其
在斯乎非制強制即其類也遂使好事持律
之者增已慢而輕餘無求省欲之賓內起慙
而外愆斯乃遮身長道亦復何事云云而彼
意者將爲害命處來傷慈之極悲愍舍識理

可絕之若爾者著衣噉食緣多損生螻蚓曾
不寄心蝻蠶一何見念若其總護者遂使存
身靡託投命何因以理推徵此不然也而有
不噉酥酪不履皮鞋不著絲綿同斯類矣凡
論殺者先以故意斷彼命根方成業道必匪
故思佛言無犯三處清淨判在亡愆設乖斯
旨但招輕過無殺心故因乃極成猶若受餘
喻便彰著因喻既其明白無過衣宗自顯三
文道理且已皎然況復金口自言何勞更爲
穿鑿遂使五百之疑出於作者之筆三豕之

謬傳乎信受之言若其目乞生繭目驗損蟲
斯則俗士尚不應行何況情希出離引斯爲
證深成未可若有施主淨意持來即須唱隨
喜以受之用資身而育德實無過也五天法
服任刺任縫衣縷不問縱橫爲日無過三五
計絹一疋作得七條五條內葉三指外緣一
寸外緣有刺三道內葉悉皆縫合充事表儀
亦何假精妙若著納衣者意有省事或拾遺
於糞聚或取棄於屍林隨得隨縫用祛寒暑
耳而有說云律中卧具即是三衣見制野蠶

便生異意。謂法衣非絹。遂即覓布。慙慙寧委本文。元來是褥。高世耶。乃是蠶名。作絹還受斯號。體是貴物。制不聽用作褥之法。有其兩種。或縫之作袋。貯毛在中。或可用絲織成。即是毼能之類。其褥樣闊二肘長四肘。厚薄隨時自乞。乃遮他施。無罪全不許用。大事嚴科。此諸敷具。非三衣也。又復律云。正命謂是口腹爲先。耕墾須得其宜。種植無違教網。應法食用。不生其罪。始曰立身能長其福。依如律教。僧家作田。須共淨人爲其分數。或可共

餘人戶。咸並六分。抽一僧。但給牛與地。諸事皆悉不知。或可分數量。時斟酌。西方諸寺。多並如是。或有貪婪。不爲分數。自使奴婢躬檢。管農護戒。苾芻不噉其食。意者以其僧自經理。邪命養身。驅使傭人。非瞋不可。壞種墾地。蟲蟻多傷。日食不過一升。誰復能當百罪。是以耿介之士。疾其事繁。攜瓶挾鉢。棄之長驚。獨坐靜林。之野。懼與鳥鹿爲儔。絕名利之誼。鬻修涅槃之寂滅。若爲衆家。經求取利。是律所聽。墾土害命。教門不許。損蟲妨業。寧復過

此有罪邪生之十項著作則不見為跡條無過正行之三衣遠復幾勞於文墨嗚呼可為信者說難與疑者言由恐傳法之家尚懷固執耳初至耽摩立底國寺院之外有一方地忽見家人取菜分為三分與僧一分自取兩歸未解其故問大乘燈師曰斯何意焉答曰此寺僧徒並多戒行自為種植大聖所遮是以租地與他分苗而食方為正命省緣自活無其耕墾漑灌殺生之罪矣又見知事芻芻晨旦井邊觀水無蟲得用一日有命即須羅

濾又見但是外人取與下至一莖菜並須問衆方用又見寺內不立網維但有事來合衆量許若緣獨意處斷隨情損益僧徒不遵衆望者此名俱羅鉢底衆共驅之又見尼入僧寺白乃方前僧向尼坊問而後進若出寺外兩人方去必有緣須至俗舍者白衆許已四人共去又見每月四齋之日合寺大衆晡後咸集俱聽寺制遵而奉行深生敬仰又見有一小師遣其童子將米二升送與家人婦女情涉曲私人告衆喚來對勘三皆承引雖

無惡事而自負慙心即出寺門棄名長去師遣餘人送彼衣物但是衆法共遵未勞官制又見婦人入寺不進房中廊下共語暫時便去又見寺內有一苾芻名曷羅尸羅蜜但囉于時年可三十操行不羣名稱高遠一日誦寶積經有七百頌開內典之三藏洞俗言之四明東聖方處推爲上首自從受具女人曾不面言母姊設來出觀而已當時問曰斯非聖教何爲然乎答曰我性多染非此不杜其源雖復不是聖遮防邪亦復何爽又見多聞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大德或可一藏精研衆給上房亦與淨人供使講說尋常放免僧事出多乘輿鞍畜不騎又見客僧創來入寺於五日內和衆與其好食冀令解息後乃僧常若是好人和僧請住准其夏歲卧具是資無學識則一體常僧具多聞乃准前安置名挂僧籍同舊住人矣又見好心來至具問因由如來出家和僧剃髮名字不干玉籍衆僧自有部書後若破戒行非鳴捷推而驅遣爲此衆僧自相檢察起過難爲萌漸于時歎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寧

第二四八册

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鑒
斯正則此乃或是寺家衆制或是別行要心
餘並著在律文末代住持極要此皆是耽摩
立底跋羅訶寺之法式也其那爛陀寺法乃
更嚴遂使僧徒數出三千封邑則村餘二百
並積代君王之所奉施紹隆不絕非律而誰
者哉亦未見有俗官乃當衙正坐僧徒爲行
側立欺輕呼喚不異凡流送故迎新幾倦途
路若黠檢不到則走赴公門求命曹司無問
寒暑夫出家之人本爲情希離俗捨五畏之

危道遵八正之平衢豈有反更驅馳重嬰羅
網欲求簡寂寧能遂意可謂全乖解脫不順
蕭然者乎理須二六杜多十三資具隨緣濟
命蕩除業習報師僧父母之鴻澤酬天龍帝
主之深慈斯則雅順調御之儀善愜策修之
路因論護命之事且復言其現行願諸大德
勿嫌煩重耳
然四部之殊以著裙表異一切有部則兩邊
向外雙襠大衆部則若裙蹙在左邊向內插
之不令其墮西方婦女著裙與大衆部無別

上座正量制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捧爲異腰條之製亦復不殊尼則准部如僧全無別體且如神州祇支偏袒覆膊方裾禪袴袍襦咸乖本制何但同神及以連脊至於披著不稱律儀服用益皆得罪頗有著至西方人皆共笑懷慙內恥裂充雜用此即皆是非法衣服也若默而不說知者無由如欲直言復恐聞者見怨是以杼軸於短懷沉吟於進退願智者詳察識衣服之本儀也又西方俗侶官人貴勝所著衣服唯有白氎一雙貧賤之

流口有一布出家法衆但言三衣六物樂盈長者方用十三資具東夏不許同袖及連脊衣者蓋是自習東川妄談西國耳即如瞻部洲中及諸邊海人物衣服可略言之且從莫訶善提東至臨邑有二十餘國正當驪州南界也西南至海比齊羯濕彌羅并南海中有十餘國及師子洲並著二蔽曼矣既無腰帶亦不裁縫直是闊布兩尋繞腰下抹西天之外大海邊鳴有波刺斯及多氏國並著衫袴裸國則迥無衣服男女咸皆赤體從羯濕彌

羅已去及速利諸胡土蕃突厥大途相似不著敢曼氍裘是務少有劫貝時存著者以其寒地衫袴是常即此諸國之中毘波刺斯及裸國土蕃突厥元無佛法餘皆遵奉而於衫袴之鄉咸不洗淨由是五天之地自恃清高也然其風流儒雅禮節逢迎食噉淳濃仁義豐贍其唯東夏餘莫能加但以食不護淨便利不洗不嚼楊枝事殊西域而有現著非法衣服將為無過引彼略教文云此方不淨餘方清淨得行無罪者斯乃譯者之謬意不然

矣具如別處若爾神州苾芻除三衣外並非聖儀既其有犯理難服用者且如西方煖地單布自可終年雪嶺寒鄉欲遣若為存濟身安業進聖有誠言苦體勞動乃外道教去取之理其欲如何然聖開立攝之服道被寒鄉斯乃足得養身亦復何成妨道梵云立攝者譯為褰腹衣其所製儀略隙形樣即是去其正背直取偏袒一邊不應著袖唯須一幅纔穿得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無宜闊大右邊交帶勿使風侵多貯綿絮事須厚煖亦有方

邊刺合貫頭紐腋斯其本制目驗西方有胡地僧來多見攜著那爛陀處不覩斯衣良由國熱人咸不用唯斯開意直爲寒鄉考其偏袒正背元是踵斯而作剃加右畔失本威儀非制自爲定招越法至如立播抱腹自免嚴寒厚帔通披足遮隆凍形像之處禮佛對尊露膊是恒掩便獲罪然則出家省事冬月居房炭火隨時詎勞多服必有病緣要須著者臨時處斷勿使乖儀然而東夏寒巖劈裂身體若不煖服交見羸亡既爲難緣理須弘濟

方裙偏袒形簡俗流准立播衣寒冬暫著知非本制爲命權開如車置油内生慙厚必其不著極是佳事自餘袍袴禪衫之類咸悉決須遮斷嚴寒既謝即是不合攬身而復更著偏衫實非開限斯則去繁得要仰順聖情自隨乍可一身傳授恐爲誤衆如能改斯故轍務軌新蹤者即可謂蟬聯少室架鷲峯而並峻嶺比王舍通帝鄉而共圍鴻河則合泚於文池細柳乃同暉於覺樹變桑田而騰茂盡劫石而揚輝誠可嗟矣誠可務哉但佛日既

沉教留後季行之則大師對面背教則衆過
 現前故經云若能奉戒則我存無異或云舊
 來上德並悉不言今日後人何事移則固不
 然矣依法匪人教有弘說考之律藏衣食無
 罪者方可取也非知之難行之為難聞若不
 行導者寧過重曰

舍生之類 衣食是先 斯為枷鎖 控制生田
 奉聖言則 出離蕭然 任自意乃 罪累相牽
 智者須鑒 事在目前 如玉處泥 若水居蓮
 八風既離 五怖寧纏 衣纔蔽體 食但支懸

專求解脫 不願人天 杜多畢命 拯物窮年

棄九門之虛偽 希十地之圓堅

合受施於五百 為福利於三千

十一著衣法式

其著法衣及施袍紐法式依律陳之可取五

肘之衣疊作三攝尹八其肩頭疊處去緣四五指

許安其方帖可方五指周刺四邊當中以錐

穿為小孔用安衣袍其袍或條或帛麤細如

衫袍相似可長兩指結作同心餘者截却將

袍穿孔向外牽出十字交繫便成兩袍內紐

此中其曾前疊處緣邊安紐亦如衫紐即其法也先呈本制略唯大綱若欲妙體其法終須對面而授衣之下畔袍紐亦施隨意倒披是聖開許兩頭去角可八指許各施一袍一紐此為食時所須反禰曾前紐使相合此成要也凡在寺內或時對眾必無帶紐及籠肩披法若向外遊行并入俗舍方須帶紐餘時但可搭肩而已屏私執務隨意反抄若對尊容事須齊整以衣右角寬搭左肩垂之背後勿安肘上若欲帶紐即須通肩披已將紐內

袍迴向肩後勿令其脫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前垂阿育王像正當其式出行執傘形儀可愛即是依教齊整著上衣也其傘可用竹織之薄如竹簞一重便得大小隨情寬二三尺頂中複作擬施其柄其柄長短量如蓋闊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織葦為之或如藤帽之流夾紙亦成牢矣神州雖不先行為之亦是其要驟雨則不霑衣服赫熱則實可招涼既依律而益身擊之固亦無損斯等所論要重益多並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

當象鼻梵僧縱至皆亦雷同良為絹滑墮肩
遂令正則訛替後唐三藏來傳搭肩法然而
古德嫌者尚多黨舊之迷在處皆有其三衣
若安短紐而截長條則違教之愆現免著橫
裙而去腰緣乃針線之勞交息所有瓶鉢各
挂兩肩纔至腋下不合交絡其襟不長但容
穿膊而已若交絡習前令人氣急元非本制
即不可行鉢帑之儀如下當辨北方速利諸
人多行交絡隨方變改實非佛制設有餘衣
長搭肩上然後通披覆其衣鉢若其向寺及

詣俗家要至房舍安置傘蓋方始解紐挂其
衣鉢房前壁上多置象牙勿使臨時安物無
處餘同第二十六客舊相遇章說也
然其薄絹為袈裟者多滑不肯著肩禮拜之
時遂便落地任取不墮物為之絕紬白氎即
其要也其僧脚崎衣即是覆膊更加一肘始
合本儀其披著法應出右肩交搭左膊房中
恒著唯此與裙出外禮尊任加餘服其著裙
法式聊陳大況即如有部裙製橫五肘豎兩
肘絕絹及布隨有作之西國並悉單為神州

任情複作橫豎隨意繞身既訖擡使過膈右手牽其左邊上角在內牽向腰之右邊左邊上裾取外邊而掩左畔近右手邊為右裾近左手邊為左裾兩手二畔舉使正平中間轟直即成三襠後以兩手各蹙至腰俱將三疊向後掩之兩角各擡共八三指俱插向脊使下入腰間可三指許斯則縱未繫條亦乃著身不落後以腰條長五肘許鈎取正中舉向臍下抹裙上緣向後雙排交度前抽傍牽左右各以一手牢擊兩邊纏彼兩條可令三度有長割却少則更添條

帶之頭不合緝絲斯謂圓整著裙成薩婆多部別鉢履曼荼羅著泥婆娑即其真也譯為圓整著裙矣其條闊如指面則靴條鞞帶之流或方或圓雙亦無損麻繩之流律文不許凡踞坐小牀及拈之時牽裙上裙下角急抹裙緣擊於膝下但掩雙膝露脛無傷高須上蓋臍輪下至踝上四指斯乃俗舍之儀若在寺中半肱亦得此之劑限佛自親制非是人意輒為高下寧合故違教旨自順凡情所著裙衣長伸拂地一則損信心之淨施二乃

慢大師之格言設若慇懃誰能見用萬人之
內頗一存心西國裙衣並皆橫著彼方白氎
幅寬二肘若其半故貧者難求即須縫兩頭
令相合割內開以充事此著衣儀律文具
其制但且略陳綱要細論非面不可

又凡是出家衣服皆可染作乾陀尹八或為地黃十三
黃屑或復荆蘘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
汁和之量色淺深要而省事或復單用棗心
或赤土赤石或棠梨土紫一染至破亦何事
求餘而桑斂青綠正是遮條真紫褐色西方

不著鞋履之屬自有成教長靴線鞋全為非
法彩繡文章之物佛皆制斷如皮革事中具
說焉

十二尼衣喪制

東夏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並乖儀准
如律說尼有五衣一僧伽知二盟坦羅僧伽
三安坦婆娑四僧脚崎五裙四衣儀軌與大
僧不殊唯裙片有別處梵云俱蘇洛迦譯為
篇衣以其兩頭縫合形如小篇也長四肘寬
二肘上可蓋臍下至踝上四指著時入內擡

使過臍各蹙兩邊雙排擊脊繫條之法量與僧同胷腋之間迥無繫抹假令少壯或復衰年乳高內起誠在無過豈得羞人不窺教檢漫為儀飾著脫招愆臨終之時罪如濛雨萬中有一時復能改然其出外及在僧前并向俗家受他請食袈裟繞頸覆身不合解其肩紐不露胷臆下出手餐祇支偏袒衫袴之流大聖親遮無宜服用南海諸國尼衆別著一衣雖復制匪西方共名僧脚崎服長二肘寬二肘兩頭縫合留一尺許角頭刺著一寸舉

上穿膊貫頭拔出右肩更無腰帶掩腋蓋乳下齊過膝若欲此服著亦無傷線則唯費兩條彌堪掩障形醜若不樂者即可還須同大苾芻著僧脚崎服其寺內房中俱蘇洛迦及僧脚崎兩事便足准檢梵本無覆肩衣名即是僧脚崎衣此乃祇支之本勝既不道尹八多是傳譯參差十四應捨違法之服著順教之衣僧脚崎取一幅半或絹或布可長四肘五肘如披五條反搭肩上即其儀也若向餘處須好覆形如在屏房袒膊非事春夏之節此可充軀秋冬之時任情煖著擎鉢乞食足得養

身雖曰女人有丈夫志豈容恒營機杼作諸
雜業費為衣服十重五重禪誦曾不致心驅
驅鎮惱情志同俗粧飾不顧戒經宜可門徒
共相檢察西國尼衆斯事全無並皆乞食資
身居貧守素而已若爾出家尼衆利養全稀
所在居寺多無衆食若不隨分經營活命無
路輒違律教便爽聖心進退兩途如何折中
身安道盛可不詳聞答本契出家情希解脫
絕三株之害種偃四瀑之洪流宜應畢志杜
多除苦樂之邪徑敦心少欲務閑寂之真途

奉戒昏旦斯即道隆豈念身安將為稱理若
能守律決鍊貞踈則龍鬼天人自然尊敬何
憂不活徒事辛苦至如五衣瓶鉢足得全軀
一口小房彌堪養命簡人事省門徒若玉處
泥如蓮在水雖云下衆實智等上人矣
又復死喪之際僧尼漫設禮儀尹八或復與俗同
哀將為孝子或房設靈几用作供尊或披黻
布而乖恒或留長髮而異則或拄哭杖或寢
苫廬斯等咸非教儀不行無過理應為其亡
者淨飾一房或可隨時權施蓋幔讀經念佛

具設香華冀使亡魂託生善處方成孝子始
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將為賽德不餐七日
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從
闇入闇不悟緣起之三節從死趣死詎證圓
成之十地歟然依佛教苾芻亡者觀之決死
當日輿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當燒之時親
友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為座或聚土作臺
或置甌石以充坐物令一能者誦無常經半
紙一紙勿令疲久其經別錄附去然後各念無常還
歸住處寺外池內連衣並浴其無池處就井

洗身皆用故衣不損新服別著乾者然後歸
房地以牛糞淨塗餘事並皆如故衣服之儀
曾無片別或有收其設利羅為亡人作塔名
為俱攤形如小塔上無輪蓋然塔有凡聖之
別如律中廣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
之俗禮號咷數月布服三年者哉曾聞有靈
裕法師不為舉發不著孝衣追念先亡為修
福業京洛諸師亦有遵斯轍者或人以為非
孝寧知更符律旨
十三結淨地法

有五種淨地一起心作二共印持三如牛卧
 四故廢處五兼法作起心作者初造寺時定
 基石已若一苾芻為檢校人者應起如是心
 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當作淨厨也共印
 持者定寺基時若但三人者應一苾芻告餘
 苾芻言諸具壽皆^ヲ可^ハ用心印定此處^ヲ於此^ニ一
 寺或可一房為僧作淨厨第二第三應如是
 說言如牛卧者其寺屋舍猶如牛卧房門無
 有定所縱使元不作法此處即成其淨言故
 廢處者謂是經久僧捨廢處如重來者至舊

觸處便為淨也然此不得經宿即須作法也言兼法作者
 謂兼白二羯磨結界也文如百一羯磨中說
 如前五種作淨法已佛言令諸苾芻得二種
 安樂一在內煮在外貯二在外煮在內貯並
 無過也檢驗四部眾僧目見當今行事并復
 詳觀律旨大同如此立淨但未作淨之前若
 共飲食同界宿者咸有煮宿之過既其加法
 雖共界宿無煮宿之罪斯其教也言一寺者
 總唱住處以為淨厨房房之內生熟皆貯如
 其不聽內宿豈可遣僧出外而住一則僧不

護宿二乃貯畜無愆西國相承皆總結一寺
為淨厨也若欲局取一邊並在開限不同神
州律師見矣且如未結永界離宿招愆僧若
結已離便無失淨厨亦爾既其聖許勿滯凡
情又復護衣之法界有樹等不同但護界分
意非防女淨人來入厨內豈得即是村收假
令身入村坊持衣元不護女維那持衣檢校
斯亦漫為傷急矣
十四五眾安居
若前安居謂五月黑月一日後安居則六月

黑月一日唯斯兩日合作安居於此中間文
無許處至八月半是前夏了至九月半是後
夏了此時法俗盛興供養從八月半已後名
歌粟底迦月江南迦提設會正是前夏了時
八月十六日即是張羯絺那衣日斯其古法
又律文云凡在夏內有如法緣須受日者隨
有多少緣來即須准日而受一宿事至受其
一日如是至七皆對別人更有緣來律遣重
請而去如過七日齊八日已去乃至四十夜
中間羯磨受八日等去然不得過半夏在外

而宿爲此但聽四十夜矣必有病緣又諸難
事須向餘處雖不受日不破安居出家五衆
旣作安居下衆有緣囑授而去未至夏前預
分房舍上座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終那爛
陀寺現行斯法大衆年年每分房舍世尊親
教深爲利益一則除其我執二乃普護僧房
出家之衆理宜須作然江左諸寺時有分寺
斯乃古德相待尚行其法豈容住得一院將
爲己有不觀合不合遂至盡形良由上代不
行致使後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誠有深益

十五隨意成規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即是隨他
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說罪除愆之義舊云
自恣者是義翻也必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
師升高座誦佛經于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
然燈續明香華供養明朝總出旋繞村城各
並虔心禮諸制底棚車輿像鼓樂張天旛蓋
縈羅飄揚蔽日名爲三摩近離譯爲和集凡
大齋日悉皆如是即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
始還入寺日午方爲大齋過午咸集各取鮮

茅可一把許手執足踏作隨意事先乃苾芻
後方尼衆次下三衆若其衆大恐延時者應
差多人分受隨意被他舉罪則准法說除當
此時也或俗人行施或衆僧自爲所有施物
將至衆前其五德應問上座云此物得與衆
僧爲隨意物不上座等答云得所有衣服刀
子針錐之流受已均分斯其教也此日所以
奉刀針者意求聰明利智也隨意既訖任各
東西即是坐夏已周無勞更經一宿廣如餘
處此不詳言言說罪者意欲陳罪說已先愆

改往修來至誠懺責半月半月爲褒灑陀朝
朝暮懺憶所犯罪褒灑是長養義陀是淨義
意明長養淨餘破戒之過
昔云布薩
者訛略也初篇若犯事不可治第二有違人
須二十若作輕過對不同者而除悔之梵云
阿鉢底鉢喇底提舍那阿鉢底者罪過也鉢
喇底提舍那十八即對他說也說已之非十九冀令清
淨自須各依局分則罪滅可期若總相談愆
非律所許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
是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之字追悔爲自
悔之與忍迥不相干若的依梵本諸除罪時

應云至心說罪以斯詳察翻懺摩爲追悔似罕由來西國之人但有觸誤及身錯相觸著無問大小大者垂手相向小者合掌虔恭或可撫身或時執膊口云懺摩意是請恕願勿瞋責律中就他致謝即說懺摩之言必若自己陳罪乃云提舍那矣恐懷後滯用啓先迷雖可習俗久成而事須依本梵云鉢刺婆刺拏譯爲隨意亦是飽足義亦是隨他人意舉其所犯

十六匙筋合否

西方食法唯用右手必有病故開聽畜匙其筋則五天所不聞四部亦未見而獨東夏共有斯事俗徒自是舊法僧侶隨情用否筋旣不聽不遮即是當乎略教用時衆無譏議東夏即可行焉若執俗有嗤嫌西土元不合提略教之旨斯其事焉

十七知時而禮

夫禮敬之法須合其儀若不順教則平地顛蹶故佛言有二種汗觸不應受禮亦不禮他若違教者拜拜皆招惡作之罪何謂二汗一

是飲食汗謂若食噉一切諸物下至吞嚼一片之藥若不漱口洗手已來並不合受禮禮他若飲漿或水乃至茶蜜等湯及酥糖之類若未漱口洗手禮同前犯二是不淨汗謂大小行來身未洗淨及未洗手漱口或身或衣尹八被便利不淨洩唾等汗未淨已來若旦起未嚼齒木禮同前犯又於大眾聚集齋會之次合掌即是致敬故亦不勞全禮禮便違教或二十近鬧處或不淨地或途路中禮亦同犯斯等諸事並有律文但爲日久相承地居寒國欲

求順教事亦難爲莫不引同多以自慰詎肯留心於小罪耳

十八便利之事

便利之事略出其儀下著洗浴之裙上披僧脚崎服次取觸瓶添水令滿持將上廁閉戶遮身土須二七塊在其廁外於甄石上或小版上而安置之其甄版量長一肘闊半肘其土碎之爲末列作兩行一一別聚更安一塊復將三丸入於廁內安在一邊一將拭體一用洗身洗身之法須將左手先以水洗後兼

土淨餘有一丸麤且一遍洗其左手若有籌片持入亦佳如其用罷須擲廁外必用故紙可棄廁中既洗淨了方以右手牽下其衣瓶安置一邊右手撥開傍店還將右手提瓶而出或以左臂抱瓶拳其左手可用右手關戶而去就彼土處蹲坐一邊若須坐物隨時量處置瓶左胫之上可以左臂向下壓之先取近身一七塊土別別洗其左手後用餘七一兩手俱淨其樽木上必須淨洗餘有一丸將洗瓶器次洗臂臚及足並令清潔然後隨

情而去此瓶之水不入口脣重至房中以淨瓶水漱口若其事至觸此瓶者還須洗手漱口方可執餘器具斯乃大便之儀麤說如此必其省事咸任自為幸有供人使洗非過小便則一二之土可用洗手洗身此即清淨之先為敬基本或人將為小事律教乃有大呵若不洗淨不合坐僧牀亦不應禮三寶此是身子伏外道法佛因總制苾芻修之則奉律福生不作乃違教招罪斯則東夏不傳其來尚矣設今啓示遂起嫌心即道大乘虛通何

淨何穢腹中恒滿外洗寧益詎知輕欺教檢
誣罔聖心受禮禮他俱招罪過著水噉食天
神共嫌若不洗淨五天同笑所至之處人皆
見譏弘紹之賓特宜傳教既而馱俗離塵捨
家趣非家即須慇懃用釋父之言何得睚眦
於毗尼之說如其不信幸可依此洗之五六
日間便知不洗之過然而寒冬之月須作煖
湯自外三時事便隨意然有筒槽帛拂非本
律文或有含水將去亦乖淨法凡是僧坊先
須淨治廁處若自無力教化為之供十方僧

理通凡聖無多所費斯其要焉是淨方業固
非虛矣理須大槽可受一兩石貯土令滿置
在圍邊大眾必無私房可畜若卒無水瓶許
用瓷瓦等鉢盛水將入安在一邊右手澆洗
亦無傷也江淮地下瓮廁者多不可於斯即
為洗淨宜應別作洗處尹八水流通出為善且如
汾州抱腹岱岳靈巖荆府玉泉揚州白塔圍
廁之所頗傳其法然而安置水土片有闕如
向使早有人教行法亦不殊王舍斯乃先賢
之落漠豈是後進之蒙籠者哉然其廁內貯

土置瓶並須安穩勿令闕事漆瓶之罐著柴
 為佳如畜君持准前為矣銅瓶插蓋而口寬
 元來不中洗淨若其腹邊別為一孔頂上以
 錫錮之高出尖臺中安小孔此亦權當時須
 也重曰

載勞紙筆幾致慇懃順流從諫冀有其人大
 聖既雙林而寂體羅漢亦五印而灰身遺餘
 法教影響斯晨行寄捐生之侶興由棄俗之
 賓捨渾渾之煩濁慕皎皎之清塵外垢與內
 惑而俱喪上結共下縛而同湮蕭條其跡爽

亮其神四儀無累三尊是親既不被生人之
 所笑豈復怖死王之見瞋利九居而軫念成
 三代之芳因幸希萬一而能改亦寧辭二紀
 之艱辛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音釋

睇 香衣切 艤 魚豈切 整 明也 晒 兵永切 帔 匹義切
 屬 毛 穉 吐敢切 蛹 余隴切 蠶 強魚切
 鹿 能毛 焚 盧含切 鷲 亡遇切 遠 雲阮切 禪 此
 古 渾 襦 汝朱切 煖 乃管切 擲 阻瑟切 泚 此
 切 渾 短 衣也 與 煖同 梳 梳比也 泚 此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尹九

唐 三藏 沙門 義淨 撰

十九受戒軌則

西國出家軌儀咸悉具有聖制廣如百一羯磨此但略指方隅諸有發心欲出家者隨情

所樂到一師邊尹九陳其本意師乃方便問其難

事謂非害父母等難事既無許言攝受既攝受已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授五種學處名鄔波索迦自此之前非七衆數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也師次為辦縵條僧脚崎及下

裙等并鉢濾羅方為白僧陳出家事僧衆許

已為請阿遮利耶可於屏處令剃頭人為除

鬚髮方適寒溫教其洗浴師乃為著下裙方

便檢察非黃門等次與上衣令頂戴受著法

衣已授與鉢器是名出家次於本師前阿遮

利耶授與十學處或時闇誦或可讀文既受

戒已名室羅末尼羅譯為求寂言欲求趣涅槃圓寂之處舊云沙彌

者言略而音訛翻作息慈意准而無據也

威儀節度請教白事與進具者體無二准但

於律藏十二無犯其正學女片有差降

十二者何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
足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輒上高
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十一不受食
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兩小非過其正學女
後五便犯此下三衆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
法如餘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衆收
堪銷物利豈有旣出家後師主不授十戒恐
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求寂之名虛抱
出家之稱似懷片利寧知大損經云雖未受
十戒墮僧數者乃是權開一席豈得執作長

時又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旣蒙落髮遂乃權
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一遮弟子亦何曾請
其十戒未進具來恣情造罪至受具日令入
道場律儀曾不預教臨時詎肯調順住持之
道固不然矣旣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
理應依教而為濟脫尹九凡蒙公度者皆須預請
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為受五戒後
觀落髮授縵條衣令受十戒法式旣闕年歲
又滿欲受具戒師乃觀其意志能奉持者即
可為辦六物并為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

大界或自然界俱得兼法然壇場之內或用在
衆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物略辦香華不
在營費其受戒者教令三遍一一禮僧或時
近前兩手執足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
既禮已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衆爲受

衣鉢其鉢必須持以巡行普呈大衆如合樣
者大衆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者招越法罪
然後依法爲受其羯磨師執文而讀或時暗
誦俱是聖開既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鄔波
三鉢那是圓謂涅槃也今受大戒即然羯磨
是親近涅槃舊云只足者言其況意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別其量影法預取
一木條如細箸許可長一肘折其一頭四指
令豎如曲尺形勿使相離豎箸日中餘杖布
地令其豎影與卧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卧
影滿一四指名一布路沙尹九乃至多布路沙或

一布路沙餘一指半指或但有一指等如是
加減可以意測言布路沙者譯爲人也所以
指豎杖影長四指之時此人立在中影量
與身量相似其八指遠與身量兩影相似斯
據中人未必皆爾自然須道其食前食後若
餘長短義可准之
天陰及夜即須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

第一四八册

或可豎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
數言五時者既而方域異儀月數離合自非
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四月從九月十
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
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
一月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終
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夜五是長
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乃獨於
律教中佛制如是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
俗或作三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

海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云大德幾夏答云
爾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同者問得幾
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同在食前方問其影
影若有殊大小成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
次則據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
必須問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然那爛
陀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其近圓意取同
夏之中多為最大即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
相纔出由不得後夏故此據西方坐夏之法
若如神州舊行即當
五月十七日也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則

同夏之中最小由其得後夏故既受戒已不行觀施若其師有為辦少多或持腰條或濾水羅等奉臨壇者以表不空之心次即本師為指戒本令識罪相方教誦戒既其熟已誦大律藏日日誦過旦旦試之不恒受持恐損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西方師資途轍雖復去聖懸遠然而此法未虧為此二師喻之父母豈有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既得已戒不關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求受受已不重叅師不誦戒經不披律典虛

尹九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需法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滅法者然西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鐸曷攤譯為小師滿十夏名悉他薛攤譯為住位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為鄔波馱耶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苾芻某乙住位苾芻某乙若其學通內外德行高著者便云多聞苾芻某乙不可云僧某乙僧是僧伽目乎大衆寧容一已輒道四人西方無此法也凡為親教師者要須住位滿足十夏秉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無定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非鄔波

第一四八册

馱耶而喚為鄔波馱耶非阿遮利耶喚為阿
 遮利耶或翻此二及親斥鄔波馱耶名者皆
 得惡作之罪若有人問云爾親教師其名何
 也或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名
 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
 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不是慢詞五設令道
 汝亦非輕稱但欲別其彼此全無倨傲之心
 不並神州將為鄙惡若其嫌者改我為今斯
 乃咸是聖教宜可行之不得雷同無分皂白
 云爾

凡諸白衣詣苾芻所若專誦佛典情希落髮
 畢願緇衣號為童子或求外典無心出離名
 曰學生斯之二流並須自食西國僧寺多有
習學外典一得驅馳給侍二乃教發好心既
有自利利他畜之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
不勞若也片有供承亦成是要遣給齒
木令其投食足應時須不傷悲道也若餐
 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衆有勞准功亦合餐
 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先心雖復噉食
 故成無罪夫龍河影沒鷲嶺光收傳法羅漢
 能餘幾在故論云大師眼閉證者隨亡煩惱
 增時應勤莫逸理當諸德共作護持若遠隨

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歸向

律云有乘羯磨我法未滅若不乘持我法便
盡又云戒住我住理非虛說既有深旨誠可
敬歎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亡邪山峻峙惠獻蹟綱重

明佛日寔委賢良若遵小徑誰弘大方幸垂
通哲勉力宣揚冀紹隆之無替傳末劫而彌
芳彌芳伊何戒海揚波此則教將滅而不滅
行欲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事無虧於逝
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
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華果恒有不識
冰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
無拂子寒乃足無皴裂爲此人多洗沐體尚
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
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爲福若行一驛
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畝五畝於其四邊
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
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

美異於餘者那爛陀寺有十餘所大池每至晨時寺鳴捷推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諸池各為澡浴其浴裙法以氎布長五肘闊肘半繞身使巾抽出舊裙迴兩頭今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向胛下令使近身併蹙右邊擊入胛內此謂著浴裙法卧時著裙其法亦爾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蟲著上岸法式廣如律辨若不向池寺中洗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為障蔽世尊教為浴室或作露地甄

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夜油恒揩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風深為利益皆有聖教不違具述廣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飢時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無諸垢穢二則痰癢消散能餐飲食飽食方洗尹九醫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是通方之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露或元不著赤體而浴者深乖教理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愛非直奉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智者當悉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無掩蔽耳

二十一坐具儼身

禮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起爲三禮四部罔窺其事凡爲禮者拜敷法式如別章所陳其坐具法割截爲之必須複作制令安葉度量不暇詳悉其所須者但擬眠卧之時護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須安替如其已物故則不須勿令汙染虧損信施非爲禮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長三五尺疊若餐巾禮拜用替膝頭行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芻來見咸皆莞爾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迮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舉榻或內置一邊或移安戶外牀闊二肘長四肘半褥席同然輕而不重然後牛糞乾揩其地令使清淨安置坐牀及木枯小席等隨其卑而坐如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棚上安之其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者自不合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衆僧卧具必須安覲方合受用坐具意在於此如其不爾還招累背之辜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冊

島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獨有
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
染色隨情縫爲直袋長一肘半寬半肘中間
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填毛或盛麻縕或蒲黃
柳絮或木綿荻苕或輭葉乾苔或決明麻豆
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無堅
強之患然爲木枕踈鞭頂下通風致使時人
多苦頭疾然則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
聞行否隨好旣而煖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
有益用成無爽又爲寒鄉凍頂多得傷寒冬

月鼻流斯其過也適一時溫頂便無此患諺
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
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牕上或故作
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障朝朝洗沐每
薦香華午午虔恭隨餐奉獻經箱格在一邊
卧時方居別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私
房尋常禮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堂
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自非齋次
寧容輒設踈餐由此言之同居亦復何損大
師在日尚許同居形像倣真理當無妨西國

相傳其來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路隨時適性勿居闕處一則痊痾二能銷食

尹九

九

下徐行若不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腫肚腫臂疼膊疼但有痰癰不銷並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鷲山覺樹之下鹿苑王城之內及餘聖跡皆有世尊經行之基耳闕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軌作之上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寸闕纔一尺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內設尊容為釋迦立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為生福本欲虔恭經行乃是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舊云行道或曰經行則二事總包無分涇渭遂使調適之事久闕東川經云觀樹經行親在金剛座側但見真迹未覩圓基耳二十四禮不相扶禮拜之軌須依教為進具若分影在前即合

第一四八册

受小者之拜佛言有二種人合受禮拜一謂
 如來二大已苾芻斯則金口誠教何勞輟事
 謙下小者見大緩須伸敬唱畔睇而禮之大
 受小禮自可端拱而云痾路祇延也切是呪
 願彼令無病耳義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改常式
 既其合受無容反敬斯乃五天僧徒之則也
 豈有小欲禮大先望大起大受小恭恐小嫌
 恨為此則忽迫忽迫尊執卑而不聽稽首辛
 苦辛若卑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云乖
 禮數嗚呼虧聖教取人情敬受乖儀誠可深

察延波既久誰當偃諸

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
 斯事須懇懃無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
 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澡豆水巾敷置坐
 處令安隱尹九已然後禮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
 師處攝衣一禮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
 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馱字音停
 駕切既無
 正體借音言之鄔波是其親近波字長喚中
 有阿字阿馱耶義當教讀言和尚者非也西
 方汎喚博士皆名烏杜斯非典語若依梵本
 經律之文咸云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北方

諸國皆喚和杜致
今傳譯習彼說音

或問云阿遮利耶存念譯為執範師是能教弟子法式之義先云

阿闍梨說也

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四大平
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旦朝之餐可能進

不斯則廣略隨時也師乃量身安不具答其
事次於隣近比房住能禮其大者次讀少許
經憶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小
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曉覓粥忽
忽不及白本師無由嚼齒木不暇觀蟲水豈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容能洗淨寧知為一孟之粥便違四種佛教

訛替之本皆從此來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

前白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提舍教授之儀阿
離耶譯為聖提捨譯為方即名西國為聖方
矣以其賢聖繼執人皆共稱或云未勝是中
提捨是國百億之中心斯其事也此號人咸
委之其北方胡國獨喚聖方以為西國西人
許恪切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無別義
西國若問此名多皆不識宜喚西國為聖方斯
成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說之為月雖有斯理
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周為支那者直是
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是五天之地皆曰
婆羅門國北方速利總號胡
種不得雷同咸為一喚耳
凡剃髮披緹條出家近圓已律云唯除五事
不白自外一一皆須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

一嚼齒木二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師邊依禮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爲食事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十夏既滿依止方休大聖慇懃意在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無大者依小而住唯除禮拜餘並爲之豈得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

至寧知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權伸訓誨律文意不如何則白者不的其事答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故不然也但爲因循日久逐省誰肯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即是住持不絕若將此以爲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不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即令治懺弟子方乃爲師案摩身

體襞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蟲進水片有所作咸皆代為斯則敬上之禮也若門徒有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網紀以教誨為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律有明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

尹九

十二

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天並集以火焚之衆聚香柴遂成大積即名此處以為制底是積衆義據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尊衆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甄土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宰睹波義亦同

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或可俱是衆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無義名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名義而釋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了知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為善入即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禮也凡欲出外禮拜尊像有人問云何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凡禮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儀也欲致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繫衣左

服今使著身即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
右手隨所掩之衣裙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
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
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豎脊須平直十指布
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迥無衣物復還合掌
復還叩地慙懃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
禮便罷中間更無起義西國見為三拜人皆
怪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
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
或可暫時竚立尊者即宜賜坐必有呵責立

亦無傷斯乃佛在世時迄乎末代師弟相傳
于今不絕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
一邊坐不云敷坐具禮三拜在一邊立斯其
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
而坐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
律云應先嗚屈竹迦譯為蹲居雙足履地兩
膝皆豎攝斂衣服勿令垂地即是持衣說淨
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說罪或向大眾而伸
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禮僧皆同斯也
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

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禮拜諸國所無或敷氈
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牀上
席上平懷尚不致恭況禮尊師大師此事若
爲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置大牀
多設木牀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
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事久之雖可
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昔大師在日親爲教主客必芻至自唱善來
又復西方寺衆多爲制法凡見新來無論客

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
曰善來客乃尋聲即云窣莎揭哆譯曰極善
來如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大
小悉皆如此即爲收取瓶鉢掛在壁牙隨處
安坐今其憩息幼向屏處尊乃房前卑則敬
上而執榻其膺後及遍身尊乃撫下而頻按
其背不至罽足齊年之類事無間然旣解疲
勞方澡手濯足次就尊所伸其禮敬但爲一
禮跪而按足尊遂乃展其右手撫彼肩背若
別非經久手撫不爲師乃問其安不弟子隨

見答然後退在一邊恭敬而坐實無立法然西方軌則多坐小牀復皆露足東夏既無祈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天來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即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濾澄清方飲如兼濁滓此定不開杏湯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律云凡漿淨濾色如黃荻此謂西國師弟門徒客舊相遇逢迎之禮豈有冒寒創至觸熱新來或遍體汗流或手足皆凍放却衣幘急事和南

情狀匆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閑問餘事誠哉太急將為紹隆言和南者梵云畔睇或云畔憚南譯為敬禮但為採語不真喚和南矣不能移舊且道和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道行衆集禮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經云或復但合掌十九乃至小低頭即是致敬也南人不審依希合度向使改不審為畔睇斯乃全同律教矣二十七先體病源前云量身輕重方餐小食者即是觀四大之

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既得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飢火內然至小食時方始餐噉凡是平旦名痰癢時宿食餘津積在胃膈尚未踈散食便成咎譬乎火燄起而投薪薪乃尋從火化若也火未著而安草草遂存而不然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若飯量身乃食必也因粥能資道即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且食餅而無損凡有食噉令身不安者是與身為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云是疾若餘藥

不療醫人爲處須非時食佛言密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日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陀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疾但自在頭齊咽已下名爲身患鬼瘴謂是邪魅惡揭陀遍治諸毒童子始從胎內三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爲八部近日有人略

爲一夾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令解者無不
食祿由是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爲無殺
害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正業
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
互有互無事非一槩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
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
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
道則時有鬱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
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
咸生堀淪國唯斯色類是同所須自餘藥物

尹九

十六

不足收採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
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餐未洩平旦便餐
或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霍亂
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即終旬莫止然後乃
求多錢之腎氣覓貴價之秦膠富者此事可
爲貧人分隨朝露病旣成矣斯何救焉縱使
盧醫旦至進丸散而無因扁鵲昏來遺湯膏
而寧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震足頭搖
媿僵仆而何別斯乃良由不體病本不解調
將可謂止流不塞其源伐樹不除其本枝條

彌蔓求絕無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求
歎習靜慮者想八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經
之輩則絕轡於金馬之門求進士之流遂息
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可不大歟廢失榮
寵誠非小事聊為叙之勿嫌繁重ヲホ冀令未損十七
多藥宿痼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病遂殄四大
調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而食
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緣避就非不須為
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靈共有八節交競發動無恒
凡是病生即須將息故世尊親說醫方經曰
四大不調者一寔嚕二燮跛三畢哆四婆哆
初則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
常三則火大盛頭胃壯熱四則風大動氣息
擊衝即當神州沉重痰癰熱黃氣發之異名
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種謂風熱癰重則
與癰體同不別彰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
察若覺四候乖舛即以絕粒為先縱令大渴
勿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朝五

朝以瘥為期義無膠柱若疑腹有宿食又刺
臍胃宜須恣飲熟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更
飲更決以盡為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
薑湯斯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
餐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諱水澆
若沉重戰冷近火為妙其江嶺已南熱瘴之
地不可依斯熱發水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
塗以膏油可用布圍火炙而熨折傷之處斯
亦為善熟油塗之日驗交益若覺痰癢聞胃
口中唾數鼻流清水禪糝咽閉尸滿槍喉語

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旬如此之流絕食
便瘥不勞灸頂無假揆咽斯乃不御湯藥而
能蠲疾即醫明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
除壯熱便息流津既竭痰癢便瘳內靜氣消
即狂風自殄將此調停萬無一失既不勞其
診脉詎假問乎陰陽各各自是醫王人人悉
成祇域至如鸞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
惡禪師坐內抽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
洛則貧賈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惛獨亡
其路所論絕食省而且妙備通窮富豈非要

乎又如癰瘰暴起熱血忽衝手足煩疼天行時氣或刀箭傷體或墜墮損躬傷寒霍亂之徒半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有病起咸須斷食又三等丸能療衆病復非難得取訶黎勒皮乾薑沙糖三事等分擣前二令碎以水片許和沙糖融之併擣為丸旦服十九許以和為度諸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三兩服即差能破眩氣除風消食為益處廣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錫蜜亦得又訶黎勒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亦終身無病此等醫

明傳乎帝釋五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絕食為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乃方可求觀世音神州多並不閑將為別是齋戒遂不肯行學良由傳者不悟醫道也其有服丹石及長病并腹塊之類或可依斯

用丹石之人忍飢非所宜也又飛丹則諸國皆無服石神州獨有然而水精白石有出火者若服之則身體爆裂時人不別蛇蠍等毒枉死者無窮由此言之深須體識全非此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其長行之人縱今斷食隨路無損如其差已後須將息宜可食新煮飯飲熟菜豆湯投以

香和任飲多少若覺有冷投椒薑葷茛若知是風著胡葱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唯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調息諱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噉粥恐痰癢還增必是風勞食亦無損若患熱者即熟煎苦參湯飲之爲善茗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年但以此療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奇香氣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針灸之醫診脉之術瞻部洲中無以加也長年之藥唯東夏焉

良以連崗雪巖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彼故體人像物號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云文殊師利現居其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但攤僧莫不大生禮敬提婆是天弗但攤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考其藥石實爲奇妙將息病由頗有踈闕故粗陳大況以備時須若絕食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苦參湯偏除熱病酥油蜜特遣風痾其西天羅茶國凡有病者絕食或經半月或經一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

中天極多七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
互四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爲一槩未委神州
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殞者由其
無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亦不死矣曾見有
病絕粒三旬後時還差則何須見怪絕食日

尹九

二十

多豈容但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然
還將熱粥食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萬有一
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是諱焉又由
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食此乃西國咸悉不
餐凡是菜茹皆須爛煮加阿魏酥油及諸香

和然後方噉蕓壘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
噉之遂使膈中結痛損腹肚闇眼目長疾病
益虛踈其斯之謂智者思察用行捨藏聞而
不行豈醫咎也行則身安道備自他之益俱
成捨則體損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即服大便小便疾
起便用猪糞猫糞或瓦盛瓮貯號曰龍湯雖
加美名穢惡斯極且如葱蒜許服尚自遣在
邊房七日潔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衆

中不合繞塔不應禮拜以其臭穢非病不聽
 四依陳棄之言即是陳故所棄之藥意在省
 事僅可資身上價自在關中嗽服實成非損
 梵云晡堤木底鞞殺社晡堤是陳木底是棄
 鞞殺社譯之為藥即是陳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
 是犢糞牛尿西國極刑之儔糞塗其體驅擯
 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之徒行便擊杖自
 異若誤衝著即連衣遍洗大師既緣時御物
 譏醜先防豈遣服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由
 具如律內用此惠人誠為可鄙勿令流俗習

以為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又復大有香藥
 何不服之已所不愛寧堪施物然而除蛇蠍
 毒自有硫黃雄黃雌黃之石片子隨身誠非
 難得若遭熱瘴即有甘草恒山苦參之湯貯
 畜少多理便易獲薑椒葦芡且咽而風冷全
 祛石蜜沙糖夜餐而飢渴俱息不畜湯藥之
 直臨事定有闕如違教不行罪愆寧免錢財
 漫用急處便闕若不曲題誰能直悟嗚呼不
 肯施佳藥逐省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
 大虧聖教正量部中說其陳棄既其部別不

可依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部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梵云鉢喇特崎拏鉢喇字緣乃有多義此中意趣事表旋行特崎拏即是其右總明尊便之目故時人名右手為特崎拏手

意是從其右邊為尊為便方合旋繞之儀矣或特欽拏目其施義與此不同如前已述西國五天皆名東方為前方南為右方亦不可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旋右三匝若云佛邊行道者非也經云右繞三匝者正順其儀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冊

或云繞百千匝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稍難詳定為向右手邊為右繞為向左手邊為右繞耶曾見東夏有學士云右手向內圓之名為右繞左手向內圓之名為左繞理可向其左邊而轉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曾臆非關正理尹九遂令迷俗莫辯司方大德鴻英亦雷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可依其梵本並須杜塞人情向右邊為右繞向左邊為左繞斯為聖制勿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

皆以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欲
 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
 其邪正的辨禺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臺圓
 闊一尺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豎丁如
 竹箸許可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
 影過畫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之名
 為薛攤斫羯攤釋吉道之譯為時輪矣揆影之法
 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正中也然瞻部洲中
 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即如洛州無
 影與餘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

圭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
 亦爾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
 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爾神州則
 兩溟北朔更復不同北戶向日是其恒矣又
 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尹九唯理既然事難執一是
 故律云遣取當處日中以為定矣夫出家之
 人要依聖教口腹之事無日不須揆影而餐
 理應存念此其落漠餘何護焉是以弘紹之
 英無怪繁重行海尚持圭去在地寧得遠隨
 改西國相傳云觀水觀時是日律師矣又復

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施并給漏子爲衆警時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椀浮內其椀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涌細若針許量時准宜椀水既盡沉即便打鼓始從平旦一椀沉打鼓一下兩椀沉兩下三椀三下四椀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別打一下名爲一時也即日東馬矣更過四椀同前打四更復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法即便驅擯過午兩時法亦同爾夜有四時

與晝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盡時其知事人則於寺上閣鳴鼓以警衆此是那爛陀寺漏法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於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戶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衆全無鳴捷椎法凡打捷椎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捷椎有四五之別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那寺漏乃稍別從旦至中椀沉十六若南海骨崙國則銅釜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時即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椎至中齊暮還然夜同

斯八總成十六亦是國王所施由斯漏故縱使重雲閣晝長無惑午之辰密雨連宵終罕疑更之夜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其漏器法然須先取晝夜停時且至午時八碗沉沒如其減八鑽孔令大調停節數還須巧匠若日夜漸短即可增其半抄若日夜漸長復須減其半酌然以消息為度維那若房設小盃准理亦應無過然而東夏五更西方四節調御之教但列三時謂分一夜為三分也初分後分念誦思惟處中一時繫心而睡無

病乖此便招違教之愆敬而奉行卒有自他之利矣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音釋

縵莫貫切 巖語假切山形似巖曰巖 躓徒回切 痹方未切
生小 皴七倫切皮起也 抖擻抖擻振舉貌 縕於粉切
瘰癧 瘰徒含切病液也 瘰於粉切 瘰於粉切
也切 睇特計切 襞必益切 榻昵角切 滓側氏切

也 膈古伯切 掘衡物 媿匹詰切 僵仆僵居
 仆芳遇切 僵也 痼古慕切 惇弟莖切 無良切
 外跌倒也 痼久病也 惇弟莖切 無良切
 蝨切毒 葦華北未切 道側魚切 硫力求切 蠍竭許切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冊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尹十

唐 三藏 沙門 義淨 撰

三十一 灌沐尊儀

詳夫修敬之本無越三尊契想之因寧過四諦然而諦理幽邃事隔羸心灌洗聖儀實為通濟大師雖滅形像尚存翹心如在理應遵敬或可香華每設能生清淨之心或可灌沐恒為足蕩昏沉之業以斯標念無表之益自收勸獎餘人有作之功兼利冀希福者宜存意焉但西國諸寺灌沐尊儀每於禺中之時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授事便鳴捷推

授事者梵云羯磨陀那陀那

事指授於人舊云維那者非也維是周語意通網維那梵音略去羯磨陀字也

庭張施寶蓋殿側羅列香瓶取金銀銅石之

像置以銅金石木盤內令諸妓女奏其音樂

塗以磨香灌以香水

取梅檀沉水香木之輩於礎石上以水磨使成

侂用塗像身方持水灌

以淨白氎而揩拭之然後安置

殿中布諸華彩此乃寺眾之儀令羯磨陀那

作矣然於房房之內自浴尊儀日日皆為要

心無闕但是草木之華咸將奉獻無論冬夏

芬馥恒然市肆之間賣者亦眾且如東夏遠

華石竹則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榮
木槿石榴隨時代發朱櫻李柰逐節揚葩園
觀蜀葵之流山莊香草之類必須持來布列
無宜遙指樹園冬景片時或容闕乏剪諸繒
絲盆以名香設在尊前斯實佳也至於銅像
無問小大須細灰甄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
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盡合衆共爲小者隨
已所能每須洗沐斯則所費雖少而福利尤
多其浴像之水舉以兩指瀝自頂上斯謂吉
祥之水糞求勝利奉獻殘華不合持疊葉華

不應履踐可於淨處而傾置之豈容白首終
年尊像曾不措沐紅華遍野本自無心奉薦
而逐省嬾作遙指池園即休畏苦情爲開堂
普敬便罷此則師資絕緒遂使致敬無由造
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或
積爲聚以甄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
銷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爲業又復凡造形
像及以制底金銀銅鐵泥漆甄石或聚沙雪
當作之時中安二種舍利一謂大師身骨二
謂緣起法頌其頌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要安此二福乃弘多由是經中廣為譬喻歎
其利益不可思議若人造像如積麥制底如
小棗上置輪相竿若細針殊因類七海而無
窮勝報遍四生而莫盡其間委細具在別經
幸諸法師等時可務哉洗敬尊容生生值佛
之業華香致設代代富樂之因自作教人得
福無量曾見有處四月八日或道或俗持像
路邊灑洗隨宜不知措拭風颺日曝未稱其

儀矣

三十二讚詠之禮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禮佛題名多不稱
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因識智之高下
讚嘆具陳其德名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
制底畔睇及常途禮敬每於晡後或昏黃時
大衆出門繞塔三匝香華具設並悉蹲踞令
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
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其
坐定令一經師升師子座讀誦少經具師子

座在上座頭量處其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啓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讚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啓經了之時大衆皆云蘇婆師多蘇即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云婆度義曰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起禮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禮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唯前禮二處已次禮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上座唯次同然迄乎衆末若其

衆大過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禮隨情而去斯法乃是東聖方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至如那爛陀寺人衆殷繁僧徒數出五千造次難為翔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為禮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西巡行禮讚淨人童子持雜香華引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禮每禮拜時高聲讚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言周此唱導師恒受寺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則隻坐而心讚或翔臨於梵宇則衆跪而

高闡然後十指布地叩頭三禮斯乃西方承藉禮敬之儀而老病之流任居小座其讚佛者而舊已有但為行之稍別不與梵同且如禮佛之時云歎佛相好者即合直聲長讚或十頌二十頌斯即其法也又如來等偈元是讚佛良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可因齋靜夜大衆悽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讚及四百讚并餘別讚斯成佳也然而西國禮敬盛傳讚歎但有才人莫不於所敬之尊而為稱說且如尊者摩唎_{丁結}哩制吒者乃西方宏

才碩德秀冠羣英之人也傳云昔佛在時佛因親領徒衆人間遊行時有鷲鳥見佛相好儼若金山乃於林內發和雅音如似讚詠佛乃顧諸弟子曰此鳥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斯福故我没代後獲得人身名摩唎哩制吒廣為稱歎讚我實德也_{摩唎哩是母制吒是兒}其人初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伸讚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廣興讚歎悔前非之已往遵勝轍於將來自悲不遇大師但逢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讚佛

功德初造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總陳六
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
天籟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獄而爭峻西方
造讚頌者莫不咸同祖習無著世親菩薩悉
皆仰止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既誦得五
戒十戒即須先教誦斯二讚無問大乘小乘
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深遠二
體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曾藏開
通五則處衆不惶六乃長命無病誦得此已
方學餘經然而斯美未傳東夏造釋之家故

亦多矣為和之者誠非一算陳那菩薩親自
為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為雜讚頌有三
百又鹿苑名僧號釋迦提婆復於陳那頌前
各加一頌名糝雜讚總有四百五十頌但有
制作之流皆以為龜鏡矣又龍樹菩薩以詩
代書名為蘇頌里離佉譯為密友書寄與舊
檀越南方大國王號娑多婆漢那市演得
迦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親逾
骨肉就中旨趣寔有多意先令敬信三尊供
養父母持戒捨惡擇人乃交於諸財色修不

淨觀檢校家室正念無常廣述餓鬼旁生盛
道人天地獄火燃頭上無暇佛除緣起運心
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支令學四
真證圓凝之兩得如觀自在不簡怨親因阿
彌陀恒居淨土斯即化生之術要無以加五
天創學之流皆先誦此書讚歸心繫仰之類
靡不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俗
徒讀千文孝經矣莫不欽翫用為師範其杜
得迦摩羅亦同此類杜得迦者本生也摩羅
者即是貫焉集取菩薩
昔生難行之
事貫之一處若譯可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

為詩讚欲令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攝羣生
耳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勅曰諸君但有
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
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杜得迦摩羅矣方知
讚詠之中斯為美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無
問法俗皆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首譯出
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事緝為
歌詠奏諧弦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布於
代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踰安坦羅太子
歌詞人皆無詠遍五天矣舊云蘇達拏太子

者是也又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
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
始自玉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爲詩五
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
令誦者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
其一百五十讚及龍樹菩薩書並別錄寄歸
樂讚詠者時當誦習

三十三尊敬乖式

夫禮敬之儀教有明則自可六時策念四體
翹勤端居一房乞食爲業順杜多之行修知

足之道但著三衣不畜盈長無生致想有累
全祛豈得輒異僧儀別行軌式披出家服不
同常類而在鄜肆之中禮諸流俗檢尋律教
全遮此事佛言有二種應禮所謂三寶及大
已苾芻又有費持尊像在大道中塵塗聖容
以求財利或有鈎身自刺瞼斷節穿肌詐託
好心本希活命如斯之色西國全無宜勸導
人勿復行此

三十四西方學法

夫大聖一音則貫三千而總攝或隨機五道

乃彰七九而弘濟

七九者即是聲明中七時轉九例也如下略明耳

有意言法藏天帝領無說之經或復順語談

詮支那悟本聲之字致使投緣發慧各稱虛

心唯義除煩並凝圓寂至於勝義諦理迥絕

名言覆俗道中非無文句

覆俗諦者舊云世俗諦義不盡也意

道俗事覆他真理色本非執妄為瓶解聲無
歌曲漫作歌心又復識相生時體無分別無
明所蔽妄起衆形不了自心謂鏡居外蛇繩
並緣正智斯論由此蓋真名為覆俗矣此據
覆即是俗名為覆俗
或可但云真諦覆俗
然則古來譯者梵軌罕
談近日傳經但云初七非不知也無益不論
今望總習梵文無勞翻譯之重為此聊題節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段粗述初基者歟

然而骨崙速利尚能總讚梵經況天府神州而不

談其本說故西方讚云曼殊室利現在并州人皆有福理應欽讚其文既廣此不繁錄

夫聲明者梵云攝拖苾馱

切停夜

攝拖是聲苾

馱是明即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總名

毗何羯喇拏大數有五同神州之五經也

舊云

毗伽羅論音說

一則創學悉談章亦名悉地羅窣覩

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但以成就吉祥為目本

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總有一

萬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

句八字總成三十二言更有小頌大頌不可

具述六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
 大自在天之所說也二謂蘇坦囉即是一切
 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
 有一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你所造也為
 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日時人方信八
 歲童子八月誦了三謂馱觀章有一千頌專
 明字元功如上經矣四謂三棄擺章是荒梗
 之義意比田夫創開疇畎應云三荒章一名
 頰瑟吒馱觀頌一千二名文茶頌一千二名鄔拏
 地頌一千馱觀者則意明七例曉十羅聲述二

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聲上皆悉有之一一
 聲中各分三節謂一言二言多言總成二十
 一言也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
 嚕稍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喻重輕之
 別於七例外更有呼名聲便成八例初句既
 三餘皆准此恐繁不錄名蘇槃多聲總有三
八二十
 四十羅聲者有十種羅字顯一聲時便明三
 世之異二九韻者明上中下等卑彼此之別
 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茶則合成
 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苾乃又便引二十

餘句經文去相雜糅方成一事之號也鄔拏地則大同斯例而以廣略不等爲異此三荒章十歲童子三年勤學方解其義五謂必粟底蘇但羅即是前蘇但羅釋也乃上古作釋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千頌演其經本尹十詳談衆義盡寰中之規矩極天人之軌則十五童子五歲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問者要須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勞矣斯等諸書並須暗誦此據上人爲准中下之流以意可測翹勤晝夜不遑寧寢同孔父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之三絕等歲釋之百遍牛毛千數麟角唯一比功與神州明上經相似此是學士閣耶映底所造其人乃器量弘深文彩秀發一聞便領詎假再談敬重三尊多營福業沒代于今向三十載矣闕斯釋已方學緝綴書表製造詩篇致想因明虔誠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戒習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函文傳授經三二年多在那爛陀寺中天或居跋臘毗國西天也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渠龍門闕里英彥雲聚商榷是非若賢明歎善遐邇稱僞方始

自付鋒鏑投刃王庭獻策呈才希望利用坐
談論之處已則重席表奇登破斥之場他乃
結舌稱愧響震五山聲流四域然後受封邑
策班賞素高門更修餘業矣復有苾粟底蘇
但羅議釋名朱你有二十四千頌是學士鉢
顛社攤所造斯乃重顯前經臂肌分理詳明
後釋剖析毫芒明經學此三歲方了功與春
秋周易相似次有伐檄呵利論是前朱你議
釋即大學士伐檄呵利所造有二十五千頌
斯則盛談人事聲明之要廣叙諸家興廢之

由深明唯識善論因喻此學士乃響震五天
德流八極徹信三寶諦想二空希勝法而出
家纏纏染而便俗斯之往復數有七焉自非
深信因果誰能若此勤著自嗟詩曰由染便
歸俗離貪還服緇如何兩種事弄我若嬰兒
即是諸法師之同時人也每於寺內有心歸
俗被煩惱逼確爾不移即令學生與向寺外
時人問其故答曰凡是福地本擬戒行所居
我既內有邪心即是虧乎正教十方僧地無
處投足為清信士身著白衣方入寺中宣揚

正法捨化已來經四十年矣次有薄迦切也論頌有七百釋有七千亦是伐檄呵利所造叙聖教量及比量義次有草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乃伐檄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製可謂窮天地之奧秘極人理之精華矣若人學至於此方曰善解聲明與九經百家相似斯等諸書法俗悉皆通學如其不學不得多聞之稱若出家人則遍學毗茶耶具討經及論挫外道若中原之逐鹿解傍詰同沸鼎之銷凌遂使響流瞻部之中受敬人天

之上助佛揚化廣導羣有此則弁代挺生若一若二取喻同乎日月表況譬之龍象斯乃遠則龍猛提婆馬鳴之類中則世親無著僧賢清辯之徒近則陳那護法法稱戒賢及師子月安惠德惠護德光勝光之輩斯等大十一師無不具前內外衆德各益少欲知足誠無與比俗流外道之內中此類而難得廣如西傳中具述法稱則重顯因明德光乃再弘律藏德惠乃定門澄想惠護則廣辨正邪方驗鯨海巨深名珍現彩香峯高峻上藥呈奇是知佛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第一四八册

法合弘何所不納莫不應響成篇寧頓十四
 之足無勞百遍兩卷一聞便領有外道達六
百頌來難護
法師法師對眾
一開文義俱領又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
 貴勝凡有座席並不與餘三姓同行自外雜
 類故宜遠矣所尊典誥有四薛陀書可十萬
 頌薛陀是明解義先云圍陀者訛也咸悉口
 相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每有聰明婆羅門
 誦斯十萬即如西方相承有學聰明法一謂
 生覆審智二則字母安神旬月之間思若泉
 涌一聞便領無假再談親覩其人固非虛耳

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日月官是大才雄菩
 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
 與毒藥為害誰為重應聲答曰毒藥與毒境
 相去實成遙毒藥餐方害毒境念便燒又復
 騰蘭乃震芳於東洛真帝則駕響於南溟大
 德羅什致德匠於他土法師玄奘演師功於
 自邦然今古諸師並光傳佛日有空齊致習
 三藏以為師定慧雙修指七覺而為匠其西
 方現在則鞞羅茶寺有智月法師那爛陀中
 則寶師子大德東方即有地婆羯囉密但囉

蜜南寰有但他揭多揭婆南海佛誓國則有

釋迦雞栗底今現在佛誓國歷五天而廣學矣斯並比秀前

賢追蹤往哲曉因明論則思擬陳那味瑜伽

宗實罄懷無著談空則巧符龍猛論有則妙

體僧賢此諸法師淨並親狎筵机餐受微言

慶新知於未聞尹十温舊解於曾得十二想傳燈之一

望實喜朝聞冀蕩塵之百疑則分隨昏滅尚

乃捨遺珠於鷲嶺時得其真擇散寶於龍河

頗逢其妙仰蒙三寶之遠被賴皇澤之遐霑

遂得旋踵東歸鼓帆南海從躑摩立底國已

達室利佛誓停住已經四年留連未及歸國

矣

三十五長髮有無

長髮受具五天所無律藏不見有文徇古元

無此事但形同俗相難為護罪既不能持受

復何益必有淨心須求剃髮染衣潔念解脫

為懷五戒十戒奉而不虧圓具圓心遵修律

藏瑜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論一二十唯識

識論三攝大乘論四對法論五辯中邊論六

緣起論七大莊嚴論八成業論此中雖有世

親所造然而因明著功鏡徹陳那之八論視

三世論二觀總相論三觀境論四因明論五
 似因門論六理門論七取事施設論八集量
 論習阿毗達磨則遍窺六足學阿笈摩經乃
 全探四部然後降邪伏外推揚正理廣化羣
 物弘誘忘疲運想二空澄懷八道敬修四定
 善護七篇以此送終斯為上也如其不爾雖
 處居家不染私室然端一體以希出離隨乞
 巧以供公上著纈服而遮羞恥守持八戒不
 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泆四不妄語五不飲
 酒六不作樂冠華塗香七不坐高廣大牀八
 不非時食盡形壽以要心歸敬三尊契涅槃而近
 想斯其次也必其現處樊籠養育妻息恭心

敬上慈懷念下受持五戒恒作四齋日或十日或十五日或二十日或三十日
 受其八戒方稱聖修若無前七而唯第八獲
 福因甚少焉意在防餘七過不但餓腹而已忠恕在人克勤於己
 作無罪事以奉官輸斯亦佳也無罪謂是興
 其耕墾多傷物命又養蠶屠殺深是苦因每
 一年中損害巨億行述自久不以為非未
 末生中受苦無極不為此業名為無罪也
 如俗徒蠢蠢不識三歸盡壽違違寧持一戒
 不解涅槃是圓寂豈悟生死是輪迴鎮為罪
 業斯其下也
 三十六亡則物現

凡有欲分亡苾芻物律具廣文此備時須但略疏出先問負債囑授及看病人依法商量勿令乖理餘殘之物准事應知

盟柁南曰

田宅店卧具 銅鐵及諸皮 剃刀等瓶衣

諸竿并雜畜 飲食及諸藥 牀座并券契

三寶金銀等 成未成不同 如是等諸物

可分不可分 隨應簡別知 是世尊所說

言隨應者所謂田宅邸店卧具氈褥諸銅鐵器並不應分於中鐵鉢小鉢及小銅椀戶鑰

針錐剃刀刀子鐵杓火爐及斧鑿等并盛此諸袋若瓦器謂鉢小鉢淨觸君持及貯油物并盛水器此並應分餘不合分其木器竹器及皮卧物剪髮之具奴婢飲食穀豆及田宅等皆入四方僧若可移轉物應貯衆庫令四方僧共用若田宅村園屋宇不可移者應入四方僧若有所餘一切衣被無問法衣浴衣若染不染及皮油瓶鞋履之屬並現前應分元云同袖不分白衣入重者蓋是以意斟酌也大竿可為贍部光像處懸旛之竿言贍部光像者

即如律中所出綠起無為世尊不處眾時眾
 無威肅致使給園長者請世尊曰願作贈部
 光像眾首置細者可作錫杖行與苾芻言錫杖者
 之本師作也梵云奧棄羅即是鳴聲之義古人譯為錫者
 意取錫作聲鳴杖錫任情稱就目驗西方所
 持錫杖頭上唯有一股鐵捲可容三二寸安
 其錚管長四五指其竿用木蘼細隨時高與
 眉齊下安鐵纂可二寸許其鏤或圓或區屈
 合中間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銅鐵
 任情元斯制意為乞食時防其牛犬何用辛
 苦擎奉勞心而復通身總鐵頭上安四股重
 障將持非常冷四足之內若是象馬駝驢
 乘當與國王家牛羊入四方僧不應分也若
 甲鎧之類亦入國王家雜兵刃等可打作針
 錐刀子及錫杖頭行與現前僧伽從大者行

苦網之屬應用羅窓若上彩色又黃朱碧青
 綠等物應入佛堂擬供像用白土赤土及下
 青色現前應分若酒欲酸可埋於地待成醋
 已僧應食之若現是酒應可傾棄不合酤賣
 佛言汝諸苾芻若有依我出家不得將酒與
 他及以自飲乃至不合茅尖滴酒瀝置口中
 若將酒及糟起麵并糟羹之類食者咸招越
 法之罪律有成制不須致疑靈巖道場常以
 麩漿起麵避其酒過先人誠有意焉諸有雜
 藥之屬應安淨庫以供病者隨意通用諸有

珍寶珠玉分爲二分一分入法一分入僧法
物可書佛經并料理師子座入僧者現前應
分若寶等所成牀榻之屬應須出賣現前應
分木所成者入四方僧伽所有經典章疏皆
不應分當納經藏四方僧共讀其外書賣之
現前應分所有券契之物若能早索得者即
可分之如未得者券當貯庫後時索得充四
方僧用若諸金銀及成未成器具齒諸錢並
分爲三分一佛陀二達摩三僧伽佛物應修
理佛堂及髮爪窠觀波所有破壞法物寫佛

經料理師子座衆物現前應分六物當與看
病人自餘雜碎之物准此應知其如大律
三十七受用僧物

現今西方所有諸寺苾芻衣服多出常住僧
或是田園之餘或是樹果之利年年分與以
充衣直問曰亡人所有穀食尚遣入僧況復
衆家豆粟別人何合分用答施主本捨村莊
元爲濟給僧衆豈容但與其食而令露體住
乎又復詳審當事並有功勞家人尚自與衣
曹主何宜不合以其道理供食之餘充衣非

損斯乃西國衆僧大途議論然其律典時舍
出沒耳又西國諸寺別置供服之莊神州道
場自有給衣之所亦得食通道俗此據施主
元心設令餐噉理亦非過凡是布施僧家田
宅乃至雜物並通衆僧衣食者此則誠無疑
慮之患若元心尹十作無盡無障之意者十六雖施僧
家情乃普通一切但食用者咸無過也並由
施主先心所期耳但神州之地別人不得信
衣爲此孜孜實成妨業設使應供存命非是
不勞心力若其常住有食兼著僧衣即可端

拱不出寺門亦是深成省事況乎糞掃三衣
巡家乞食蘭若依樹正命自居定慧內融極
想木叉之路慈悲外發標心普濟之津以此
送終斯爲上矣然則常住之物用作衣被牀
褥之流并雜資具平分受用不屬別人掌愛
護持事過已物有六者至輟小而與斯乃聖
教佛自明言如法用之誠無罪咎足得資軀
免追求之費寧容寺家巨富穀麥爛倉奴婢
滿坊錢財委廬不知受用相共抱貧可否之
宜智者時鏡或有寺家不立衆食僧物分以

私餐遮他常住十方邪命但存一已斯乃自行非法苦報誰代當來

三十八燒身不合

諸出家衆內顧有一途初學之流情存猛利未聞聖典取信先人將燒指作精勤用然肌

爲大福隨情即作斷在自心然經中^{十七}所明事

存通俗已身尚勸供養何況諸餘外財是故經中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之衆意者出家之人局乎律藏戒中無犯方得通經於戒有違未見其可縱使香臺草茂豈損一莖曠

野獨飢寧餐半粒然衆生喜見斯乃俗流燒臂供養誠其宜矣可以菩薩捨男捨女遂遣姪芻求男女以捨之大士捐目捐身即令乞士將身目而行施仙預斷命豈律者所爲慈力捨身非僧徒應作比聞少年之輩勇猛發心意謂燒身便登正覺遂相踵習輕棄其軀何則十劫百劫難得人身千生萬生雖人罕智稀聞七覺不遇三尊今既託體勝場投心妙法纔持一頌棄眇肌而尚輕暫想無常捨塵供而寧重理應堅修戒品酬惠四恩固想

定門冀拔三有小愆大懼若越深海之護浮
囊行慧堅防等履薄冰而策奔駿然後憑善
友力臨終助不心驚正念翹懷當來願見慈
氏若希小果即八聖可求如學大因則三祇
斯克始忽忽自斷軀命實亦未聞其理自殺
之罪事亞初篇矣檢尋律藏不見遣為滅受
親說要方斷惑豈由燒已房中打勢佛障不
聽池内存生尊自稱善破重戒而隨自意金
口遮而不從以此歸心誠非聖教必有行菩
薩行不受律儀亡已濟生固在言外耳

三十九傍人獲罪

凡燒身之類各表中誠或三人兩人同心結
契誘諸初學詳為勸死在前亡者自獲偷蘭
末後命終定招夷罪不肯持禁而存欲得破
戒求死固守專心曾不窺教儻自傍人勸作
即犯針穴之言尹十若道何不投火十八便招析石之
過嗚呼此事誠可慎哉俗云殺身不如報德
滅名不如立節然而投體餓彪是菩薩之濟
苦割身代鵠非沙門之所為以此同科實非
其沉聊唯三藏略陳可不進退之宜智者詳

察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如耶山邊自殞非
一或餓而不食或上樹投身斯等迷途世尊
判爲外道復有自刑斷勢深乖律典設有將
爲非者恐罪不敢相諫若其緣斯致命便誤
一生大事佛因斯理制而不許上人通識自
不肯爲古德相傳述之如後

四十古德不爲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軌範師則慧
習禪師也年過七歲幸得親侍斯二師者並
太山金輿谷聖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德也俗緣在乎德貌具二州矣二德以爲山
居獨善寡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虎清澗
於土窟寺式修淨居即齊州城西四十里許
營無盡藏食供養無礙所受檀施咸隨喜捨
可謂四弘誓願共乾坤而罔極四攝廣濟等
塵沙而不窮敬修寺宇盛興福業略叙法師
之七德焉一法師之博聞也乃正窺三藏傍
睇百家兩學俱兼六藝通備天文地理之術
陰陽曆筭之奇但有經心則妙貫神府洋洋
慧海竟瀉流而罔竭祭祭文圍鎖敷榮而弗

第一四八册

姜所制文藻及一切經音并諸字書頗傳於世每自言曰我若不識則非是字二法師之多能也巧篆籀善鍾張聽絲桐若子期之驗山水運巧斧等匠石之去飛泥哲人不器斯之謂也三法師之聰慧也讀涅槃經一日便遍初誦斯典四月部終研味幽宗妙探玄旨教小童則誘之以半字誠無按劍之疑授大機則瀉之於完器實有捧珍之益昔者隋季道銷法師乃梗遷楊府諸僧見說咸云魯漢體多質朴遂令法師讀涅槃經遣二小師將

看隨句法師于時慷慨喉吻激揚音旨旦至日角三帙已終時人莫不慶讚請休嗟歎希有此乃衆所共知非私讚也四法師之度量也但有市易隨索隨酬無論高下曾不減價設有計直到還亦不更受時人以爲雅量超羣也五法師之仁愛也重義輕財遵菩薩行有人從乞咸不逆言日施三文是常所願又曾於隆冬之月客僧道安冒雪遠行喘足皆破停村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送至寺所法師新造一被纔始撥體出門忽見不覺以

帔掩其膿血傍人止之曰宜覓故物莫汗新者法師曰交濟嚴苦何暇求餘時人見聞莫不深讚雖復事非過大而能者故亦歎矣六法師之策厲也讀八部般若各並百遍轉一切經時屢訖終如修淨方業日夜翹勤瑩佛

尹十

二十

粒可盈兩載弘濟之端固非一品七法師之知命也法師將終先一年內所有文章雜史書等積為大聚裂作紙泥寺造金剛兩軀以充其用門人進而諫曰尊必須紙敢以空紙換之師曰耽著斯文久來誤我豈於今日而誤他哉譬乎令餐鴆毒指往險途其未可也廢正業習傍功聖開上品耽成大過已所不欲勿施他矣門徒稱善而退其說文及字書之流幸蒙曲賜乃垂誨曰汝略披經史文字薄識宜可欽情勝典勿著斯累將欲終時先

告門人曰吾三數日定當去矣然於終際必抱掃帚而亡我之餘骸當遺廣澤後於晨朝俯臨清澗蕭條白楊之下彷徨綠篠之側了然獨坐執篲而終門人慧力禪師侵明就謁怪聲寂爾乃將手親附但見熱氣衝頭足手俱冷遂便大哭十一四遠咸集于時法侶悲啼若金河之流血灑地俗徒號慟等玉嶺之摧碎明珠傷道樹之早凋歎法舟之遽沒殞於寺之西園春秋六十三矣身亡之後緣身資具但有三衣及故鞋履二量并隨宜卧具而已

法師亡日淨年十二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投遂棄外書欽情內典十四得零緇侶十八擬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祈願淨來日就墓辭禮于時已霜林半拱宿草填塋神道雖踈展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述遠涉之心冀福利於幽靈報慈顏之厚德矣禪師則專意律儀澄心定澂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可謂處亂非誼而逾靜道俗咸委非曲親也誦法華經六十餘載每日一周計二萬餘遍縱經隋季版蕩遂命波遷然此契心曾

無有廢現得六根清善四大平和六十年中
了無他疾每俯澗誦經便有靈禽萃止堂隅
轉讀則感鳴雞就聽善緣情體音律尤精草
隸唱導無盡雖不存心外典而天縱其然所
造六度頌及發願文並書於土窟寺燈臺矣
乃虔心潔淨寫法華經極銓名手盡其上施
舍香吐氣清淨洗浴忽於經上爰感舍利經
成乃帖以金字共銀鉤而合彩盛之寶函與
玉軸而交映駕幸太山天皇知委請將入內
供養斯二師者即是繼踵先聖朗禪師之後

也朗禪師乃現生二秦之時揚聲五衆之表
分身受供身流供者之門隨事導機事愜機
情之願但爲化超物外故以神通而命寺焉
神德難思廣如別傳所載當是時也君王稽
首僚庶虔心初欲造寺創入則見虎叫北川
將出復聞馬鳴南谷天井汲水而不減天倉
去米而隨平雖神迹久漂而餘風未殄及親
教二師并餘住持大德明德禪師等並可謂
善閑律意妙體經心燒指焚肌曾無此敦門
徒訓匠判不許爲並是親承固非傳說又復

詳觀往昔側聽前規自白馬停轡之初青象
挂鞍之後騰蘭啓曜作神州之日月會顯垂
則爲天府之津梁安遠則虎踞於江漢之南
休厲乃鷹揚於河濟之北法徒紹繼慧澈猶
清俗士讚稱芳塵靡歇曾未聞遣行燒指亦
不見令使焚身規鏡目前智者詳悉又禪師
每於閑夜見悲齟非曲伸進誘或調言於黃
葉今蠲憶母之憂或喻說於烏禽希懷報養
之德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百
氏而虛棄一生既而童年十歲但領其言而

未聞深旨每至五更就室參請禪師必將慈
手賜撫搦摩實如慈母之育赤子或餐甘膳
多輟味見貽但有取求無違所請法師乃恩
厲父嚴禪師則慈伸母愛天性之重誠無以
加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爲和尚既受戒
已忽於清夜行道之際燒香垂涕而伸誨曰
大聖久已涅槃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
者汝但堅心重禁莫犯初篇餘有罪愆設令
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燒身不應
爲也進奉旨日幸蒙慈悲賜以聖戒隨力竭

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有懷大懼於是五稔之間精求律典厲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宣律師之鈔述竊談中旨既識持犯師乃令講一遍方聽大經乞食一餐長坐不卧雖山寺特造亦未曾有廢每想大師慈訓不覺流淚何從方驗菩薩之恩濟苦類投炎熾之大火長者之悲念窮子窺迺隘之小門故非是謬每親承足下不行遠聽便賜告曰我目下且有餘人給侍勿廢聽讀而空住於此乃杖錫東魏頗沉心於對法攝論負笈西京方闕想

永樂北藏

南海寄歸內法傳

於俱舍唯識來日從京重歸故里親請大師曰尊既年老情希遠遊追覽未聞冀有弘益未敢自決師乃留誨曰爾為大緣時不可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爾傳燈宜即可行勿事留顧觀禮聖蹤我實隨喜紹隆事重爾無間然既奉慈聽難違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震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海之口也停至五月逐伴西征至那爛陀及金剛座遂乃周禮聖蹤

第一四八册

旋之佛誓耳可謂大善知識能全梵行調御
 誠教斯豈爽歟大師乃應物挺生為代模範
 親自提獎以至成人若海槎之遇將一日即
 生律之幸會二師也夫以小善小惠尚播美
 於絃歌況大智大恩而不傳於文讚云爾

令哉父母 曠劫相持 粵我齟齬 攜就明師
 童年尚小 輟愛抽悲 學而時習 杖德箴規
 儔明兩曜 比德雙儀 礪我惠鏹 長我法肌
 提攜鞠育 親誨忘疲 中宵廢寢 日旰停飢
 上德不德 遠而莫知 埋光代嶺 蘊德齊涯

洋洋慧海 鬱鬱禪枝 支藻粲粲 定彩曦曦
 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 坐遷表異 雞聽彰奇
 年在弱歲 一留一遺 所有福業 並用薰資
 酬恩死別 報德生離

願在在遭會而延慶代代奉訓以成統積義
 利乎同岳委淨定也如池冀龍華之初會聽
 慈氏之玄漪遍四生而運想滿三大之長祇
 恐聞者以為憑虛聊踈法師之所製大師曾
 因二月十五日法俗咸詣南山明公聖迹之
 所觀天井天倉之異禮靈龕靈廟之奇不遠

千里盛興供養于時齊王下文學悉萃於此
俱懷筆海並擅文峯各競囊錐咸矜櫝玉欲
詠朗公之廟像共推法師以爲先作師乃不
讓當仁江池先溢援翰寫壁曾不停毫走筆
成篇了無加點詩曰

并

并

上聖先茂列英猷暢溟海空谷自棲遲榮命
虛相待萬古山川曠千年人代改真識了無
生徒見丹青在

諸文士既覩法師之製俱懷內愆之心或閣
筆於松枝或投硯於巖曲僉曰西施顯貌嫫

母何顏才子如林竟無一和耳所餘文章具

如別集義淨敬白大周諸大德或曾聽受虛
筵或諮論法義或相知弱冠或通懷中年咸
悉大者和南小者千萬所列四十條論要略
事凡此所錄並是西方師資現行者在聖言
非是私意夫命等逝川朝不謀夕恐難面叙
致此先呈有暇時尋幸招遠意斯依薩婆多
非餘部矣重曰

敬陳令則恢乎大猷咸依聖教豈曰情求恐
難面謁寄此先酬幸願繫轅不棄芻蕘見收

追蹤百代播美千秋實望聲驚峯於少室並
王舍於神州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奇釋

礎創舉切柱礎下石也空蒲悶切穢古猛切颯統切
飄藹為詭切喻許及切撤知義切囊余制切
同藹華也與吸同切敷切義與商同切
下銅隊牙柄也鑲戶關切麩妨娛切駿子峻切
下息殘切是也篠先了切莖余傾切非古患切
親地也也

角貌稔如甚切齒齧切齧齧徒切齧齧初切齧齧初切
也肝古案切磷石磔也禡福息切猗於水切
也櫃求位切芻薨如招切芻薨如招切芻薨如招切
也文匣也也

續高僧傳序

佐一

唐 釋 道 宣 撰

原夫至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即行而乃極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導之恒規言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

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即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縉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群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望而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

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哀吳越叙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彩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竝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競逖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

引踈聞見即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以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繫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維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叙昭玄師保未粵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大息矣故使霑預漆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

陳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或
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
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
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
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
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
一百六十人序而申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
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
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
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

篇擬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頒迴互抑揚寔
遵弘檢且夫經導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
科網維於正綱必附諸傳述知何績而非功
取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
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
總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岳
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槩銷於林薄致
有聲誼玄谷神凝紫煙高謝於松喬俯眄於
窮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
闈陸沉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

勸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袞號曰續高僧傳
 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章粗識詞令琢磨行
 業則備于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終
 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遠于末法世挺知
 名之僧未覲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
 塵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附
見二十七人

梁楊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傳

一 曼陀羅
僧法羅 木道賢
道命

梁楊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二 梁武

帝
僧朗 梁簡文
僧紹

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傳三 靖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

四 常景
法場 李廓 寶意 覺定
法希 揚銜之

曇顯
藏攝 智希賢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五高

德賢
善吉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智愷
曹毗

智敷
道尼

梁揚都正觀寺沙門僧伽婆羅傳第一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
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
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
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
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煥博涉多通乃
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墜道教陵夷婆羅靜
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棲閑養素資業大梁
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揚
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
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
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
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
付譯人盡其經本勅沙門寶唱惠超僧智法

第一四八冊

雲及素曇允等相對䟽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親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過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弘弱註一大費梵本遠來貢獻勅與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樓頻經一卷文既鮮具不辯來由又有

大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總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揚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今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辯內外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環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虞孝敬者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

雖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
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
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傳第二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
也少懷恢敏清真自蓄願惟隻立勤田爲業
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
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贍義理有禩年十
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
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經律諮稟

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群言酌
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爲先乃從
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
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爲訪家室
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廕既崩喪事云畢建
武二年擺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
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
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勅爲新安寺主
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
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

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歆茲厚德但文散群部
難可備尋下勅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
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
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爲三
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
覽指事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
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
海浩瀚淺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
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續衆
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

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勅兼贊其
功綸綜終始緝成部表及簡文之在春坊尤
艱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
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冲奧近識
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
流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
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
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
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續結成部上既親覽
流通內外十四年初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

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勅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表四卷雅愜時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陰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爲心良田是諸佛由生

又即除災滌累故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糾紛協田臨睨百丈翠微峻極流泉灌注鍾龍遍嶺飲鳳乘空創塔包巖壑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邃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雷臨屬旁置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遶千有餘僧

四事供給中院正殿有梅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獻歎哽噎佐一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爲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爽塏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

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蘊奩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

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華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九切潔齋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共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

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爲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爲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爲訓釋又以國學員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雋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下卷唱鶯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叅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

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爲部彙號
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
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
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互言
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
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
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
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
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
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

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摺拾遺
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
勅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
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先懺京師
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爲
役多闕晝則伏懺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
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
以奏聞有勅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
判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
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

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
爲時所列不測其終

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

第三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
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玄統綏輯
僧衆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
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
面石崖就而鑄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
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鑄

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
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
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
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
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
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
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
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
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
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

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間誘導憑准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岱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同石糝金疑成偽耳並不測其終

隋初開皇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色義各持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迺相監檢甚具翔集云

元魏南臺洛下永寧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第四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披道實征逐蒞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勅引勞供擬般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勅以流支爲譯經之元匠也

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
立在宮前闔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
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金刹復高
十丈出地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
日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爲嘉
瑞奉信法之徵也佐一是以飾制瓌奇窮世華美十二
刹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盤一十
一重鐵鎖角張盤及鎖上皆有金鐸如一石
甕九級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
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窻三戶皆朱漆扉扇垂

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鐸鋪首佛
事精妙殫土木之功繡柱金鋪警衆心目高
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
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繡作工巧綺
麗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星羅
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績以丹青栝栢楨松異
草叢集院墻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
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奕華
麗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嚴煥
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者唯樓兩重

北門通道但露而置其四門外樹以青槐巨
以涿水京師行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
滄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
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
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有
詔令刊定律格律未成通式景乃商確十今古條
貫科猷即魏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
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若
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
中封暉伯作序行世寺旣初成明帝及太后

共登浮圖視宮中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
朗以見宮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
華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閭浮所無孝
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墜
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
二月爲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
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
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
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死其燄相續
經餘三月入地剝柱乃至周年猶有煙氣其

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觀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在至七月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于漳鄴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雋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勅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

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見莫測其神咸共

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爲聖耳懼惑世人遂祕不傳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釋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叅助其後三德乃徇流

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勅三處各翻訖乃叅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十五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天宮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

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羅柰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等筆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

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斯城郡守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頃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臺肩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圖嵩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營

名僧異瑞紛綸間起今採摘祥異者具以注
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
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馮機而恒
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
衍又命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
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
日開講即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
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
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
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羅周言

智賢共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
及符印等並沙門智僊筆受建武帝天和年
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勅爲
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
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釋
共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
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
陽公蕭吉等筆受
陳南海郡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第五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

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
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
群穢廣部罔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
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
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
盛昌三寶大同佐一中勅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十七
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
真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
品彼國乃屈真諦并賫經論恭膺帝旨既素
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日達于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
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
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
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為
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
元哲割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
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
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太寶三年為侯景請還
在臺供養于斯時也兵譏相接法幾頽焉會
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

第一四八册

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
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
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託逮陳武永
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
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
壞遂欲汎船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
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覈
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鎔冶成範始末輪
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楊都建元寺沙門僧宗
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

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為翻
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踈宗旨而飄寓投
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
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
述眾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
隅伺旅東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
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
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願延住制旨寺請
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
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

沒世子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嘗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旣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太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躬自稽顙致留

三日方紆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時遺訣嚴正勗示佐一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費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

彼此相發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
依止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
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公別著行狀
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感竭運終道
津靜濟流離弘化隨方卷行至於部裘或分
譯人時別今總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
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
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
顯隋唐見曹毗別曆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
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夾

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譯訖止
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知
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玼瑣誠歸東夏何
以明之見譯藏經減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
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論宗
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遊心旣久懷敬
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屬巖
厲衣服單踈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
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
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

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
喟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歟
誠正法實副叅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
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
法絕塵遠通赤縣群生無感可遂理耶諦以
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大國非近非遠二十吾等
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為太息耳即
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為神用不同
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
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

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
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叱經等三
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
第出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
那請還鄉事流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聲遠爾
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既達彼國仍被留
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勅令那總監外
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
跋陀陳言德賢賈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
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

用爲希邁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携負東西
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
業寺譯之沙門智晰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
疏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氈爲檀越
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十一後不知所
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
州城内至敬寺爲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
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並
見隋世三寶錄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第六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轡淮海住揚
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
聲高邀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
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勅殄僑寓流離一十餘
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
史歐陽頎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
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
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
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
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

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大義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鄴并賣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恒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說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閬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嵩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正理晝談恒講夜請新宗因循荏苒乃經涼燠泰

振發玄門明衷弘詣覈其疑議每臻玄極皆隨機按旨披釋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真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住揚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析真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瞻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少欠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

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惠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詢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復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惟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

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蔭寺南崗自餘論文真諦續講至惑品第三卷因爾乘豫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及化諦有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深沉雅有遠度少携至南中受學攝論諮承諸部皆著功勳太建二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屢群儒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

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導緣二師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暢者方始離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願請宅安居不獲專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敷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於堂聽受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尼嚮敷等十有二

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無敢墜失至三藏崩後法侶凋散未嗣將虧太建九年敷相續敷弘最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惠寄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涅槃論敷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爲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敷又與璣法師隨從因復爲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寄因遘疾不任傳授

乃令敷下都覓海潮法師當窮論旨以十四
 年至於建業所尋不值乃遇棲玄寺曉禪師
 賜與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而
 不整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二
 十遍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
 敷寺房文疏法一並燼其年授敷令任廣循二州
 僧任經停五載廢闕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
 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餘遍坐中達解二
 十五人璣山瞰等並堪領匠仁壽元年遘疾
 終於本寺敷撰諦之翻譯歷始末指訂并卷

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叙道尼住本九江
 尋宗訓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
 勅追入既達雍輦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復
 講主雖云敷說蓋無取矣

續高僧傳卷第一

音釋

續綜管切也時冉切 逖他歷切 繫陟立切
 胤羊晉切 闔於真切 黥巨鹽切 袞巨直切
 也衣也 紕吉黝切 睨魚計切 袞莫候切 雷延力切
 也也 紕與紕同 睨袞視也 袞巨南切 雷也
 兩切 雷雷滴 噉噉古切 噉噉古切 蓼蓼力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二

唐 釋 道 宣 撰 佐二

譯經篇二

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提黎

耶舍傳一萬天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

傳二僧就
注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

達摩笈多傳三侯君素
劉弼
徐月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四

費長房

矩行

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
正音應云鄔茶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
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田劫初之時先為分
地主因即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
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
得受具篇聞諸宿老歎佛景迹或云某國有
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

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養

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瞑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恒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位二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

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徂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岨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

安置天平寺中請為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寺處以上房為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廚庫以表尊崇又勅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佐二術由是故名預叅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羣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為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

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之市廛內所多造義井親自澆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

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凋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也負留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勅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

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

且長輪睡成具見人榮相未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旣喪哀驚道俗紹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許卷即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年冬勸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

並預徵降事既廣周末遑陳叙沙門彥琮為之本傳其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此言滅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筆受沙門

法二

五

彥琮製序

闍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賢豆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陀那此云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約之以為五方也捷陀囉國人也此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

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為貴姓父各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燮理國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髫鬣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疲第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尚此乃于聞之訛畧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

耳名曰闍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
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
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
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
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
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為法
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
是天險之峻極也至馱怛國既初至止野曠
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
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

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屬遭夏兩寒雪暫時
停住既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
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
逾猛厲發蹤跋涉三載于茲十人之中過半
亡沒所餘四人佐二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
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六已果來心更
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叅
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
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
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即蒙別勅為造四

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即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墮運像教不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勅追入京董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闡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尚乃爲突厥所留未久之間和尚遷化隻影孤寄莫

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遠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迴至突厥俄屬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賣新經請翻名題法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暹等齊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勅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

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
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
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
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
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
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
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
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兼
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勅追延崛
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

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乎同來入國于
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
頗仍未還京闕尋勅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
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
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
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
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
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
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勅居士高
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

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
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
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
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
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復
出日藏分一十五卷估二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
譯分遂使支離部裘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
寺沙門僧就合之為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實
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
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

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為國監寫藏經
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
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
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
三百卷崛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
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
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
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
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
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

利弗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注二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明兼開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導仰

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勅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軋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

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鄉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為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毀智因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即來有勅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錄

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人也刹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鞞拏完撥闍城此云耳出於兜牟地謂黃色花因花園以得名也佐二僧伽囉摩此云衆園+舊云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佛馱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奮拏達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為普照通大小乘經

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
爲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及持
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爲常業笈多受
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
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叱迦國王所請從師至
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
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
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
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
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

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闢提奢此云四
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
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
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
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
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
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
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
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
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

北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羅國波多又擊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為彼僧講念破論有二十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為講如實論亦二十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

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為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閒行至烏耆國在阿彌擊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費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

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遣積疑然而慈愍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

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已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踈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勅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奉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

替於時及隋綱云顏郊塵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位二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于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叅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

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為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法以為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

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撰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太山崩特以奏聞乃勅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羣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鄴人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

王觀國程器終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羣品咸奔一趣註二蓋卿博識有據故能洞此幽求十四又有翻經學士涇陽劉滂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滂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籌

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撝之際於斯取失故衆經筭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叅隸經誥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勅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

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勅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叙亟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偽難分得在通行關於甄異錄成陳奏下勅行之所在流傳最爲該富矣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號衣冠

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巖谿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工劭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

雷爾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司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座接待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馱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交欵

情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繕道書號無上祕要于時預霑綸綍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黜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

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浴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隋高辛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

生怪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勅朝
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恭玄理者詳計
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
及指覈道士自述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
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
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既副生願欣至
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
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
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
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為稱首又教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叙恒令知之
又遣蕭愨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叅問談對名
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
安居內第叙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
人身長三丈執玻瓈枕授云枕內是酒琮於
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
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
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
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
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

第一四八册

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
鑪琮爲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
靖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
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施營第林造日
嚴寺降禮延請求使住之由是朝貴賢明數
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
文頌爲先中天師表梵旨爲本琮乃專尋業
典日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
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讀誦每日闍闔要周
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并州時漢王

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
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
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
利瘞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
末年又奉勅送舍利于復州方樂寺今名龍
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十八頽滅纔有
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
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
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
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磚藏銅

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迹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末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爲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像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眄遂去還來首尾十日恒在輿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鼈並舉頭出水

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涌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團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爲別記藏諸秘閣仁壽二年下勅十九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澗遠來謁帝

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等並爲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叙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爲時主見知如此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

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爲五卷分爲七例所謂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人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栢入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

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
迴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
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
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續屬之
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
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
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
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
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
講誦相公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經

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
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
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
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琮
錄出賜諸道俗未爲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
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
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
爲常業然琮久叅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
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
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彌天釋道安每

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注二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送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

則借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
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
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
亦似閑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
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真聖之苗根既
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
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
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
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
原自東京歷代轉寫之訛無墜久之流變稍

疑腐動競逐澆波豈能迴覺討其故事夫在
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
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
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
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
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
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
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
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
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

以內執人我外慚諮問在令秘術曠隔神州
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
兵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
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
語充布閭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
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
根恒淨心鏡彌朗藉此間思求為種性安之
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
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
韻二問答三各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

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踈其相廣文如論
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故本難
繼者也羅又文越斲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
關質斲巧由文舊以為鑿今固非審握管之
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叅佐二聖慧解深發
功業弘啓廿三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
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
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
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
譯漢縱守本猶敢送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

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
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
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
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
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
末僧髮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髮安禪本合掌
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
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
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叅制則餘辭必混意
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管

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
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兩涅槃之記部黨
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
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
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
誠水鷓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即滅
千年已遠人心轉偽旣之瀉水之聞復寡懸
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
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
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懇勤於三復

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滌譏惡其備二也^{法二}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

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迫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即依真偽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

心非闕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迫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若圓雅懷應合直饗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弘要道沉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

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頰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為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為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觀經業弗與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尚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叙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瞻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

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
 此論所宗佛理為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
 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
 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今知
 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
 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即琮
 兄子為立行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諮訓
 業經東西兩館並叅翻譯為性頗屬文翰通
 覽墳索夙為在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
 貞觀初奏勅追入既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

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衆
 經具存餘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法二

廿六

音釋

眈徒結切 芮而銳切 萬俟萬音木俟音其 窘
日昃也 厝安倉故切 璽想里切 燮悉協切
巨隕切 厝安置也 璽者印也 燮和也
困也 厝也 璽也 燮也
髮 徒脚切 小齒初觀切 鄴時戰切 隳許規切
兒髮也 小齒也 鄴也 隳也
暹 息廉切 鑰弋灼切 鈇玄胡切 羅力加切 韃居言切
切 鑰也 鈇也 羅也 韃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三

唐 釋 道 宣 撰 佐三

譯經篇三

本傳
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佐三

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曠傳二

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
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利利王種姓
利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又大乘

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
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循不捨經
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國那蘭陀寺值戒
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
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又偈小乘諸論波頗識
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
教授同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
等學功樹勳深達義網今見領徒本國匡化
為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
方六月一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

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勗曾未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

雖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春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碩德備經三教者^三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曠慧淨慧明法琳等級文又勅上柱國尚書左僕躬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參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瑛總

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
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
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
讀乃上聞奏下勅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
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勅太子庶
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
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已有人云頗僥
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
是弘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
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速投東夏情乖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
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
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
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為太子漆
患衆治無效下勅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
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
等六十段并及时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
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經途所亘四萬有
餘躬賣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有墜綸言
本志頽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

第一四八册

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勅
特聽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
宮下令給二十人輦屍坐送至于山所閣維
既了沙門玄暮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
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
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裘獻功掩抑
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既而人
喪法崩歸德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
釋慧曠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
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

異倫即度爲沙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曠領
牒玄理曾不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
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
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住江
陵寺大興法席羣師雲起道俗以曠嘉績夙
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主願惟披導有
旨因而踐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
義高常伯論難相繼辯答泠然少長莫不緘
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龍公元壽聞其幼
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褒賞以事

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備禮所在供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黎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玄儒才藻屢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來展造門庭莫不讚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佐三未賦斯煩梗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心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道闕當年情欣棲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巖構室踈素形心會唐運勃興

蒼生攸濟曠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屢建法筵皆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並從盛集沙門吉藏爰豎論宗聲辯天臨貴賤傾目曠纔施銳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越四部駭心百辟藏顧而歎曰非惟論辯難繼抑亦銀鈎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深相結納擬爲師友六使來召令赴別第曠以生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

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勅賜帛百疋衣服一具贖又著論序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借燈爲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尋詮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間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豈欲爾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累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慢聳

崇山見深滄海恚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諍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迹怯象愛好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慾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闇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起伏位旣窮一實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羣迷故作斯論

文玄旨妙破巧申工彼之鈍根多生怯退有
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真
言爲其釋論開秘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
師資互顯至如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
計紛然萬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
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旣分玄
黃亦判西域滌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
精詣若舍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
減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侷於造化
崇本息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

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
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
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羣詮喪我怡神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杖傳
身舉煙命伴冒冰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
沙河時積五年途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
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
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若方茲感應道契冥
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
勅住興善勝光即傳新經之始仍召義學沙

法三

六

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文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諏背檢勘云畢其爲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乘空然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爲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斥內遮外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礪越溟險之舟輿駭旨誼之雷霆

照幽途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賓頭盧伽爲之注解晦其部執學者昧焉此論旣興可爲龜鏡庶明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勅秘書監虞世南作序見贖之所製嘆嗟無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以序列于卷首所在傳寫緘于經藏以貞觀七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于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德大常博士褚亮爲文自贖之知道倫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

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詮釋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華竟文
淳美時爲衆述清轉動神又抽減什物用寫
藏經尋閱纔止便修虔奉又善導達衆首舒
暢物情爲諸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偏曉
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真偽皆資其口實定其
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功名流臺
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紙
請書填赴贖隨紙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
綺華豐富故在所流詠耽玩極多懸諸屏障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或銘座右著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
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
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
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

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義
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
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
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
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雨遍文義

第一四八冊

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論請諮所佐三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履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先為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即令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扶時

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說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尾而無頭令有醜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

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
先生既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
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旣爲道助
何以救之令遂赦然爾後頗有援救皆應機
偃仆罔非覆軌佐三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
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總略舊宗續述
雜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羣典籠罩古今四
遠英猷皆叅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
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
理爲之上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

明時屬賓正宗傳芳李緒學士潁川庾初孫
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舉義鬱爲盛作窮
真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秘要遐邇流布書寫
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恒
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
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
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
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
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踏
駁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係早

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遠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睽砥途而大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炎輶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

目辭峰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藉甚當世相此玄宗鬱爲稱首歲維閏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大小鳴劔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迺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

佐三

十

府官僚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
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逸當時
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
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即令對論淨
曰今在英雄之側厠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
為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
使慧淨諮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
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
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為病還以空
破是則執有為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

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
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
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為三十
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
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
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
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為異域見欽如此至貞
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
不畢集時以為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
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秦世英

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冕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爲法友義結俗兄晨夕叅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續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温室孟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

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爲心忘已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叅請填委皆應變接叙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會羣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踈鍾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

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
日啓時雍高才揆雅什顧已濫朋從因茲仰
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賦得昇天
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
秀先從千仞遊佐三駕鳳吟虛管乘槎泛淺流十二頽
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
道場詩曰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城從
此構香閣本峇窺珠盤仰承露剎鳳俯摩霄
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
遂飄飄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日

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痾苦留
滯開户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
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皎映齊
紈篇縈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瑞
沉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
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
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爲詩序云由斯聲唱
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
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
採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一裘十卷識者懷

鈇採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跋爲之序曰釋教之爲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弘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

住三

十三

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髫年對日卅歲叅玄擢本森梢干雲階乎尺木長瀾淼漫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闕川而軫慮躋定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矣冰消

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鍾待扣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輦得伸景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憲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

彭澤之摘徵兩逮乎顏謝揆藻任沈道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迺相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寵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温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

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清鑒採撫詞什耘翦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穎川庾初孫學該墳素行齊顏閔京依三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覩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文久爲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十四

俾郢唱楚謠同管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爾國家盛集必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羣官敬皇儲久餐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官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高宗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竒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

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今日昔有二人一名蛇佐三奴道帝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

醉豈直形體聾聵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
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
士覓迷謂人爲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
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
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
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
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
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
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旣諫說真爲道黨

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
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踊令曰不徒法
樂以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
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撓四坐驚懾
祭晃等旣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
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爲普光寺
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
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
以弘宣爲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
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

奉恩令以慧淨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
事奉旨驚惶固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
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構沉痾暨犬馬齒隆衰
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濫
被吹噓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僧眾
素所不閑恩遺^{注三}曳此庸衰總彼^{十六}殷務竊悲魚
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性
既情不逮事實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
然恩旨隆渥罔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
令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復之後自覺

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
功妙力不可思議寂爾無為則言語道斷湛
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為眾生煩惱漂沒愛
河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
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為於此若夫鹿園福地
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
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
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
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彌勒文殊親
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

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蓋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嘗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典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善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佐三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般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曾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精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

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珍怪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忤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

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
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
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謹以狀聞
月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
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
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瀉有若
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
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
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
中理窟法門玄宗祕藏非天下之至曠孰能

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羣生故普
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
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
遊朝廷之賓摠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誦說
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楹
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弗誼清楚唱而逾靜若
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葳蕤神變躬
蠻以今方古閣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
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
積日搜揚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

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
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
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
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條除玄覽老氏之
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
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
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事法師比者逡巡
靜退不肯降重殷勤苦請方始尅從但菩薩
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
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

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
義理淨以僚案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
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未陳大論英達高勝擁
萃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
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
謂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
佐三預有殺青謂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
十九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
淨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矣輟理跨連環幽

難勃以縱橫棧藻紛其駱驛映雲霞而比爛
叶金石以相諧約矣文章冲乎探賾非夫哲
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
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煥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
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
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
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
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疑
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爲道

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
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
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
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
得答殊此例旣昇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爲
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
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
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
宗旣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
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

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沉燭火之伴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

佐三

二十

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

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鬱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

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地惑罔息至若道圓
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淪猶昏羅縠聖賢固
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明雄飛
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
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
鏗然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咸仰高風
人藏一本緘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
侯由茲頂戴頰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
各撤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摛
揆昔聞承破邪疑乃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

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
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
辯圓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
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
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
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
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覲容乃理異之顯
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
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
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旣出無用燭火

光時兩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
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
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
義莫成無繕無尅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
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
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或
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
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鳧鶴自忘其短長
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
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中含天

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喪
偶頽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
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為失也法師
博物不羣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既
為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
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鶩振法鼓於龍樓七
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既聳垂天之翼
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疋王何寧堪並駕帛
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
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

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遣繁
 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
 蘊畜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
 此白書其所著述賦詞為諸道賢稱美如此
 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
 類下詔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聲
 聞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兩暫有登臨雲屯
 學館義侶則掇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
 彩則揭其菁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
 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自叙而

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也

續高僧傳卷第三

音釋

士章切 蹟 犖犖力角切 卓卓絕切 暮莫胡切 闕苦穴切 杙
與職切 覲他典切 忸忸女六切 忸忸女六切 忸忸女六切 忸忸女六切
概也 覲他典切 忸忸女六切 忸忸女六切 忸忸女六切 忸忸女六切
赤愧也 輶威膏器切 闍在戌曰闍 茂茂切 懋莫侯切
赤愧也 輶威膏器切 闍在戌曰闍 茂茂切 懋莫侯切
赤愧也 輶威膏器切 闍在戌曰闍 茂茂切 懋莫侯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四上

唐 釋 道 宣 撰 佐四

譯經篇四

本傳 二人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左四

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

釋玄奘本名律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今為洛州緱氏人焉祖唐北齊國子博士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退即大業年識者以為剋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瓊秀講釋經義聯班羣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罹窮酷携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時流口誦目緣略無闕缺觀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為無為法豈復恒為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

第一四八册

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
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
友叅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
與兄住淨上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
業餘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
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
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旣達
蜀都即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
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雜心
玄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

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曾府
聞持自然至於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
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
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
也席中聽侶僉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
相與稱讚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
世號難加人推精覈皆師承宗據隅奧明銓
昔來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
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基初聞記錄片無差分
登座叙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如

斯甚衆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
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
無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與兄俱住
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踈通
鑽仰一方未成探賸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
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綱趙邦憤發內心將
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願勤勤每勸勉
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
行江峽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隣莫知
歸詣便北達深所委叅勇鎧素襲嘉問縱洽

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
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
邈行解相當夸單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
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
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
攝論指摘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
數休又驚異絕歎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爾
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
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羣學乃又從
焉劍迹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

經綸教悟其徒如林獎乃一舉十問皆陳幽
奧坐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
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
坐吾之徒也但為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爾
服膺晚夕諮請岳審其般至慧悟霞明樂說
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沙門玄
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
親位席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
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棲物表
乃又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

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蘊曾襟
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
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覩明法了
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
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
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
為通引頗迹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
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
三年時遭霜儉下勅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
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

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
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奘在涼州講
揚經論華夷士庶咸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
蕃域高昌王麴文泰得信佛經復承奘告將
遊西鄙恒置郵駟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
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辛備言意
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
王命為弟母命為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
為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
留奘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

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
足亦恐都為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
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
緣脫行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奘手傳
香信誓為女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勅殿
中侍郎賈綾帛五百疋音二十四封并給從
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
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遺遣奘開前路也
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
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

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樊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叅候供給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溥踈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號焉見漢門扉一豎一卧外鐵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

山北據鐵門縛葛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叉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爲勝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覩樊爲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

城建塔表靈即爰初道成獻麩長者之本邑
髮爪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
梵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
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
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見者稱歎又有
佛齒舍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
長三寸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
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
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
邇廣樹名壇國有如來爲菩薩時齒長可寸

餘又有其髮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
民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叅大夏名爲邊國蜜
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七百至濫
波國即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
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號耳論其境也北背
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
衍周九萬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乘分
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
山那伽羅曷國即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
相意有疑焉何則討尋本旨王賢劫已前

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類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窣堵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數婆之訛號耳阿育王者此號無憂恨不覩佛興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爲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踏迹衆相皆豎標記並如前也

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槃佛眼圓精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紫檀爲筭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七未任兵威裝奉親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抑其頂骨觀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

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獸王
終爲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
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
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旣非僧掌
固守彌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裝被王命觀
覩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
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
素有鉢廟衆事莊嚴昔如來鉢經於此廟乃
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
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

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
營構卽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
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賫大幡長
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腳纒及地卽斯塔也亦
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
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睽奉
二親檀特名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
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
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卽世
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

里果實充備為諸國重傳云即昔輪王之苑
園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
迹忍仙佛躡半偈避讎析骨書經割肉代鴿
蛇藥護命血飲夜又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
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佐四三百里大山
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
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
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
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
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

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坦叉始
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扶日之
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
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
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
千里至迦濕彌羅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
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
是龍海羅漢取之引眾而住通三藏也故其
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迳僧徒
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各僧勝獎就學俱

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愍遠至
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
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
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
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
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萬餘里兩河分注
卉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
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
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
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

左四

九

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
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衆事
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
學經部婆沙又就窣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
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
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兔羅
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耄
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
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
復有獼猴墮阮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

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萬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爲母切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

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踏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菟伽河即恒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萬多諸聖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焚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于三月王號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

初登即先薦號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阮之餘者並克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院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阮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佉所威福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

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爲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于四國順旃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獎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焚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

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
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
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
為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
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
放隨所往達憍僭彌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
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闍大王
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
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即舍衛舍婆
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

須達故宅址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
祇陀園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尚
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塼室一區
中安如來為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
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
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姪女處佛異論處
身子痛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
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
也寺東不遠三大深院即調達瞿波戰遮女
人所沒之處阬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

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
羅伐罕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
也空城十餘無人棲住故宮甃城周十五里
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
銘塔即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
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
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為
聖將定年算前達尚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
紀號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
乘權道適變為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

位四

十二

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
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
瑠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為造當斯時
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
瑠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為法
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斥
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
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即是如來生地之
林今尚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
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

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踊躡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隕他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娑羅大林周巾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一甌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

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有阬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痾廝國即常所謂波羅柰也城臨殍伽外道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柰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興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閭重閣望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

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

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實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燄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巨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遼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苑河達摩

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號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毗婆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苑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

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甃爲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甃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

佐四

十五

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焚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觀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為焚開釋瑜伽師地爾

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眾所放光明照燭天地于時眾鬧但得遙禮雖目觀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頰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觀靈瑞心無疑耶焚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揚具以問之焚曰相狀略同而扶踈茂盛少有異

也於此寺東望屈吐播陀山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鷄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佐四瑒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瑒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鷄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

罽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為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娑羅修覲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為其外郭上如埤坵皆輒為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

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姑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左四十七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強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軌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一餘里

即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姑利四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閭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甄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甄壘高五丈許中間水遶極深池塹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

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寺為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

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贍獎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寺眾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擊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眾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眾所仰重故號正法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即昔室商佉王所阮之者為賊擊出潛

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
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焚禮讚訖並
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
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
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
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
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
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
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藏
問在路幾時焚曰出三年矣既與夢同悲喜

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負置十人
由來闕一以焚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
十盤大人米一升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
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輿三十人從大人
米者秬米也佐四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
王及知法者預焉十九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
盤即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
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
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為再講九
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證稟然

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爲裝行調付給經論笑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没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

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

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法四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

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瞻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而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

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叅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刹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

邑樊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寺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樊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未戒日果崩今並饑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樊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邈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

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
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
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在所擬
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樊爲
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

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
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
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捕決彼土
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衆
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承爲皂隸諸僧同疑

恐有愆負默不陳對樊停旣久究達論道告
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
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
踊彼旣屈已請依先約樊曰我法弘恕不在
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
要彼烏荼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
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荼所立義不曰彼義
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
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
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勅寇也何

佐四

廿二

續高僧傳卷第四下

唐 釋 道 宣

撰 佐五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之餘

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部衆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王歎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欸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

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焚汴苑伽河以赴戒
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
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鳴足盡敬散花設頌
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以聽法
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
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矣曰即今正
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霑六合
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入
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
日光旣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

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
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
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
乎是日發勅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一
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爾
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
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
陳供香花音樂請焚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
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
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

佐五

二

樊袞裝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勅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樊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為

國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即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堵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三成被咸蒙供待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延高

遠約略爲言贍部一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
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嵬莫有窮
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臯衍即經所謂
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
由斯出爾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
禹貢河出磧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
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
之始斷可知矣樊引從前後自勒行衆崧嶺
而下三日至地達覲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
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

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總
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葱嶺
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
鍛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
冰巖崖隙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
人云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
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
北達叢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
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
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

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繞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彌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蔥嶺內佐五瞻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徒多河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池出大鳥卵如斗許案條支

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竭盤陀國北皆徒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於積石爲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互近諸僧年別爲剃又東千餘方出蔥嶺至烏鍍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奘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水

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
凶獷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
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踈勒乃至沮渠
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爲大商主處
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
十部大經各十萬伍五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
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
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
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
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奘旣度葱

嶺先遣侍人賫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問
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賫經像交
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遁王給其
鞍乘旣奉嚴勅駝馬相運至于沙州又蒙別
勅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爾乘傳二十許乘
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
西道俗相趨屯赴闐闔數十萬衆如值下生
將欲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
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
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

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樊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遶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樊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勅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

叙真俗無爽帝旨從外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勅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勅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樊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為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為日久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膽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為

言奘既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
費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
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勅王玄
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
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
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
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
三人送經初至下勅普請京城設齋仍於弘
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奘信又至乃勅且
傳待到方譯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奘

速至但為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
沃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
具瞻詞理通敏將恐徒揚及陋終虧聖典奘
曰昔者二秦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
後代無聞懷疑乘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
以偏能妄叅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
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
可為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
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
靈潤等以為證義沙門行友玄曠等以為綴

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樊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牘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統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

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樊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鉤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樊乃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勅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

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
廢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
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沉佛教幽
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
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勅二十餘人
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勅以異域方
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淪聲教故諸信命
並資於奘乃爲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
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
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奘乃召諸黃巾述其

玄奧領疊詞旨方爲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
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奘曰佛道兩
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
本出無從是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
於三論是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
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
爲怪佛言似道何爽綸言奘曰佛教初開深
文尚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爲
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
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

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
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
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
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
通請爲翻之九樊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
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
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樊又陳露
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樊曰
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
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

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爲笑林遂不譯之
樊以弘讚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爲
重又重表曰伏奉墨勅猥垂獎喻祇奉綸言
精守振越玄樊業尚空踈謬參法侶幸屬九
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侍闕威而
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
化所獲經論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
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
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
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

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
宸睭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
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
流潤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祕響於聾昧金璧
奇珍宣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
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爻與二
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難
圍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
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
日勅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

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
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
華宮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
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
遂下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充荆
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
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
儀對羣僚讀之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丁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十一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
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以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教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焰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求大百察稱慶焚表謝曰估五竊聞六爻探曠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十二猶且遠徵羲册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

靈文咸歸册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斂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慧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
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
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
云朕往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汚經
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真慙
自爾朝宰英達咸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
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
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
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

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
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
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
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闢
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
啓三藏之祕府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
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應身
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
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

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社
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
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
甸之八川者閩嶠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
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
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
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
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
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
簡神清髻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匿迹幽巖棲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
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
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
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引大海之法流洗塵
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
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
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
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

第一四八册

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
大綱以爲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問沉隱翻
譯相續不爽法機勅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
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聖種皆其力也冬
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
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獎令住
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
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
素所珍敬進入優問禮殊恒秋永徽二年請
造梵本經臺蒙勅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

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
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恩設大
齋朝宋總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
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獎
曰公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
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
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
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璟庶子杜
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
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

佐五

十五

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言則不朽之跡
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旦遣給事宣勅云
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
勅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
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妥穩隨事潤色若須
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
許尅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
太常九卿及兩縣妓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
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

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仞衢街光俗興法
無與儔焉又賜山水納妙勝前者并以服玩
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
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
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奘少離桑梓
白首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
與相見訪以墳塋旋殯未遷便卜勝地施塋
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
控鶴里鳳凰谷即奘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
寺即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接託

爲國翻譯蒙手勅云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
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
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
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
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曠豈識

佐五

十六

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
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
即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
珍於即代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勅爲皇太
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

有大般若者二十萬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
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
得託靜不奕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
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
會說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
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
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
宮通事舍人馮義宣勅許之奘生常以來願
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
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

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
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懺麟
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
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
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
年未耆老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
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
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
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焚必當死經云此
身可惡猶如死狗焚旣死已近宮寺山靜處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藏之因旣卧疾開目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
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
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
欣悅總召門人有緣垂集云無常將及急來
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
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令傍人稱
曰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
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
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
手掌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

第一四八册

正念至五日中午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
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遊迄今兩
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勅葬
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
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過人神四俗以之悲涼
七衆惜其沉沒乃葬於白花原四十里中皂
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蒼然白塔近燭
帝城尋下別勅令改葬於樊川與州縣相知
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
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昧

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
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
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
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竒辯開疑議
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
入法特異常倫佐五聽覽經論用為恒任既周行十八
東夏挹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
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萬諮求勝法
誓捨形命必會為期發趾張掖途次龍沙中
途艱險身心僅絕既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

祖送備閱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雲
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彌厲勇
兼以歸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逐言揚義非再
授廣開異論包藏宵臆致使梵侶傾心不遺
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
承其本奘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
之緣東西互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則奘
乃卑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
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
千學僧皆號智慶護持城壑及覩其骨吻聽

其詞義皆彈指讚歎斯何人也隨其遊歷塞
外海東百三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
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
遠獻奉歲至咸奘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
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十九前後僧傳往
天竺者首自法顯佐五法勇終于道邃道生相繼
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筌揚
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奘矣恨其經部不
翻猶涉過半年未遲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
惜哉

那提三藏此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鳥
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
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
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
詰訓大夏名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
汎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
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
善解書語至此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
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贍洲稱最乃
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

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勅令於慈恩
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
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旣不蒙
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
異藥旣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
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勅往理須返
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
所費諸經並爲焚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
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
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爲那

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
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
取下勅聽往返迹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
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
契碩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
實相善達方便法五小乘五部毗尼外道二十四圍陀
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
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
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
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俾北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既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頻
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
得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
有由奇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
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
埏埴既圓稍工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
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
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轉銷
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

第一四八册

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斯以降輕扇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未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實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競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殷鑒深有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

委况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從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厝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踈還遵舊緒梵僧執業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墜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旣在皇唐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詞鋒競掇芻蕘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

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
虛叅聖慮用爲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
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
標竒文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
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况乖於此
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蕪亂安
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識世號通人後秦童壽
時稱僧傑善披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
骨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
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聯輝絕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誥訓得使聲流千載
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
瓶寫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
受誦足定澆薄世有樊公獨高聯類往還震
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
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唐朝後譯不
屑古人執本陳勤頻開前失旣闕今乖未遑
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佐五

廿二

續高僧傳卷第四下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音釋

泝蘇故切而上曰泝逆流苑梵語也伽梵語也此云天崑吾

峻高貌寧逆各切鍛所鑄切鳥謙魚險切獷

古猛切聞閩徒年切衆盛也檢檢虛

狃庾準切顯魚容切衽忍甚切旬堂練切

環俱永切壺陰計切耄莫報切胘郤禮切藪

蘇后切漸七豔切遠武粉切脣股也埴埴尸切

埴常切切

續高僧傳卷第五

唐 釋 道 宣 撰 佐六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人
附見一十九人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惠命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法亮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達

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吳郡虎丘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度

惠梵 惠朗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 僧淑

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超

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惠朗 惠略

法生 惠武

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察

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

第一四八册

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彌歷
年紀規空晝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
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
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
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
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
莊嚴寺法集勅請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
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迥阻
有礙北歸因爾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
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

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
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
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閩喜人
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
道潤江濱永明中為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
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惠命廣
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
志敏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

佐六

二

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競目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常有百數齊文慧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

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修明朗稟性踈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譽集注涅槃勅成部褒而言詭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已少見齒錄並卒于天監中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中來都遊觀

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道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顥並虛心禮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然獨坐勗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

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尚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變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棲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奧遠何耶答曰欲廣

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
論四遍雖周末曾注記結袂而反亭然獨悟
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叅其門者也
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
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
客問未申酬答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
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亟經進
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
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贈施之物構
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
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
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
好勤學出都住冶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
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
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
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
雖復茹荼不充單復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
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

第一四八册

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為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踈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為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臣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詣佐六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

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為白朗屢講眾經頗入能例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為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顥書曰古人遺族故

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採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音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冶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達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

諸佛懺悔先憊批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未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

宇臨澗敞軒映水解裘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勅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陋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勅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

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與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懺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叅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七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摺採衆師并

爲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微覈而未盡其要妙也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滌從靈味寺寶亮諮學經論文理通達藉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昺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詡他日因赴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

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凌駕儕黨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詡有慚忒其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羣獨秀每與同輩言諠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已任宋吏部

即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廻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廻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闍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

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旣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推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

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晉弘寺共講
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
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
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
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勅敵
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注六於今日矣
且試思之晚講嘗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
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
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
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

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
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迂言雖竟日無起疲
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
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
相誇單及旻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
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
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爲道俗
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
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
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

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
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
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貧道
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
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
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
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
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
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
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

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
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
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
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素結轍華鄙邀
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者
年素望懷新舊之耻設伏者比肩翹開者間
出旻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櫬嚮然
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詖時
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
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

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騰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廼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騶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

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是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十一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

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樂廬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窻戶四出簷雷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爲迫迮枕檉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覲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

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儻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

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
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
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
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闡善使所
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
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
醫上藥備于寺內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
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
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
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

佐六

十二

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
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樂
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
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
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
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舍靈轉經三契此事
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
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
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

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是夢有人言僧
是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
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
是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
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
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是聞
而勗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
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
澆偽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
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

佐六

十三

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是
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
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
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
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糒
醬醕樵水湯炭踐踏洗炙傷害微蟲豈有數
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爲也如復求寄王宮官
府有勢之家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識觀之
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
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

涉讖笑故吾不爲也是笑言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眄風颺滿室凡所施爲不爲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爲設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竒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

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聲問難叙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

注六

十四

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座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濤四衆盈堂僉謂理由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構擊縱橫比類紛

鯁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督賓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琅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十六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又云思愛

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宣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微進飲粥未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識反及梁興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勅今雲先入後下詔今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

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旣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勅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

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
言間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未
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答之以宣示臣
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未雖異而理義
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十六今審神滅論
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
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有本襲
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既彰
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愒彼論之
情預非草木誰不獻欵同挹風猷共加弘贊

也約答曰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
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答一本懼受
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
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
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
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
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造可仍
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
爲葵塏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潤隱嶺窮人
野之致終日談論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

國獻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納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得應相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已身外覲施之物通啓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

位六

十七

諸物爲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銷金候旭百和盞盃衆妓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勅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勅給東園祕

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葬定林寺側
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
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
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
妙法華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
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
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
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功嘗於
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
下延于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

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
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
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卽爲剖析誌便彈
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
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
等之忽夢見一僧法六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
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
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
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
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

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爲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

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爾栖栖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憩莊嚴寺仍從僧旻以申北面勤苦下惟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鈎深索佐六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十九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

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
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
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若見單
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衆屯結
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迹理喻精微淺
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
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
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
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
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

述略聰明雋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
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
益竒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
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
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
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
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
却泐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
息攀緣但多疾瘵亟爲廢替自責先身執相

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
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
三歲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
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
泰克已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

注六

二十

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
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
祖瑤之負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
繞吳城一市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

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
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皆新華先
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
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
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
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
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
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
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
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
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
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
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
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佐六採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
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
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
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
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紀服膺鼓篋寔繁有

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
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末還吳郡道
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
遊禹穴居法華山繼眾弘業及齊德將謝王
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
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
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
僧實誌遷神窀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
開善勅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

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宸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擅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豎嫫者工相人也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

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

佐六

廿二

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天況復

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網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以介意斯亦拒略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

彼晚於華光殿設會眾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廿六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廿三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眾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眾僧

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

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頌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且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丈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

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
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
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
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祭之又勅於慧
輪殿講般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
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
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
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
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
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

佐六

并四

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
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
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
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
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
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
途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
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
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
勸法師行無礙心夫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

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

佐六

廿五

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爲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巖然山立雖神寓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

第一四八册

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叅候勅為建齋手制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憝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為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麈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

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

佐六

廿六

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瞪直除庚切 潰符分切 瘠才亦切 拓他各切
 秩直質切 確克角切 拮舉蘊切 撓爾紹切
 詡况羽切 塵腫度切 勅渠京切 縞古老切 觀古老切
 棺初觀切 訛彼義切 窆彼驗切 下早遙切 颺早遙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鯁古杏切 瞽猶莫候切 莞姑鬱切 燮東陟切
 也壘可切 氲壘敷文切 香氣於云 番禺
 番音潘禺音愚 瘵側界切 寔寔抹倫切 番禺
 長埋謂之窀 宸隱豈切 畫也 墅上與切 姥莫補切
 長夜謂之窆 宸斧屏風也 墅田廬也 姥莫補切
 稱也 老魚僅切 強也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六上

唐 釋 道 宣 撰 佐七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一十八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左二 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巒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亡名

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見下
卷

楊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深智

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僧整賢
慧濟紹

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曇

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楊都瓦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僧建
慧聰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十七

法文護

法度通典

揚都冶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標

揚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遷傳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慾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留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無業術立行

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內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爲辭嘗寓坐有梵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爲五衆之傑則爲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兼明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座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爲皂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

佐七

二

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
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
病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
別勅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
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
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
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
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
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
既而言曰當率集問緣共來承受不言姓字

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座容貌瓌異
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徵異爲若此也
加以性好山水亟異幽尋而翼從之聲聞于
數里山人怪視唯見超身麕獵之徒莫不自
息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
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
寓撥採羣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構事類因果
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
法勤修上復齋居空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
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從

之遊處未覲愠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帶
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慧輪殿
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圍接連南
澗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雲
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棲羽族列植
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橫入出又羅列
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
十餘年晚以陵谷互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
閑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
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天

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立碑湘東王繹陳郡
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祖世蟬
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坐暴者云後世當有苦
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
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
神英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身
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粲故風鑒貞簡神志
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爲佛塔壘
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

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
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
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纈季父喜畋獵
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
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
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
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
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
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

佐七

四

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
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
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意
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
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
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
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總持爲特進顏延年司
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
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禮服
闋之後却粒巖棲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有

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歎
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
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
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釋門頌
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具少爲貴勝所崇也
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剡令欽服道素
側席加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
號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䟽壤幽岫
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旣冥賞素誠便有
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齊太

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
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嘗請講淨
名勝髮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遇疾晝寢見
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
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
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
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
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
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
思歸遄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慕嬰號

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閑慈道後還都又住
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携與同行在郡
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
階常入金華山採拈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
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
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
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
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
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

及沈侯罷郡相携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
禮敬彌隆文章往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
盛秀出當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
來嘗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
道昔爲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
爲之當復入地矣佐七天監元年沈爲尚書僕射
啓勅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
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
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
此類也旣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匱曾

襟陶鑒懷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
蔭益羣品皇帝斷彫反樸信無為道發善提
心構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淵廣既為萬
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
須彌羣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
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
畢舉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
資人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
皇師臣大聖師友遂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
周孔憲章仁義況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

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闡黎之
尊屬當智者之號遂巡退讓情在固執慙慙
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勅引見事協
心期道存目擊自爾去來禁省禮供優洽至
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善
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彫玉輦屈萬乘之尊中
在三之敬暫屏袞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
盡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
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
後就坐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

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
有一乾鵲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
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
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
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後數日二
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
罽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
圍遶爲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
胥同日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
而愛悅閑靜祥萃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

故使麀麀羣於兕虎鳧鷖於鷹鷂飛走騰
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
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
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
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
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華
紅扶踈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
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
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
本生焉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

若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謀山川靈異擅竒函
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朮三十
餘年布艾爲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標望當
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
輦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
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
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旛花羅列空中迎我
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
儼叅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
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

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
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
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
誌墓左殯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
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
龍押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
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
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
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唳聲甚哀婉葬後三日
欵然永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釋曇鸞或為鸞未詳其氏鴈門人也家近五
臺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
焉備覲遺蹤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
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讀大集
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
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行至汾
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
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觀由斯疾
愈欲繼前作願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
本草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心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尅既已方崇佛教不亦
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
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
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
疑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
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
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
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
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
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

第一四八册

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
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
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歎訝曰此千迷道
從來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
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
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
諸仙術帝曰此做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
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答曰去月耳聞
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真
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敘思

好聆警錫也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
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
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
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廟須更
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
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
船裏怙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
江神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
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
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

佐七

十

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受所覺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廣魏主重之號爲神鸞焉下勅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今號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

闕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勅乃葬于汾西秦陵文谷營建磚塔并爲立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專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各滿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仍自號爲有魏玄簡大士云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

佐七

十一

馱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曼公講釋
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
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
淺爲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
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
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撮欲飲之先得枝葉覺
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爾藏公
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旣
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被又屬嚴冬便撤
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

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爲本有用麤細
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
鎮庸蜀聞彼多叅義學必須碩解弘昝方可
聞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
有僖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
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導
如川流嘗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
見一神青衣恰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
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
結昔在揚都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

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
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啟玄門而韶
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
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
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
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獎物其勤至
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
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峯岫叅預撰
集勒卷旣成王賜錢十萬即於龍淵寺分贍
學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

依七

十二

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屨
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
雜豬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
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
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
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
俗憑爲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禮拜漱口坐
于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
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
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煇五日方醒云被攝

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
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
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
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
豐惟識和慈二禪師拈花列道騰飛而去又
當終之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
佐七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
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
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
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
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
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
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
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
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
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
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
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
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道

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裴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納擎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踈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夾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號大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五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性七隱士儀式名十四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

第一四八册

槃法花勝髮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
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
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
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舍靈皆應
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衣
廬阜曇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
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
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在
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爲物津梁不
亦快乎登即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

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以
其本姓不華改芮爲耐講說之盛四時不輟
未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不
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即
魏景明年也

續高僧傳卷第六上

音釋

菑莊持切 麤吳悲切 羶尸連切 勦子小切 端綠布切
 疾吉肩切 拮吉肩切 手毳毼切 毳毼祭切 磨烏定切 麕居筠切
 麕鹿也 麕鹿也 兕序婢切 獸名 鶩莫卜切
 也鶩張連切 媪烏皓切 恬徒兼切 愉容朱切
 也和 覘痲廉切 撮倉活切 噉徒濫切 儉鋤庚切
 也吳人罵 僑訖約切 楚人曰僑 草頽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六下

佐八

唐 釋 道 宣

撰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剪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關導有聞鄉黨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

佐八

許也因爾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敬異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側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

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竒負氣高論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讒構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盡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談

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歎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申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商略檢狃物有不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

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歎曰爲爾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

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
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
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
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
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
敵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
學方而性多急憤不能克已橫相陵罵超亦
盱衡嘯傲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
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之量
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

內外濟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
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
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
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
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
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
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
卒揚輦同哀

佐八

三

釋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
聞僧旻說前修玄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

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糊口茹菜充饑而未曾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攜並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鉤深致遠善能讎校謙而未講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

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序同其業者重其情懷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知理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

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
隸整住襄陽末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禺人
末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
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爲宣武

佐八

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
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藏是二公經
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
謔博奕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關無對辯人間
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

衆演教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
雖逢勅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
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讓
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覲遺還
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
處屢空餉錢一萬即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
性虛蕩不畜資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踈率
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浣濯同族有
不耐者皆代其解滌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
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回寺

有曇雋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
風素一槩寒暑彌盛侍中王慈比李司徒長
吏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仍願出
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

佐八

五

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
聞安少孤爲外兄所養便歔歔嗚咽良久乃
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歎
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乎自是專務道學
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

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
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
歎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
伏馳名東越齊末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
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
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
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
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
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師標正經
論妙會機神覃思通微易鉤深奧乃從其成

業齊太傅蕭穎胃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攜遊
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
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
先來英舊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玄宗遠
無髣髴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
薨贈別塵尾軟几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
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
析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
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徵屈重疊乍經乍論
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

次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
律明萬緒條章富博欲撮聚簡要以類相從
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
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
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
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
將成忽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
親自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救退而流
涕中使叅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
辭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

絕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寄
遠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
遺悖但知思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
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聞少年綢
繆玄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
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攜法席且仁且訓備
沐恩獎恒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
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
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
海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

率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觀
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
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以
聞勅答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
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
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
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
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戀不復
多云帝因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

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定于定林寺之舊墓勅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寺爲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噉麤澀麤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及鈎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恃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裘西遊

住禪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無悶勅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未嘉太守吳興丘墟皆揖敬推賞願求勗誠後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風飲氣未相隱避以至於死開因爾講筵相接道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賓僚飡悅藏

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關
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
客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
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荆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

佐八

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
誑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
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
衣裳麤弊飲食踈儉遭值年饑入里不給南
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

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敵住延賢寺少研經
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
不競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令楚弘宣
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雋
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為
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
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總持者其在爾乎及
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修講之業卓犖
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

目建爲文句無前目貞爲入微獨步貞乃與
建爲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親
施造像千驅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
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衰陵
女人居上毀論日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
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
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
六十朝閏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
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爲道
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

佐八

九

人沙彌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
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攜窮
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
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繼晝
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
邕亟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恪或清晨嘉
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
渴者遥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
何園寺武帝好論義旨勅集學僧於樂受殿
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

聰立心剛豫解行遠聞道寂博習多聞雅傳師業並終于魏土

釋實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愜慙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深神旻曰此君任性雋警智慮過人但恨迴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忙無所推

下旻累諫曉喻返以為讎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孺先業自建講筵貸財周贍篤勵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誑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反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

法八

十

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為物所讓
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
爾出郭於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即普
通七年也彭門爾前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
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彩
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敦信不交世
務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
學宗為諸雄辨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
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

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爾乎
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雋可期神幽冥長
堪濟愛海年十二勅令出家為奉誠寺僧辯
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永嚴好仁履信精
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冶城寺持操高尚
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在八誦稟經論散帶伽
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
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
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為注記雖無
大才而彌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

監十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為慧景弟子景清坦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總州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玄齊末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

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餐聽毗尼纔得數遍集乃歎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勅還為壽光學士又勅與正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為十

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
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羣賢博論
未曾不預辯通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
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躡而默然斯亦稟
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
貴未邀襍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
德出蕃要請相攜於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
康王薨後兵平侯蕭曷遊夏口復屈俱行法
筵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百
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二
釋真王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
哀其不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爲窮乏之
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
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携玉赴會一聞
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
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
無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懾
當鋒年將壯室報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
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荼奉齋伏凶持操

第一四八册

五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
覽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
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席海內髦彥咸
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轡相架玉獨標稱
首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
耆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鑄
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即憶
其名義斯總持之功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
百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彌隆
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

佐八

十三

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
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
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
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
身無疹瘵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
尾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之也
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周世非可樂汝等助
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卧
疾於鄴城北王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動京
大德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

來異香纏繞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之響清亮宛然當爾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王氏昆季俱制衰經與諸門人收其屍而葬焉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

興善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慙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韙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朞月道風颺舉恂恂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育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

佐八

十

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嚬腴
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減年方弱冠便
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
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
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
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
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
終識苦空功由善道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
葉仁既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壟述德如
左

續高僧傳卷第六下

音釋

坎 壙 壙廬感切坎壙也
 如 倨 倨胡桂切
 薨 呼肱切 死也
 惺 羊益切 無也
 猜 倉才切 疑也
 澣 胡管切 澣衣垢也
 慙 莫困切 同慙也
 寔 莫問切 寔也
 禮 貧無切 禮也
 惺 羊益切 惺也
 猜 倉才切 猜也
 澣 胡管切 澣也
 慙 莫困切 慙也
 寔 莫問切 寔也

十一

十五

也切 忞 懾 質涉切
 徒結切 喪氣也
 首在腰皆曰經 在 疹 丑刃切
 諸深切 育 爾呼光切 心 慙 女六切
 刺病也 育 下曰育 上 衰 經 衰 舍 回切
 是 韙 鬼切 鍼 經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七

唐 釋 道 宣 撰 佐九

義解篇

正紀十
附見四

陳揚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佐九

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揚都大禪泉寺釋法勇傳三

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

明解

揚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

鍾山耆闍寺釋安原傳六

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 僧詮
玄辯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 僧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

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

陽王聞而器之引為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

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

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

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

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
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
實舉厝閑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
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總持諸
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因循舊章
偃厲思雲霄曾無接對見忤前達不能降情
自是來學有隔聽者踈焉遂閉志閑房高尚
其道間以尋緗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
文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
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鈎故貌義詩書號爲

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
愛其雋秀欲令還俗引爲學士偃執志不迴
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
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
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
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
陵踐兵饑相繼因避地于縉雲春昞泉石又
寇斥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堵
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渚宮陷覆
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

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棲遲登
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
旅人叩杖策登高蕩客情川源多舊迹墟里
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
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并遂
汎浪巖峯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結衆礪業
遊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
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
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亡身乎
以天嘉之初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

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
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
詩曰杖策步前嶺寒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
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晝鳥聲希右苔
時滑屐蟲網乍粘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
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
桂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
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衆莫能舉世祖文皇
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言初令統接賓禮樞
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

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于武等
頃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恒度
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
復踈止於小室許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
然乃著成論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構思深劇
疾轉沉篤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
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爲
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末
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
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鄰一何可歎而皇甫謐

揚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
度之心今冥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上
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相償如
無相對則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
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
十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二十
二日尸陀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岡焉然偃始
自離俗迄于遷化雅學是務儉節掃衣弗事
華纈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文彩灑落罕
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集之

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
學士何雋尚之封于秘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
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貞外
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

佐九

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
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因
此悉斷爰在髻鬪卓出凡童孝敬純備志操
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
陣儉約治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日
兵者凶器身日苦因愆海邪林安能覺者年
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
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
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
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
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賓心計目
覽莫不奔競但以鷲山妙法羣唱罕弘龍樹
遺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
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

第一四八冊

止觀寺僧詮法師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華嚴大品等經於即彌綸藏部探蹟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為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勅入京住興皇寺鎮講相續所以華嚴大品注九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五擿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每一上坐輒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

其間興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房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月二十八日定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為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

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詮化往
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
住長干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禪門宏敞慧聲
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
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
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
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于別紀昔梁天監十
六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此寺
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
服青納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

法粲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豬花
天妓埭塞殿堂緇素法衆充物筵席泊朗來
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
七日帳下淨人解齋失曉朗夜扣閤催之而
洪鍾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
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嗣君親佐九搖玉柄述朗
所賢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
抑亦天人儀表故其所獲檀觀充造經像修
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
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

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宣亂斯亦懷感
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戒
約遂仰奏承華為之銘頌其墓誌又太子詹
事濟陽江總故陳主叔寶時在春宮為之銘
曰洪源遠采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
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貌狄制功
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
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
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
慧日舒光旣推衡櫓自關金湯夢齊鼓說應

異鍾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適度脫
難竟化緣已矣乃宅丘宰智炬寂滅頽巖遼
夏遼夏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松深
香滅窮壘樞橫宿林切切管清遙遙鼓聲野
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唳斷流急寒生神之
淨土形沉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七
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
式尚書外兵錢唐令因此遁迹于虎丘山後
客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
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

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揚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爲和尚銳志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資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刮摩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墜彌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視上京鬱爲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

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前窻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因此拂衣里閑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慧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侃侃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宮羽相諧冰藍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採

擯希微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傳於焉
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
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輦觀風繼踵遊息
之伍附影成羣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禪衆
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
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
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
遊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
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寔于攝山
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

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
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
而貞苦文章聲辯時世高之爰至啓手啓足
不緇不涅寔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
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
令濟陽江總製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莒後居毗
陵曲阿縣焉祖邕齊右軍父僧達梁臨川王
諮議並高器局崇遵儒素瓊絜清山水峯瀾
早被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

吳相竒挺故能踈秀風彩蘊藉威容少鄙麟
裳便欣毳服幼年出俗師事沙門法通通初
見而嗟重深爲道器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
欲稟光宅寺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颺拔聲實
沸騰無礙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駭唱

注九

九

高乃移聽南澗仙師研精數論名解映徹洞
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復嗟賞後於高座
普勸寫之自爾門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
能覆述未登五歲便爲法主仍與仙公抗衡
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罔不踈通選揚名德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分寄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爰降綸綍入
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雲閣便辭還鄉之建
安寺上黃侯曄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
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競云建安伽藍白龍
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異而目
之爲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
驟噫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衆
杼之歎令人太息乃有學侶復請還都發成
實題僧正慧令切難聯環瓊乃徐拂塵尾從
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而速杼軸

第一四八册

何為答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令閑舉止雅音韻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熏修臣下偃風清言扇俗縉紳學者必兼文義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憶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叟塞駢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玉豐貂紆青拖紫車馬溢於寺衢衣簪滿於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加也到茂灌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服膺請業恭息世謨蔬菲好學後進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于茲乃

驗未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褒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為學眾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蕩有陳建業武帝法九尊法嗅味特深數引金言頻開玉牒降狎言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弘大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般若多難仰祈疾講頻爾轉數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

出宮殺雷已響還繞至寺驟雨便零重雲殿
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
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禮異彌深鬱下絲綸
爲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敦喻更隆乃顧當
仁俾膺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
所攸利寺如林義筵如市五部六羣果舍苗
雜准調水乳罕和鹽梅多沒象泥終枯鳥樹
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爲篇禁不煩遮罰
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衆
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

司疵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令
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熏灼威儀翼衛
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故使流水照於衢
路吏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頓祛前政自營
靈壽惟從息慈壞色蔽身尼壇容膝蕭然率
爾有位若無朝野嘉其真素同侶美其如法
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
馳令譽孰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
甲辰之歲二月二十三日纔覺不愈建初寺
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聲德齊

世九

十一

揚爾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正今先無常日夢上天有疏請講暨三月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誠掩坎不煩銘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仗借爲榮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于鍾山之陽名僧舊墓爾時填達咽陌哀慟相奔皂素驚嗟郊垌失色初瓊入京將臨法席旣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門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忻然處置及孝

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翼從末爲大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尅壯不休孜孜講導吐音遙奔發義昭彰或遇勅手時逢的匠薄魔象扇灌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數及晚僧塏益重居處逾輕惟屏罔設飾用不置臘歲叅謁黑白摩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縮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馥懺禮方

宵迹怠心勤外和內秘宣揚之暇綽有餘閑
兼採玄儒每窺子史彫蟲棄隸體物摘玄並
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
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
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
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
義十卷法華維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
布在州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
慕平昔追攀日未與同學道莊明解等樹碑
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場釋法論莊入

注九

十二

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
末尚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
僧廣以爲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
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
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
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旣寤深惟留戀斯
成墜矢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大弘法化
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
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

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摩肩溢道
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羣宗韶
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
尚時年三十有九為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
傳法韶遵崇餘烈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
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師承
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淳乃往豫章將通道
務時余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為戒師
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
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歎曰吾遊國多矣罕

值斯人仍停豫都為翻新金光明并惟識論
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
夜聞晨說世諺寫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
岳陽王於荆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
報地之重來勅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
弘尚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禮彌隆天
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
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
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
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顛定慧難踰人神

頗測靜歎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
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為新安殿下黃司
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
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
禾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十有餘
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日中時右脅而卧
神慮澄然崩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
十六日寔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
十餘遍涅槃三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
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叙

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
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正妙思沿玄怡心屆
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烏之道莫
不傳芳廩幼而聰穎獨悟不羣十三偏艱孝
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
父也乃攝佐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十四好老莊早
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
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華門圭
竇而虛懷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
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

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并聽
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頗盡言前
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
業之徒屢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
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
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屆楊都武帝敬供相
接勅住天安講華嚴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
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洎大陳御寓永定元
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
戒範有勅住者闍寺給講連續既會夙心遂

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
樂說不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
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
建寅之月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賻贈有加即
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
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佐九
十五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
梗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
願領五千人為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眾聽
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

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剝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開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尚時號之為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願通而構難踈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為答時人為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

朗頌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為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為務未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講席備見宗頌周覽文義並具曾襟又寫章疏六馱負還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費還付朗自無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

欣慕嘗造恩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
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
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
悅又與邀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
還三日不絕邀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
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餒索
年三日失食至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似猪
肉之氣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
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薤自此至
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

佐九

十六

立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衆生如何
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
陳至德中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棲霞寺結
淨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爲
開滯理思幽微不爲僧師不役下位常自縫
洗六時無闕纔扣鍵椎已居衆首端坐如木
見者慄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
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勅給
其乳牛而布迴充入衆瑣瑣謹攝實高僧焉
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

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
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
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醫診之縮臂
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
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
滅故也諸有學士徒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
矣以陳貞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樓
霞終後手屈三指捋之雖申還屈乃至林中
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
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時

佐九

十七

以當之初將遊告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
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
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
師戶侃怪光盛出戶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
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
有見鬼者望見旛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
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
冠稱爲望族弱齡適世求絕妻孥吟嘯丘壑
仕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

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事梁元帝深見禮待
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謙靜為心
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玄
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允禪師允亦定
慧澄明聲流關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
彫純假於禪誦興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
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
雋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禮供殊倫聲聞臺
省後齊王續部伏敬日增任滿還雍遂勒歸
詢帝勞遣既深處為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

翰可觀元非玄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
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總議或以威恩加
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曾無易節
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
欽屬未叙企積道體休愈無虧慮耶蓋能仁
處世志存巨救非先輪迴獨尚茲善注九既道亞
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縑染沉流當途但靈廓
妙理三業同錄冀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怖解
偏執讚我時朝匪惟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
實故令往白念報雅懷名答云辱告深具懷

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
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偃成恭惟道是
務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五載
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統荒裔無
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
不載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援據事叙綸貫始
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
若有一誑生則蒼天馱之死則鐵鉗拔之烱
銅灌之仰戴三先行年六十不欺閤室況乃
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

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
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刀
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
壑安能憤憤久住閤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
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彌固棲遊世表
在九
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豈損嘉
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成陽貴遊奉謁隆禮
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
棲玄後德便閑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
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

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夫以
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彫岱山磐石之固忍
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譬如朝露
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
不爾修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各
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
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馱形骸
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
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

爲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
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
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
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文名息心讚擬夫同
廟其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
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
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
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
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
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

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
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
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
藝為愚弊捨棄浮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
心後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脩
塗九末泥莫貴才能是曰惛情誇拙羨巧其德
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徒舒翰卷其用不
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
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
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樹陰迹滅影沈獸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
滅長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
萬物齊平何勝何重何劣何輕何賤何辱何
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
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淳德
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不殺論
等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
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瓊
性沉審善音調為隋二十五眾讀經法主搜
括羣籍採撫賢聖所撰諸論集為一部稱曰

第一四八册

論場有三十卷披卷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

卷九

十一

鑣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嗣年將壯室領徒十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彌持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恧謂徒屬曰非爲以水辱

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

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
下禁推時朝罕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
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
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
既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
氏馱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
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
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聲此一心悲慶相循
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
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

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空宜儒果等是
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
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
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罕宜四人光在道南教
馮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
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不繁云
佐九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
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
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

蘊玄肆尤翫雜心時為彼國所重嵩兄為博
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觀嵩英鑒
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
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
易林祕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
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
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
乃有其言全乖理義高總非所述即為一開
泠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
遊涉于時元魏末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

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
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
聽毗曇成實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
彌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元坐開判經誥
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勅敵歸依接足既學成
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非邊鄙
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導為宗後又重徵嵩
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
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
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

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嵩以慧學騰譽頻
 以法義陵之乃徙於徐州為長年僧統仍居
 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導聲教即隋初
 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州
 續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曄威也 謚彌畢切 腊乾恩積切 擿他歷切 紉也
 卸司夜切 穿疾政切 夔乾恩積切 擿他歷切 紉也
 脚古洽切 觸翔規切 童子也 毳毛布也 頤之也
 也切 頤正作則初力切 駢蒲眠切 鹵古郎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駕切 函簿也 達渠惟切 九切 垆古管切 林切 顛豈
 切 榛叢生也 木切 賻符遇切 贈切 囂許驕切 蕪切
 下戎切 榮渠營切 偃於武切 鉗巨益切 憤對古
 亂心切 桎足械也 桔姑沃切 蚘儒稅切 懵孔
 也切 閘於蹇切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八

唐 釋 道

撰 佐十

義解篇四

正紀二十四人
附見二人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鄴中釋曇遵傳二

鄴下總持寺釋惠順傳三

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并州傳統釋靈詢傳五

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法

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

齊沼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楊都莊嚴寺釋惠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惠遠傳十四僧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

十三備通疏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諮

無再悟徒侶萬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祕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頗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從轍光師而受道焉耽味虛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新

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連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注易諾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

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

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搭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

爲來報之業夜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
事旣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
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異則事全難
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
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
焉資學旣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爲負外郎二
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爲師保光以
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皈依遠崇
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

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
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
異筆而變他成已故談述有績而章疏闕焉
初出化行洛下流衍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
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
勳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國都尋轉
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
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
其後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褻帷開戶標
樹方遠形無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

方便而敬愛宗師罕階偉緒光師終日導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講而終業矣

釋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

佐下

宗統知雅趣長猷塵網爲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爲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

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慕其風焉僕射相老徵欽尚厥德奏爲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爲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誠世範惠解騰譽事義沉深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

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闕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邵寺

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

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五遠節復尋

成實初得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

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

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

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徧討嘉猷

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詮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辨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

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
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美初憑之
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遞講福智雙習骨族血
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
資少所恒習袒肩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
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
絕矣

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祕教備知通塞雖博
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
遊歷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
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
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
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
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
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弄小道崇仰光公曉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
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讚
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逸傾渴觀聽年登八
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

誦之即生獸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樂而出
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樓皇務
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
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纒浹
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
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
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
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
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
心饑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為服兼

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
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
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即殂一宿同
止明旦起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
投寄無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
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
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
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算數明了機調綱紀
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
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為魏大

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
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
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
令史負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
上網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
四萬餘寺咸稟其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旣
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帝布髮於地
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
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馮諸鷲鳥傷生之
類宜放于山林卽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

寶塔廢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卽碎蕩邪霧載
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
緝諧內外闡揚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
梁哉且而景行旣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
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
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
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道僧向
鄴啓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
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
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

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
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
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
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
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
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
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指
訂今略舉梗概以示所傳末勅住相州定國
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

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
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事莊嚴備殫華麗
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觀慈尊
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
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
深果宿心喜遍心府形羸微篤設舉坐之袈
裝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
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
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

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峇然衆表百千衆中
孤超頸現衣服率素納補爲宗五條祇支由
來以布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
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已業遍
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
儀服通混一在十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
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
敬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
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
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
宣說畫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
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
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
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
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
大乘義章六卷文理沖洽詳略有聞又撰衆
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
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
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爲合水寺都維那

第一四八册

富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覲禮
六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攜前後給濟
三官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
具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
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
志涅槃性度虛簡風量陶然網網門徒維攝
大法而爲已任每叅說戒跪聽訖文講悟昏
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
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得無

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
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末乘車
送帝迴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
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

佐十

十

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籍尤通講論而
稟性謙退喜愠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
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
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斯法義若是
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達觀

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住本鄉常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贊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窻漸延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

祕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聲聞于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朽壞勅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颺然涌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迴邪者衆

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佛宗勅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恒業叙略綱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葱韭以土掩覆並非由教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棲玄寺微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侍秦壤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爲周家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于長安時年六十善以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斯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覩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

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彖便撥除餅果上取書疏眾共歎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鑿使知管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

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悵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未又聽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思抽怙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

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
盡形八戒豕雖道張井絡風播岷我而志意
頽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
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為之疏記使後學有
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績而衆復尋之致有
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
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床三四
尺許欬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為
言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
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

崖菩薩出世為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
故寶坊一學曲被劔南後制涅槃法華等疏
皆省繁易解聽無遺悶州境皂素生難遭想
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望
引殘運耳故麤弊接報弘誘為心護生安衆
以為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
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
欬然能語顧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
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
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為喚佛

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闔天舉衆驚駭莫測其怪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彖正赴光興寺講因以白之彖曰此我之徵相不預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兖州人初生之時牙齒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佐十通諮碩學並辭罔逮遂開拓寰宇十四置立規猷顧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思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墻則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

第一四八冊

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爲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贖鎔裁而簡衷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尋不見遂令世人無知汗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待以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

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行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過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爲若此也十五恒樂聽戒生來兩鬢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爲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朱衣螺髮須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

高遊尋爾便終時共以爲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
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
即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
不指世務唯以法事餘全無叙鄉邑二親哀
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
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
耳復何關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
三十餘載不號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
鎗聲稱彌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

門人亦爾乃大弘法席廣延縉素時梁儲在
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
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
耳以爲慚悼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傍若無
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
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
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
忌其言今也大集諸衆令其豎義榮曰余學
廣矣輒豎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
據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豎八十種好謂必

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于揚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

佐十

十六

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羣時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理爲涅槃宗極足爲心神之遊翫也延形長

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與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准的自願影而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認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少年知道風悟

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爾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

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遠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

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驚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周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叙無礙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惡彩勅境内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採巖

穴遁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于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總集賢能期日釋奠帝躬御法筵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十救解莫通帝及羣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

曰何爲不禮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
加助帝大悅正遂搆責陳難延乃引義開關
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
摧枯因即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
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
此矣即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求用宗之及
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
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日
預搆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
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

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弘通正大服焉
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胷臆
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
矩之用皮中裏正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
悟發天真五衆法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壤
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
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
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
天元遘疾追悔昔僣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
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

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即
事剝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弘理未及
勅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
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
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
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
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
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
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後遂多凡前
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

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後
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闕
皇四年下勅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
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
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
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號
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
以爲棲巖寺勅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
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賚蠟
燭未及將爇而自然發焰延竒之以事聞帝

因改住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
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
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
野荒然勅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
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二帝
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蘇威
問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萬機之主羣臣毗
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而不雨事
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殿登御
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

面而受八戒戒授纓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
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絹
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
貨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徧多一時
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
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
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先
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
于時年屬饑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旣稟爲師
父之重又勅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

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教弟子之儀
加敬情不能已其為時君禮重又此類也勅
又拜為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
令彼折伏從此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
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
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
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
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
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勅王公已下並
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

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
禽獸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
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
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
髮徒跣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勅於終南
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朗無雲
而降細雨若闍毗如來之狀也大衆驚駭嗟
歎得未曾有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碑其
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為正任語默
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

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
幡蓋列於極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
山西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
勢總權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羣術
行動物情故爲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
聞薨皆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
史薛道衡白弔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
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
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
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落紐棲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
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
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
興卓爾緇衣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
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
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舟遽沒
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
瓶夙承訓導昇堂入室具體幽微在三之情
理百恒動往矣奈何其爲時賢珍敬如此所
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

第一四八册

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如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
天縱殊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邈幼
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
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
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辭叔
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
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
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
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爲盧暴不安攜

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
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
隨閣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
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本
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闍黎光
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
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
席端淘簡精麤差分軌轍滅諍捷度前後起
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
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行

誦之末專師上統綿貿七年迥洞至理爽拔
微奧負笈之徒相誼亘道講悟繼接不略三
餘沐道成器量非可竿乃携諸學侶返就高
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
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敬韓魏上庶
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剋齊便行廢
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叙
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
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今廢
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

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
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
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響信傾竭珍財廣
興寺塔旣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
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豈
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
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
以帝爲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勅頻催
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遠顧以佛法之
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出衆答

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
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
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
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
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真
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
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爾時
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亦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
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

事武帝不答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
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
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
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不學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
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
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
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
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
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覆

且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為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佐十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

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答乃下勅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崑然辭色無撓上統

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
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善
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
須申豈顧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
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爲大恨法實不滅大
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
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
遺法旣而山棲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淨
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
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

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
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雒邑法門初
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
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投洛州沙門都匡任佛
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
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
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
強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
不漉水護淨或分衛乘法或威儀失常並不
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

位十

廿六

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爲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踈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璽書懇懇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于時勅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建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國上大悅勅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寔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

不疲因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爲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遽篠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伍十與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廿七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有九圍十三幅裙可爲常服登座振吼雷動整驚允愜羣望斯爲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勅令知翻譯刊之辭義其年卒于淨影寺春

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爲之罷朝帝吁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而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櫛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知必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續方悟氣盡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在本寺樓宿廊廡晝夜嗚呼衆僧

患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大門放之徑即嗚呼騰躍入遠房內爾後如前馴聽但聞法集鍾聲不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鐘召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汎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鏤

之時號爲三絕初遠聞聽大乘可六七載洞
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空敵
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旣而勤業曉夕用
心太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
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
絕憶昔林慮佐十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卅八
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尅意尋繹經于半月便
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
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已證用問
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

堪爲觀行遠每於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
美禪那槃桓累旬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均
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耳七夏在鄴創講
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伏
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
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
鬘壽觀溫室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
備舉文旨允當空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
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
法捺淨雜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

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
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
頻復提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
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于關
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
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
痾疾傳持教道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于
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願徒
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義慈
於救生戒乘不緩偏行拯溺所得利養並供

學徒衣鉢之外片無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
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佛像
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卧體有塵埃遠
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
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爲此徵耳又自說云
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自
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還自續飾
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
了旁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速成之覺後思曰
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

矣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為功德又勅二時講前令大眾誦般若波羅蜜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中息又傷學眾不能課力每因講日如此正

義須臾不聞識者以為違宿命也及覺輕賤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外宿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卧問曰早晚答云今可外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跏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持未言其卒驗

方知化香若梅檀久而尋滅後乃卧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准頂上暖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蒙延及故疏為行狀擬學者所承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振名東夏云

在十

卅

續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菁子盈切菁華濟師姦切鷲脂利切颯悉合切
菁英曰菁華濟涕洟貌鷲猛鳥也颯也
聲也俘所虜獲也覲覲力切縷委曲也駿馬也
也子紅切驚馳驚也餉式亮切峻且綠切峒也
馬鬣也髮此宰切雒歷各切疥丑刃切與病也
切髮與髮與髮與髮與髮與髮與髮與髮與髮與髮與

續高僧傳卷第九

時一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六人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道瓊洪哲
慧響惠嵩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暉傳六

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時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榮傳十四

僧榮
僧鳳

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

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

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

別講徒屬兼多千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
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近言晤而執鋤
鈿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鋤不執
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不戴帝
大悅衆咸驚歎及後還蜀住謝寺大弘講肆
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
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
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剝鈴方知寺
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
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

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
桓而不能去其辯給無方爲此例也周氏跨
躡梁益庸公鎮方彌加深敬越於恒伍時年
八十謂門入法明曰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
悲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建
德之年果被除屏時一今院宇荒毀唯餘一堂容
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官於西
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龍淵寺輪法
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

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
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
法華至塔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
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揚都福地亦甚莊嚴
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
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花
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
可聯衡錄得者秘以賈歸益部嗚呼嗟歎爲
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海頻來擊
難發其聲未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
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
謂如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覩凡聖俱覩凡
聖俱聖方笑曰高座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
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
尋聲報曰瓦礫^{時一}洿池那稱寶海衆^三大笑而
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
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
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
十餘

第一四八冊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叅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慈鑽仰微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嘗命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色無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處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評所聞又從福緣寺巨法師將酌遺逸巨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

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漳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為請益之師吐清言為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囂塵心在閒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葺棟宇常坐不卧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勅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薨

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祐切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旨推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為名答成前呼俞為先生俞其曰我非俗士那詔我為先生成曰汝既諱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雅鎮時俗迎送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叅禮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上靜處思玄母日自賫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即此為報母之劬勞也昔朱絜寇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五人皆為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

第一四八册

子十人椿誥澄慧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
未序曆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
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
碑沙門道顯即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名聞道
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驢廟臺北傳
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
覆檢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為驢
廟此廟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
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

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
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
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己三也時聽涅槃每
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由是
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技令論義應命
構擊問領如響往復既久便止朗曰爾義窮
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名安者
多目之為沙安三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
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
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共論之道

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暇僧食不飲濁漿
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斯州之上西
望沙州即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
在焉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
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
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
號烏瓊帝尚重焉奉為大僧正也監護法城
為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無
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

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
未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
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
奇白世號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叅聽其講大
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慧悟自矜頗
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辯若劍罕有當鋒因
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之
即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
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
如常不失規矩時雨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

率序視瞻不眴轉身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
為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
沐罕有延濫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時皆不
覩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
光先價引衆沂流屆于本邑住城西望楚山
光福禪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為務涅槃三
論遞互相續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
五十即慧品法繁智嵩法同慧璿慧楞等是
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
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西望山寺弟子

慧嵩等樹碑于本住沙門慧響製文響有奇
才思力道壯為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
多所遊貫令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
哲者統閒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
慧日故西楚傳號為前後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
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為義興陽羨
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
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游卒歲易農而仕暉
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

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
服膺周孔以仁義爲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爲
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
出世之要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
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彩莊嚴峇然峻峙
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
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
朱方遇竹林寺誦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
家爲十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
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

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并八犍度
將欲並遊秘奧盡掇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
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沒故親受遺囑
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
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
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
心頂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輒乃請出都於白
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
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感斯擬
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

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勅請徙講東安後主
昔在春坊亟經義集僧屬才辯雄遠特所濫
心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為京
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
徐方緣會敷弘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
十日遷神於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
八日窆於鍾山之巖惟暉行業清高靈祇響
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
常請於樂遊苑為陳氏七祖及揚都六廟諸
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

翠旌孔蓋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
往來迎送必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
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
衣人曰法師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
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
饗餼悉放竒光覩而恠之竊懷憂懼夜夢異
人來謂己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
既而覺悟歡喜踊躍置學繒繳一時焚燼仍
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
殺戒故靈迹寔繁未陳萬一凡講成實玄義

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小品各二十餘
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
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
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
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
銘于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曹製

文云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
孝登朝父元暉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
絃歌季父元舉陳世功臣庭列鼓鍾路橫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駟車馬之客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
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爲王
佐之才既挺龍顧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
俗因而答曰無爲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
徒勞人耳於即蔬素栖遲便思脫屣陳武龍
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紆袞冕爲剪鬪羅
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
師爲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
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
握錫淮海值寶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宮光公

第一四八册

又敷心論遂窮神延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
八捷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
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栢梁悟茅茨之
陋頻上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徒轍
舊章聽紹隆哲公弘持四論纔經一悟功倍
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與
日月而齊明名稱並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
神思沉鬱詞吐抑揚剪萬古之槃根朗百年
之暗室浙左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
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

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肩如
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聖人爰至
哲公將乎大慚仍遣使者召還京室鬱几塵
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
不斷佛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
論經各盈十遍時一傳授之美後見伊人十隋師伐
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
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凋壞彌蒙犯霜露
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
華門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磚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
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
也至於經像繕修鐘磬銘範其爲法利吁可
勝言以開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
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二窆于
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鉤深堪
任停燈咸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
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
屠殺聲相亦切槍曾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

爲之止殺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
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
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注解由
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
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
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私歎曰不得七歲出
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群籍資於父兄並包括
異同深契幽蹟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
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次苦由縈縛
杖而能起服畢狀俗心猛不敢碎母嘿往趙

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標領也既初染大法勅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求爲本師乃皆辭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

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與慧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弘道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竒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群英學者望風響附用津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

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
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
胃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
義嵩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
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贍理相兼通
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十一叅涉間聞兩
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
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
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
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今若新預聽歸依遂號
為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大法自此廣
焉因以導物為恒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
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忘筌者會其宗歸
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
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為稱先
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
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斯
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
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召德望

第一四八册

並處其中國僑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為種
首令住官寺乃因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
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為類若此
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苦
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為世情之所同測矣年
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澄時一一心想禪慮巖十三
阿未盈炎溥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
濟不滯行李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
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
座談說齊安東王樓敬致敬諸僧次至裕前

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為戒師
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為施主傾撤金貝其
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
潛形世壞衣以斬縷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
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
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
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
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
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鬧得
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

索取卜書對衆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
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裕釋逐達
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有即預
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
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響
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勅令立僧
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
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
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
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

皇十年在洺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
言迷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
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
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
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
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聖教開
導聳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
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
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
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

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
勅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
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
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
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
請留帝即下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
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
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
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勅固邀裕確執
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

誠不可屈節乃勅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
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
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
管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洽有逾
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
弊厄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騁錫重沓稽疑
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于前矣
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
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
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

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
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
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
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
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
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
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
所住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
之裕曰斯瑠璃耳宜慎之誠之可攘之以福
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

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
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
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壘構將結八
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撓值晉陽事故生
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
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
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
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勸諸門人從覺不
愈至第七日旦援筆制詩二首
初篇哀遠終曰

今日坐高堂 明朝卧長棘 一生聊已竟

來報將何息

其二悲永殞曰

命斷辭人路 骸送鬼門前 從今一別後

更會幾何年

時一

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

十六

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
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秋八
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
山寺即殞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

清貞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
資傳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昧
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
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
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
鄴寺為來生福耳其割略親愛如此之類至
於弘法軌模萬代宗轄志存遠大不局偏授
故有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
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顛仰方登法座
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葦園顧

向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爲
遣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
宜即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
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
民犁具一時耕殺四十畝時一並擬種穀田斯道十七
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
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
盤桓動移數日或一止之中便銷數卷及至
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
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

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爲領袖傾敬或大德同
集間以謔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諠
鬧攸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而叅而性剛威
奕服章羸弊貴達之與厮下承對一焉去來
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情決藝術
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
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
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
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
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

延窟面別鑄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
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歎
欵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
悲敬兼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
療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
貯納講授之際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
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又畜訓誨
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已
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
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

室將撫言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
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
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之弘略也沙彌受
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
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
方聽女衆入寺時一並後入先出直往十八無留致有
法席清嚴響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
制澄正無論主各內惟護法外肅憊過身服
清修不御綾綺垂裙蹠上四指衫袖僅與肘
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

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氈被褥皮革上色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資具斯又處儉之從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緇帛成施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刺頗用以為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詐為善相答曰猶勝真心為罪也時人以為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地持維摩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夾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為疏記成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行記衆經宗要時一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十九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帶卯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式經兆緯相錄

第一四八冊

賢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
記先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
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
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
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
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
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
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
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氓品篤識
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

禪律罔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
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
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
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
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以相酬可
爲神用耳其人欣戴賫傳還鄉斯寔穀鑿物
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
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
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
欲裕抗聲曰惠遠讀疏而云法事因緣衆僧

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恠斥其言識者告
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
習尚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
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
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

時一

二十

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即
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深奇符契
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
前達末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
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山木
食山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為本
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
登即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
撰義疏躬自傳揚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
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嚴法侶雲
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為大觀之盛也自爾
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剋迹人間
栖息煙霞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

第一四八冊

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
達義德以誘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
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
其開弊開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遠遣徵請
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見大人
杖錫京輦仍即謁帝承明函陳奧旨凡所陶
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特一也九一有勅加之殊
禮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群
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
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

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藏氣截
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于
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網致標異新
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
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遘疾卒于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
心曠濟累囑露骸弟子奉謹遺訣陳屍林麓
掩骼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
銘表德鐫于塔後沙門明則為製碑文見之
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
流宦故復為江都郡人焉祖平齋新昌太守
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
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法流
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
七歲出家為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鴛鴻
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
寸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聽江
都強師成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汎濫觴必盡
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即於大衆便事覆講瀉

瓶珠貫驗在于茲縑素嗟伏咸高神略時丹
陽莊嚴寺燭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
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既
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
居避喧清談玄論燭師深加賞讚稱為重器
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
及續敷義帝常轉法輪興嚴之部於斯榮盛
既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弘教故雕琢
門侶無輟於時眾侶百餘一期俊乂成其器
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

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申北面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為貴今為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即發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冕旒清耳屢動眸容群辟解頤日夜忘倦煬帝作牧邦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霑預既處齊衡功倍勵業日夕相

係通盼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支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為論士衆所推焉後隋帝入京住日嚴寺遣學士諸葛穎賈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特一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十三創開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玄猷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條貫卷袞將成乃結為四十卷尋用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

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為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徵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既預席端便盡曾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遽昇高座共談玄理賓主無竭貴達咸欣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庶子張衡殷勤稱叙曰法師碩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雕輦來儀未嘗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琰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

第一四八册

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
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
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洛邑二
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筵三年
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
室赤光照牖即夜香水盥嗽遺疏周悉端坐
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
贈優厚勅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用供給
又勅黃門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
辯清徹衆莫之誼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

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枯必重疊研覆預在
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延自見弘
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
夢與優填瑞像齊立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
也又諸有疑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
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
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睿思通
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
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玄文各五
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

履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洛陽縣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其文隨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昔與藏公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旻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特一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不墜并五其緒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聚徒立講於江

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袞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三年奉命闢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徒駕東都定鼎伊洛從出滄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為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

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
召學徒宗猷顧命衆咸揖讓於莊允當遺寄
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弘選理副諸望用
先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轍
餘宗耳遂不行衆議莊後果卹小乘歸崇大
法從興皇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
孤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無不
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旣富皆敬而
推焉帝昔處蕃致書禮問詩論嘉篇每令和
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末又追入京師住日

嚴寺頻蒙謁見訓抗新叙引處宮闈令其講
授言悟清華玄儒總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
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華直叙綱致不存文
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
臨以莊留連夙顧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甌
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
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
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
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丹山味重

成實研洞文彩談叙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閒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住日嚴寺文帝時韋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悟為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即在座上詩叙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禮彌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勅賜千秋樹

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感供之隆為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嘉仍勅所在傳送葬于荆楚自論爰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以綴采篇什皆叙釋風當即續叙名僧將成卷袞未就而卒本遂不行顧惟高德有墜者衆有別集八卷行世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尚道遊學為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履靡不

時一

廿七

通經故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
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逸古今風微遐邇自
號爲三國論師機誦動人是所長也開皇十
年迎入帝里勅住興善頻經寺任緝諧法衆
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勅補爲二十五衆第
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
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道
並據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
於總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著十地論
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年文帝下

勅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暮齒祭欲
開闡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
叅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
靈骨慰問優渥祭曰陛下屬當佛寄弘演聖
蹤祭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豈以朽老用辭
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親
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祭因奉勅
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
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又
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

送者光色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久乃設祭具表聞詳于別傳仁壽年末又勅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求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像峙于雲內數萬士女嗟詠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

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辨析妙擬三玄學馭宗師情無推尚每講莊老粲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機責隨揉聲相即勢沉浮注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頤撫髀訝斯權變嘗下勅令揉講老經公卿畢至唯沙門不許預坐祭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攜以行床徑至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揉序王將了都無命及祭因其不命抗言

激刺詞若俳諢義寔張詮既無以通講席因散群僚以事聞上帝曰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玄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五年於西京本第時一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難時衆以為榮會也皆叅預焉廿九祭為論士英華命章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接解謂祭無以嗣往還抗叙四十餘翻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難

義聲纒卷祭又續前難勢更延累問還得二十翻終于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瞻坐制勅敵重祭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王起執祭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什物用顯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最初勅命祭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辭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名鸞本姓王名為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十

時二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五人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傳三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 道覺卓

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傳十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重慧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瑣傳十三 時二

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溫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群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履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

太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裘摩肩常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竒致於即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時二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諏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

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
八位詞號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
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
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
嵩爲法主進勵學徒因爾導悟成津彌逢涼
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
離漬遂與同學法貴靈侶等三百餘僧自北
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
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
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

善明治亂歸寄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
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
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
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贍勇當時
學侶相延數過五百畧漏分業茂績新奇有
天竺三藏厥號親依賫攝舍二論三遠化邊服
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
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
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數年之
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

論四十餘部皆總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初沐化未日知津蒿與靈侶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為崇聖寺焉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蒿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

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為時所宗隋文封禪岱宗鑿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詣蒿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蒿終謝遣及登紫極又勅徵召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

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
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
膝按地之所悉成軌跡狀若人模其景行微
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
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他
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敬憚
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摘詩頌重復嘉
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
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
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臯之原益州
道基昔預末筵餐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
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靜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
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
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
瀣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
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中褐服此伽藍澄練
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
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

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
欲結其頽網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
文皇蒙勅允述綸言獎拔登下河右頒條依
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
速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
大興善道場特二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
總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
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繁法師居坐謂曰
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公歷至今爾其
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

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住焉
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
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
慈悲為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
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
鳩聚遺身構茲塲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
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冀
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
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
射揚素見而竒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

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為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獸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鬱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潤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

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寒時號博瞻三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六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三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六潤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

遠彰於極祿深馱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
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
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
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
釋通弘真俗具舉宮墻重仞允得其門纔踰
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矚師新實一宗鷹揚萬
代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
析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
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
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

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
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瀉此懸河振斯木鐸
疊疊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
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
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
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懃懃勞問法
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爲衆生宣揚正教
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群品欽
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

公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
形命十二年勅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
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
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盛
德及剖符臨鎮請爲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
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
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遯聽清規其來有日敬
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
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群
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餐承

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
遙翔鷲之濤風煙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
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
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違人
世心逸江湖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
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
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
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
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
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空

于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閒澹等懷
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之
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者
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講大品涅槃
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
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方
丈之內虛空蕭然机榻之間文䟽而已故能
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
量壽荊州瑞像於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
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

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旌景行秘
書虞世南爲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派公爲
襄陽人馬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
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
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
祇勤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超群輩後
辭明帝渚宮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彭城講
玄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
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

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影
徒乃共同學僧宗俱栖目岫分時敷說法化
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
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
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時二即隋開皇之

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九既律行嚴
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網維是寄統掌八載
攝是焉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
綸再降香蘇屢錫秦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
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場帝纂曆當符尊賢

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辟疾不
見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既并纏痾用弭於栖霞
法堂更敷大論新開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
禪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
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
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攜子弟從而憩之
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
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
六日終于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

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空
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
宣爲文

釋智琳姓間丘氏高平防舉人也祖儼間居
傲世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于鄉
黨處士卞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
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
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沙
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餐苦節
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

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
安寺大僧正暉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
具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傳授
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
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
於是鬱居宗匠時二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
衆至十一年下勅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
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
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網維是寄允
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郟僧

紹捨宅所造殿堂摩搆亂離造及琳乃嗣興
梓匠爰加藻飾輪奐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
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
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塔擬夫八萬同
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各金鼓各有其
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
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間寂茂林
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緣礙弗之果
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倦財玩靡積隨行
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

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
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
彌勒琳喻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
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
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
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
林多鷲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膚體儼然曾
無損異道俗嗟賞歎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
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
身舍利即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

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士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為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彌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矚其又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

對課以篤形有續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人事耳時以為矯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

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
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
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
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
土堦以此敷弘正時攝論十二夜雜心或統解
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
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
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
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况通其義願執
卷披文泠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

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
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
為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如迎
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恠
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
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像故也願以瑞聞帝
大嗟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急敬
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
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
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

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
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
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覲故
不爲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
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
常開悟衆倍前聞對三更相擊贊令響彌遠四方
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
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
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
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

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
不然耶旣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
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
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
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
群宗遙指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
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
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
再無重請初筵纔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

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
往薛於嵩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驅耶恨功未
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
可知失在支許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
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
俄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
眾常講亟傳徽緒隋文法盛屢興殿會名達
之僧多叅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
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注
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十有八初凝傳法開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
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
頽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迷但問
云黎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
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
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十四自課福智
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
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
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賚及百千或一時外

第一四八册

食觀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道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絡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達齊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穎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

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是識者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稀時二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為大論衆主任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

沙濤汰成純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
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丈
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
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繞白雲狀如
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
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
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
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
色蛇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
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

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
是以陶唐祗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
功玄圭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
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
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
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燿相輝俱同金寶牛
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
蛇形雜彩盤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
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
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

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
音左僕射高穎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
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
六十餘矣

釋法總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山以誦涅槃

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

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

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為物歸投開皇年中

勅召為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敷

至理無捨炎煥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

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
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
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
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
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乃表聞
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
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
時還出遠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
共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
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為錦文及

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提拏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騏驎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鷄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二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夫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鳥尾赤紫

佛三

十七

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梵言音字並通詁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
如別傳住大興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栖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埃世
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
內有鍾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
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
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
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
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
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

巖光如樓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
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
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勅
於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
正坐在于瓶內迨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
羅紋屋上見青蓮華時二及菩薩像大衆同觀又
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六人足跡及牛馬鳥獸
等跡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
構基入地四尺飛泉工涌癘疫已下六根壞
人服者通換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

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勅請造塔於泰州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至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性淳直寬

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為遠公去世眾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眾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十九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遠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鳴啖

而去又感異跡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
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
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勅送於
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
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
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
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闈數萬道俗同時一
見送至墓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舊所
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
苦行是所經懷隱於秦岳之阜開蒙訓接善
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
坐無輟講待移之誚興世瓚初聞之深自赧
忤曰問非切並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
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間披說而已
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
清曠者乃下勅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
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
斯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

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撻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即為枯竭時二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色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號為朗公寺以其感靈即日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舉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

第一四八册

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
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
即蒙覆述遂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
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鑒
彌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勅令住寺名大興國
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
寺內璞石鐫斲為函石本麤惡磨飾將了乃
變成碼碯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
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
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

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
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
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爾舒閒故為
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
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
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膠
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掖叅聽異
聞後世先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
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

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過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住寺雕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號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衰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

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鳥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兩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時又得一寶體舍廿二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勅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方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爨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析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

處處摸寫最躬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

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

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

勅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始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

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寺講習爲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實拘滯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遠冒周天地返顧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

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牟州拒
 神山寺帝為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
 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
 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
 基之處名温公塋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
 温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
 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塋創立寺
 宇因山為號而虎狼鳥獸遶寺鳴吼似若怖
 温温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
 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

既聞斯及於是鳥獸水絕此山而温身長七
 尺威儀懍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觀
 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為
 温公塋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
 終世不出言問慶吊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
 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
 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誅子須也切 侶口早切 擄丑知也切 扶扶 沆沆 灑朗沆下切
 澄平代切 沈沈 臍子肖切 邳也布也切 扶扶 沆沆 灑朗沆下切
 凝蒸氣也 沈沈 臍子肖切 邳也布也切 扶扶 沆沆 灑朗沆下切
 鷲支義切 鷲鷲 培都回切 曠古限切 圻朗沆下切
 切 鷲支義切 培都回切 曠古限切 圻朗沆下切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續藏書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時三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人
附見五人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傳二 惠感
慧曠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
相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侶傳十一 道
撫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
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寔
番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冰清表志
岳峙登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
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
乃荷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

第一四八册

誕札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解非
 滿抱終于蓋棺乃遊諸講肆備探冲奧務盡
 幽蹟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
 同先覽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
 慧高法師統解小乘世號毗曇孔子學匡天
 下眾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
 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顧眄從之成名猷
 上皆博通玄極堪為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
 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
 既屬念還為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

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
 對勅鋒無非喪律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
 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功行慧悟
 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煩
 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
 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迸海隅同塵素服重
 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矜聆明運值隋
 國創興佛日還復勅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
 蘊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
 湛曰吾躬冠小乘自揣與羅漢齊鑲也但時

未至故且歛翻耳湛風餐法味欣其告及以
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襲念名與門
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
騁垂天之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
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復古之下立廢
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為軌導至如迦
延本經傳謬來久業捷度中脫落四紙諸師
講解曾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
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
勘遺蹤校念所住片無增減時為不測之人

焉撰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
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
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祭浚儀
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園
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開河濟
洽二十餘年時三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
搜選名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
禮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
城安置露塔別造精舍名為內城寺引念居
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特加尤禮又

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云寡人備是
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
道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
清朗兆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
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即大衆還推念焉
既預經綸即弘敷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
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四部填煙
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達
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
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

一方銷鄙恡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
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
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擬
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
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
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為檀越經營法祀念
登座震吼四答冰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
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筍九衢
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王又與念同還并
部晉陽學衆竚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

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趨
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
鯨鯢海陸念乘豐還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
二論紹業滄溟望風總集大業之始載蕩妖
氛招引義學光諸慧日屢詔往徵頻辭不赴
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渤海
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亮及諸緇
素若喪厥親爲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法
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
古文質存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
貌雅爲衆表又善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
輒屬興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
司未泐流俗初聽與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
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威儀庠序容
止端隆雖寢處虛間立操無改有人私覘兩
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
叙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
金陵望風頓帙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浙
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鶩成器極繁末於

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
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荏南蕃奉敬諮謁
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炬旣譽
洽東歐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
志出群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
開皇十九年時三更移關壤勅住京都之日嚴寺
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
期後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
群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寔勞
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

時暫閑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
自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清擢宗致雅涉
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滿偃之量時有同
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
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
不同京華德望餐柎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
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
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
南門人慧感慧贖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
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

嗣宗勳不奕遺緒

釋慧海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胤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為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群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厭囂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勅仁祠廢毀乃覓身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末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顧垂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滢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

附三

六

第一四八册

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湧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攣躄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既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齷齪外擲內棺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

於大患豈揖禮義於鷲窟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焚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

京邑云爾

時三

七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滔然遠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導疑難縱橫

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讎擬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知今答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驚譽兩河甫爲稱首屬齊歷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諮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牘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銷聲不咎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銜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廁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

第一四八册

期合京疎神傳聽其為顯晦皆此類也煬帝
昔位春宮獻后崩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
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
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投解莫
從凡有疑議皆貴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
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
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
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顧惟
不競即就元席既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
紐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為時賢

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
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官舍人鄭頊為之
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
融寺既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
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
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
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
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
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
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勅於廬州獨

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
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
都無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眾汲難本
有一泉乃是僧黎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
至祭亡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
泉還涌道俗欣慶時二乃至打刹起基數放大光
如火如雷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
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備
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馳譽海濱解慧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
屆于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
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
准的盛為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
義歸有叙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弘
導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
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
官云講解浮虛誦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
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末為晉王召入
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要其心時叙玄

第一四八册

義頰傾品藻仁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蘄州福田寺寺在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爲間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爲希有之勝地也舜紫行山勢唯此爲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

祝曰若爲善相可止香奩依言即入遣去復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戛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

嗣厥業扇美江都

時三

十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剝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弘旨溫習

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
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環綿歷二紀利益弘
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
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兢申奏請有勅許焉
梵住吹虛舟憩翼天水六行道化信靡如風
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
表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勅置塔於郢
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
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
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
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闕
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
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
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
餘骸緘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十一

特三
釋彭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
蓋相承狀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
宏憲定慧攸遠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概
佛口潛淪擬決日餘烈乃剡眼奉養用表慧

第一四八册

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即預縑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緣諸止觀一盞之與百納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歛足不行尼寺市鄗由來不徃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胷懷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麤素推景末筵

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爲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頓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淵寺

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迤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即從焉今之寺墟是也自爾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時三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違疾此則先現

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覓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徽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

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玄素攸
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
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
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
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
講成實弘十三匠後學爲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
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
弘義宮通宵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
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
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

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
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
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餌栢一十五載誦
讀經教日夕相繼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
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
群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
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憲章便
構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
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

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刎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徙遂因其俗住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秀為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怯躬耕糶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黷情染衣故氎裝倨傲臨官剃髮留鬚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為常軌有事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時二不聞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十四顧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剪負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恣眾

第一四八册

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刴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鬱興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匠啓運別奉詔書曩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壟弟子掘萃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峯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

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足法師將欲試其神彩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即度出家會是亡歿夢見兩蛇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爾驚覺自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時三採成論義十五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揚地持十地

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
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花控引宗歸得
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
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便之
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
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
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
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囑率誘如初而德素尊
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
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僉委聲實以

狀聞奏下勅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綱
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
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
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
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
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
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
尼京輦諸僧憚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
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
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賞剖斷

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于時正在堂中登座對三豎義兵衛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

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闡泰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榮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群宗隨聞戰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遵修章彩屬齊曆不緒周湮法教南度江陰栖遲建業聽採新異瑩飾心神

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真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叙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時三十七隋場晉蕃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滑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既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栖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味德禮懺匠益惰學並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勅侃往宣州安

置舍利既奉勅往至統叙國風陶引道俗華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永安今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

樣不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
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
枝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黎
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聒
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
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
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
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
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
挺超莫擬旣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

弘悟繁焉晚移興善講道無替武德六年十
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
頭空內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煥
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
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
住總持宗師時三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
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
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
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
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為言首其威儀之選

為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診云
須以豬肉用壓藥勢侃曰終須一謝豈得噉
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侃初
立人安品後值內慧日道場沙門智騫曰侃
之為字人口為信又從儿者言信的也因
之從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
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
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詔之諦
問其所懷可為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
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為道諒精勤自拔苦節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少倫乞食聽法以為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
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
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眾生然後
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
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
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十九凡所諮
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瞻逸
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眾覆述精辯鋒遊酬
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眾具戒
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

第一四八册

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
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
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
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
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
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
原行高帝壞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
則傲岸出群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
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豈能具對然京
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時有

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
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
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
貴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
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
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逮仁
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
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託
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
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管無非成

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
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
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
皆來總集藏為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
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願之談如此
數百句王顧學士時三傅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
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
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
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
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贍泊然兼之間

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赦然而退於是
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
日探取義科重令堅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
禮謝永歸師傳并賜吉祥塵尾及諸衣物晚
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
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
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
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
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虔化門
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

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昊武皇欣
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優矜更殊
恒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
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
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
齊王元吉久揖恩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
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
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
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
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

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
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
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
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儼思如有
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
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
勅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
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爲秦
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
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圓包於

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
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
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
南山至相寺時屬_{廿三} 熟坐于繩牀屍不摧臭
跡跌不散弟子慧遠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
石瘞于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
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寔東
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捷剖斷飛流殆非積學
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
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

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
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
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
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
泚簡之故自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
由此焉講三論_{廿三} 一百餘遍法華_{廿二} 三十餘遍大
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
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
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
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時四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八本傳七十五人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辨靈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胃傳九慧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傳十一曇恭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遠傳十二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慧遠慧明幹

常州建安寺釋智瑀傳十四

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翦梁武

陵王長史父凝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於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
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烏迴當職兼持攸
寄隆恭撫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聽
學纔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姓蔣名規
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寔用相寄發言
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
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
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
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甃
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

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
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暉公
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玄徒四
方雲萃隆常入室獨冠群英既解慧超挺命
令敷述及暉將化遺旨時四在斯法筵是繼誠當
嘉旨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推玄
理頓徙遲疑雖復談柄屢撝言鋒時礪而碩
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同朝上德
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晦以老疾致辭居
舊敷弘仍以卒歲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卧疾二十日遷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
雲布彌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泥曰也天色
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罔天龍感悼之
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知足
無貪爲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小品各十
餘遍餘則有差故不具叙未終前領弟子於
高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
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竟便遷誠哉
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寺沙門法宣爲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鄴都廣國寺罔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遍
便能覆述上首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
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
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當
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安樂
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成
資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
淨土爲期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賣畫
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
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既冥會素情

第一四八册

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炤爍慶所希幸於是模
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以大業五年五
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于五
指用表終期氣息綿微屬續斯待至五日夜
欬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跏坐至曉方逝春
秋六十有九顏色恬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
貌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頽充委階
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般
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瑞相
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已誘勸博約必

竭其才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
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未代之通
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華經一部講五十
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鑄爲巨室而移
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內外通捨
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暉以全身處乃
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
秘書學士瑯琊王睿爲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
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

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群雖則青衿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即興皇朗法師也

時四

四

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鑄求幽蹟騁馳衆妙得自宵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爲法器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技業旣而歎曰扮掄豈冲天之舉小道乖適遠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摳衣獨往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韞積于懷佇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即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宗緒將陳請說乃垂單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遠近餐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衆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

第一四八册

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綽學通
內外氣調甚高縉素之間無所推敬每見覺
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無已天爵服
人皆如此類隋朝剋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
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
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
聽有勅霈然從其所請啓沃神杵弘護像法
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
人義踰仄席乃賜書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
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

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水
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
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
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
即賁然來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
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席稱
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品涅槃華嚴
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
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
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

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無廢及至將漸明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繞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覲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颯

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恪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為模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仞人莫之窺信施相積特四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遺止有論文談六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茭萸里傳業學士數

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
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門秘書詔誥舍人虞
世南爲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
爲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
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
投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
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而不睹
靈迹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誓當
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

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迴首
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遇逢遊
兵持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
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
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給國書并資
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
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時四是小蕃
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此云天
子治也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
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

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

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岨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叅焉遂離考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爲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舍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馬判道穆僧徒歷總綱任敦攝彞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賭迥出雲端俯臨

原陸躬自案行可為栖心之場也結草為庵
集衆講說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
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
修曠給額為龍池寺焉大將軍雲定興以為
擅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餐奉
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
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
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
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
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

攝行慈濟之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彌其本意
故每至粟麥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彌山則
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者殷矣
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執掌身先令之
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
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即
露縑服閭里嘉之號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
出家淨養威儀霜厲冰潔受戒已後遊刃河
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

漳河傳芳伊洛一過清耳便申北面學涅槃
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功略
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業亦負袞陪從首
尾餐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
遷器宇崇廓墻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
嘉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
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覆車山班荆
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戒舟為築
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
真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譽外馳仁壽二年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
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
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
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
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為諸
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
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為魚授法魚皆迴頭
繞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
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
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

第一四八册

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翹荏苒微壅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為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怛化春秋五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冰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聲芳潔已清貞差為傳德矣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

焉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為其師範綜掇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真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召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為涅槃眾主披解文義允愜眾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眾不友非類唯德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剎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時下勅令

時四

十

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
寺即古傳云秦穆公女弄玉習仙升雲之
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
奔滂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與上獨不霑潤同
共異之寺居衡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
于藏瘞怡然恬靜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
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
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
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
歎真心冥感之所至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下勅召真爲道場主辭讓累載不免登之存
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
言今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住
寺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朋附高流廝
下之徒性井傾徒寺既初立宰輔交叅隆重
居懷未始迎送情槩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
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
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
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
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

特四

十一

第一四八册

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
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
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
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
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
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抗群
鋒無所躡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
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
周武滅法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

開佛日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
安亘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三年於洛
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家標相自此繁興有
海玉法師構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
即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
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勅令住
興善爲譯經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
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
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
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

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是兜率

神四

十二

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項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律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爾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

舉掌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賜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為獻后述懺帝心增感欵欸連濡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為道場上座僧徒

一盛匡彩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
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
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
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于疾
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

十四

十三

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
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遂而去至兜率天城外
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
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
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矣幹曰

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
不久氣絕須臾復通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
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
爾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
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令住勝光寺
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
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
行清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
鏡不虧聲聞開張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
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

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
不輟卷專師廣贍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
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爲僧傑人有達
於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
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
通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
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
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
佛理帝徐顛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
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

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屨今著於宮中
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弘成實
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
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
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
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麤管如臂
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
紙但一字耳風力適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
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
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論

著述䟽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
事聞奏帝哀之殞歿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冑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
機悟爲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大論涅槃是
所鑽注齊破投陳奔造非數年屬荐餒告乞
是難日濟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
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
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偃講唱於
是扶輦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冑時論訖
即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

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衆不識冑不之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
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往他講所論義
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續大光
吳越隋初度北時四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
寺聽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冑覆迷十五豎義神
彩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
而冑意所未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
義窟利寶罔遺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
何對吾改作想更別圖可邪冑曰若待法師

即世方有修定別胃之虛名終無實錄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陳異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為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為模範會文帝置塔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輿將達感豬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遠數巾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胃應高選又住禪定屢開法席傳響相尋因感風疾唇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

第一四八册

涅槃為五分末為闍維分胃尋之揣義改為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為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恒日胃曰吾患既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眾時四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眾見其志十六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

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胃今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奧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

末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
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
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
仰師轍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
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閭光自涌現
青黃赤白四色十四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慶勝
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
四枝三蓋光色鮮竒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常
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
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偽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勅延勞遂歸
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
崇明德延入宮中通宵法論亟動天顏賜
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
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崇淨影
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
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
隱避侍人自縊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有
餘矣相爲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
閑恭商榷名理接頓詞義有神彩矣

第一四八冊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
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
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
初應詔為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岵開皇
七年召入京輦住興善寺襲十八歸依誦經
為業後聽經偏以智度為宗布響關東高闡
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為任開皇十六年勅補
為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
逮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
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襲乃擎爐發誓願將限

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而所期既至天開
光耀日當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翳末又送
于邢州沈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
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
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
軀赤光踊起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
外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
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
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
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

時四

十八

勅徵為濟法上座網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為時須故輪轉無定卒於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再洗僧繼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為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群師具叙有齊之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再緣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

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填冑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弘敷為任開皇十七年勅立五眾請遷為十地眾主處寶光寺相續講說聲績攸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塔土其相如焰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

時四

十九

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且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爲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關壤道由人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

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召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

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即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沖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

將四

二十

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纒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胃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址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坊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釋智珣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

自高陽末曹任為理官仍以為姓時代音變
遂以理為李因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
東遷徙居江左父禕仕梁負外散騎侍郎琚
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仄管頻
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
般若論又聽譽公特四三論此三法匠名價尤重
琚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
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
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眾
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及坦將逝以五

部大經一時付囑既蒙遺累即而演之聲駕
載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牢
醜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
便事之為和上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
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
付囑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卒於常州之
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於毗壇
之南寺之舊堦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容止可
觀精彩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
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為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適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閣黎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信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彫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字

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扶塘之山律也穿壙之日鍤鍾繞施感白鶴一群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啖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寺四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廿一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匡世 踵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宮牆戒忍 燈炬禪慧 並驅生林 分庭安寂
 論堂撫王 義室芬蘭 坐威師子 衆遠梅檀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式序 三業惟安
 穢土機窮 勝人現滅 帳留餘影 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 墳泉幽冽 竹露暫團 松風長切
 氣運有終 德音無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脊時忍切 樞苦侯切 瑒與章切 綽子代切 颯甫送切
 棧士諫切 恆苦侯切 羶蘇協切 古侯古切
 續子卯切 律於宜切 挑雜矯切 羶蘇協切 鈇山古切
 甲子集切 鐘也切 殲子廉切 挑瑩域切 鈇鈇七楚切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時五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人 附見八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法仁

安州方等寺釋慧嵩傳二

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剛

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圓安

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友 慧本

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迴傳八 玄究

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位

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略

汴州慧福寺釋功迴傳十一

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蒲州栖巖寺釋道傑傳十三 時五

蒲州栖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傳十六

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傳十七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微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閑善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瓊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

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似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緇兩束因曰此為親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

時五

二

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陵高才通學尚書
毛喜探幽洞微時號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
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因是法
門龍象乃應斯會既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
奉爲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
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海一
期名德相亞通濟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頻講
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
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
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已成務故京寺宿望

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
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
刑部尚書沈叔安溫柔弘雅達信通神並崇
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雨明空有兼照弘
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
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
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
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
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
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入定於後夜分正

坐而終咸門異香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
寺于時攀轅扶轂道俗千餘人送至城南又
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為建支提塲塔勒銘封
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恭奉清淨
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聞學

釋慧曷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收覽經
義弘導居心初跨染玄綱希崇大品博聞略
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囑世
稱郢匠通函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清
遊邇遂得廣流部表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即

昇法座談攝一指衆侶誼誨受業傳燈分風
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洛三巴尚
昏時罔便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沂
流江碶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
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疊僧侶因此
開明銜煙總萃傾味正法而成惠邱焉無憚
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毅
雜枯折由生曷據法徵治情無猜隱時或不
可其懷者計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屯擁
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勅窮討事

本不實誣者罪之曷惟道在人弘義須知返
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門隨學之賓又倍前集
既達故鄉荐仍前業重張領牒更叙關鍵神
望彌高衆聚彌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陰
屏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衆思之又
造山迎接處邑傳化第五高隨宜利益意引行藏
還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
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嵩一位僧伍精勵
在先日止一餐七十餘載隨得便暇無待喜
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部豐都芳羞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門嵩並命入僧自無
一受旦講若下食惟一椀自餘餅菓還送入
僧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為告
外衆令辦厚供嵩怪異常推問食所由即令
勤出衆水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
汝聞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欲周勤訪
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
潛心玄蹟二教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
禮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

第一四八册

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業
靈負而已隋興法現即預出家住大興國寺
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凝肅不居幽屏常
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
其慮門未曾掩坐卧一床讀經為業道俗問
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容節
卷末收者咸私覲已後而奉對詳潛思玄籍
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
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
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

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
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身令衆範出言歸
敬故衆有諸罰詳必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
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為若此矣以武德七年
沉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叅立乃微言佛像
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
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明宛具須臾漸隱
又聞香樂競至愔鬱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
群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匝翔轉還從來處
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

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為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微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為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勅召在京弘化為務便往從之未至值遷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夙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昭穆勅使達為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既出將事首途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在此奉信特五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昭助及至相州果為賊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安撫竭誠奉國為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有故寺望得為父修立并度僧二七人六

第一四八册

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藏曰此山上有潤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往堂宇廊廟並指撫焉遠近道俗造山修觀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時患恨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剛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

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讎于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露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旻初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泐無忘覺

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綜涉四舍功流八
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
之慮於即頓絕人事槃遊聖蹤攝想青霄緬
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
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未講般
若皆思解俊徹嘉聞飛移兼糅以絢彩織綜
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
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
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郤故名望橫流播于嶺
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將
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
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怪其
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
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
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徽緒又
馳慧解宣譽京臯勳業既成道東須繼本國
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
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
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

第一四八册

愠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曾
襟一隅傾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
衣情同散國乘機敷訓垂範于今年齒旣高
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
用希專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
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于海
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于七日
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
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
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

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
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
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
屍擲于塋外由此不壞敬者率崇仰焉有弟
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
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
方俗預尋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
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
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
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

推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法
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
色晃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
覩之由是重發勝心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
於秦韓馬韓之間戶五盛通正法每歲再講九匠成
後學九觀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韻
圓亮長面目少髭髯儀服不群於衆有異少
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
之情靡由師傅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

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慷慨
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慈慈道光
玄胄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晝夜
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
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定所持誓無點累
仍以威儀麤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爲口非難
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
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服膺
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賸研機遺言
領意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

大論順遠承奇調思扣冲關乃荷帙登峯諮
叅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
綱要順頻時屢請微以爲繁雖愠色不形而
勞心可驗順逡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
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遂乎曰何謂耶答曰一
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草
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槩枯備
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
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
樞要妙鑒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

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
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
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沉坑塹者乎因涕
泣濡襟歔歔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
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
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
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
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
法師耳不量短綆輒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
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

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
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
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
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
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
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
集頗勞低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
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
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
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傑得書美其銳

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
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
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順得書
會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
絕交氓俗嘗有說種姓高尚祖禰榮貴者以
誇於順順戶五睨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
子尚須謙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
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趨時之
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
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洒塵供養舍利兼以

血和墨書七佛戒經剋已研心類皆如此嘗
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
子闍賓囑累斯盡詞事既顯若親面焉因斯
悽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俗
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鄰居無得聞
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餒者志好
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曾
從容曰自任則樂而未嘗制物從我隨物則
苦而未嘗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
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

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矣又作三不爲篇
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
祈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
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
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跡荒
逕息影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
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
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
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鈎餌難嘗
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銜才

鬻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
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絃管
詠美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
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順神
晤駭群出言可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遲

戶五

戶二

俗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爲愚巧詞令色者爲
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理貞直之心居
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
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叅
候順曰先民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求知解而
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殄
惑豈直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耍登高座
授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
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
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
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以理玄詞密非當
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戢鱗而未進慨時
哉之不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
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

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
獨謝時世罔測所徃後每思之言輒凄泣曰
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
縈身囂俗昇沉相異徒爲悲矣且忘懷去來
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戶五}死者幽栖猶桎梏苟
其性之不^{十三}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爲
如此也于時卧疾連稔自知不全遺文累紙
呈諸師友而形同骨立情爽逾健旁問後事
順曰患身爲穢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水陸
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想不得親別

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
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
耶既報不自由可側柩相待遂令遜法師說
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即唐
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者知己
沙門傳致廣其事友今被召弘福充翻譯之
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
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爲壽短二親哀之即爲
姻媾既本非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

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踐莫知投造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驅二牛因問所從可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即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晚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服聽涉之最無與爲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論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既崩召入禪定性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恒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爲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爲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十四乃薦藍田化感寺潤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瘳勅賜絹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勅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

第一四八册

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勅乃以
 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
 胛脚勅令輿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
 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
 秋六十有九哀慟兩宮弔贈相次諡葬郊西
 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為

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迴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
 出俗遠懷匠石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
 奧博採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鬱為鴻彩

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
 注解群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
 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
 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
 兼以朝諛豪傑辯調內外陵轢倫右誇尚矜
 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
 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叙儒史或開
 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
 華壤英俊為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迴法界多
 羅一時領以其豎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

戶五

十五

後乃總領通之故懷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
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
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爲
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
草法流疊疊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
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爲
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
以同舟列道諍趨奔于葬所素幢竟野香煙
蔽空萬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
遵遺令也弟子玄啓收其餘柩以約秦中與

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
究爲其文銘于塔所究清貞抱素志樂林泉
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
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時
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
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
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
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新文百有餘首
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發延譽今逸京

臯開皇之始僧絜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
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絜鑒其精爽美其器
略授以真乘開十等之差導以玄辯踈八勢
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
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

戶五

十六

昔人冰涼青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
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
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
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彌川皂素列於朝堂
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

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
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黃老子女
承聲下拜唯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瞻率
先答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爲不禮鳳時
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撥直進援引經
論明不可敬之理僉詳瞻鳳抗詔之儀可謂
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栢互陳其貞節不可削
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下詔辟召來萃道場
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
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門重闡青田有穢

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
正倫下勅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爲普集寺
住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
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縱心更新誠致繫
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

十五

十七

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
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
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
俗來蘇聞所未有旣而厚夜悽感常志言前
悲各增慨彌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

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殞委
卧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
華經最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念遂對衆
開之下坐恬然奄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
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非夫陳
迹昭穆安覩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
之仍施白塔茗然望表遠近瞻矚無不涕零
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悟清遠以終天難
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
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國公

為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群伯吐言爽朗晤
 涉奔隨以般若為心田以涅槃為意得講法
 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
 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
 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
 命何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彌勒前
 願闡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

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倫
 伍父暁仕隋為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
 門義者博物踈通伏遁巖谷前後令召莫能
 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銓下吏曰
 西門義故遠為吾白即事聞令素仰高風
 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
 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
 不欲干遊人世抱誠棄智頃者吠聲既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岐成詠有欣美化故
 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令述其不逮問其

治術對答若神情兼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績
曠岳略等列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
子誠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
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
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曠年十七遂得
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
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
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
祭法師爲弟子少樂學問經綸是欣及具篇
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議非而體貌魁

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
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辭義
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
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親承真諦業
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以衆聚事擁
惟其發習將欲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
寺慧安者個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
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
徃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

十五

十九

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妙今從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群部悉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末盡於後唯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日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唯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至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

南思見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憑顧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論記並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載御懷諷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於即慶弔絕緒尋繹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勞始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慙諸已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爲累獨學成譏輒不量力欲希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

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
矣誠可退迹沉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
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
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
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石住大禪
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
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
令德風規互相推讓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
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
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

十五

二十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爲引重創爲請主岳撫謙藏器退辭師授徒
累清言終慙踈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
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
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
岳顧諸意正乃首登馬遂以三藏本疏判通
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
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
叙得喪斯及矣岳自顧情王虛宗初無怯憚
舉綱頓網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
遣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頓聯辭由是名

第一四八册

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
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徃承
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
輟流遂以殘水寫滴下澗中一心念誦日取
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

戶五

三十一

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
諦爲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
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二並使周統
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
以爲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

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
以八正通局聖賢後責纔施無言以對坐見
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市談衍寔希三宗之大
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移被于
烏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
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
問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
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耳通乎坐衆大笑而
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
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

皆有死唯自裁抑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
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義之以爲善
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
傳譯岳爲衆舉預其同列頗聞善於俱舍未
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
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
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
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
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
文館殿講義岳廣開術術延對諸賓酬接覆

却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
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
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寡人造
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非受請何耶倫曰
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
流猶從矯逸况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
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
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
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
無疆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

寺任誠所不安願垂舍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遘疾彌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遺約仍贈帛及時服法衣等俄而有勅復官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總集帝京唯岳及

略連枝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欵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將萎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爾其且止因斯便住戶五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疼痛鍾纏結帶二十三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釋功迴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日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

入泰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導達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慧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華特爲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爲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六十六余聞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遺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殞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凋亡唯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指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時

第一四八册

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糶粒未充照
巡村邑負粮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供衆
之暇夜誦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具
聽律每發竒思前學之流驚其迴悟又往鄴
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

戶五

二十四

還休送出寺學門怪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
遍照也後生領袖爾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
師所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
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
聲不徒召爾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隨機便

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
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
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側注及後
具本果與符同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遘
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
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往恒隨及鄰
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
餘里繞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
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掩坎之後長眠
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猷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

戶五

二十五

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鑒其高拔即而剝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

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傀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與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裝寂安藝並號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滄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尚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

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頃解聽後私室便曰此子有拔群之亮難與言也吾老

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過斯際即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尹五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攻小學意爲弘顯大乘仁壽二

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啟
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
龕律部一期總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
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
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徵一責能
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
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
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
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
歎曰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
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
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
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
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
婆沙成實龍樹戶五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
安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
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
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
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已法講揚法化

第一四八册

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長弘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剛決忠恕少慾希言擇交選士踈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栖巖一衆舉爲僧主辭不獲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爲白衣常叅法宇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

傑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栖巖其日傑患停講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弘道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宦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彩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此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

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爲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徒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請素接軫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爲講也片言契理少

六五

二六

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晉川稱爲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温恭退讓慈愛矜恕待士慕賢不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伐諸已貞觀二年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法事相繼有阻僧綱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召門人大衆爰逮家臣與之別已自跏趺坐正威容已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即坐殯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

第一四八册

述初終之夕如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
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
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
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遺寄未能發輝
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

五

于九

欲推命竭愚上干天聽今大運忽臨長辭永
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
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述懷與諸
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濟陰守子孫

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
擢第時號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
居護時冲幼戲則圖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
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難哀慟
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學儒術忽
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示以四大毒蛇
如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
也留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訊經誥訪無
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
橫累稔叅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往

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
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
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有
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
慧日高彥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偽鄭既
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例自此
校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確削未
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
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勅召入
龍潛宅天官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德衆穆如

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曠時不豫因卒于
房春秋六十有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已薄
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不飾容貌而貴勝所
重通方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悶亂門人
惺惶夜投餅滓詭言他藥後聞正色曰吾之
見欺當自責耳然陷師於非道是何理耶遂
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
圭勺之儲但一牀一椀而已撰攝論指歸等
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
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

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固絕蹤矣中書杜正倫來弔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及茲展覲慟興牀几頽泣可掇沉嗟靡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複言談之際機候變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

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徃叅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

戶五

三十一

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驩笑嘗為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

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
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
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

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章體勢非爾所知若
稱勅使欲相威懾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

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
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
遲暮皆順伏之嘗見人述莊子鵬鷗之喻便
歎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
金翅世界入於鄰虛井蛙之智穢人耳目後

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
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母絕辛
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于七
歲菜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

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
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旣明達還返舊
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
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
無久力時撫轡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時六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十 本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傳一 慧景
實堪

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二

蒲州仁壽寺釋道慈傳三 道謙

京師崇義寺釋慧額傳四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蘇州通玄寺釋慧額傳七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一

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傳十

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二

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三

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上素挺生知
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帙遊于彭城博聽眾
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

第一四八册

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
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尚書
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清猷躬申
禮敬叙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
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即請
於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
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瀉河傾響對雷動
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於風雲措
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
趨遐邇鱗萃乃續雜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

兩帙由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
剖裂詞飛戾天控叙抑揚範超前古自爾四
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
返以基榮冠望表韻逸寰中大業五年勅召
來止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
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鑿駕徐移
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驛清于教門自
大法東流斯席爲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
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
揖基而爲玄宰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

宏綱次光帝德百辟鄉士咸異響而共嗟焉
有隋墜歷寇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
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玃煙來
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閱大乘弘揚
攝論釐改先徹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
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
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載者
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
寓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
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爾而終以貞

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
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實暹者並明
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
抽引亟發英彩暹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
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
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微猷故不
為時匠之所班列
釋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
貞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
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
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
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
儕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
璩法師爲弟子提屣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
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
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
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
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
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

筵用輟因還故里覲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
經法峯堞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
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
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中
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
欸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
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千
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二十有二以英
少之質叅請耆德通情則高衝折機縱難亦
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

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囂雜幽栖清曠屬陳
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憑巖
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
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
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
武王佐國均乘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
聞琰道勝栖山鳴鏡赴隴傾蓋承顏五體投
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
仁彌賞閑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覩貌餐音
虔拜欣躍煬帝居蕃維揚作鎮大招英彥遠

集賢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之
負罪嗟以已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
因以辭疾得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
炎曆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
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
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武陽公
李世嘉與内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
是禪賓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
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
華金光明普賢等懺悔又誦法花三千餘遍

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爐未熱自起煙芬夕
罐纔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
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
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
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
也後見疾浹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
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
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于寺之
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
若雲雷自古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

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辭雜味日
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貌
竒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
王弟道安法師狀世出家內外通博沙門遍
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林
泉水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迴旗
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
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
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
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鄰敦交暮齒雖

攀桂之歡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
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
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
宇

釋道慈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
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
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群籍偏以
涅槃攝論爲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
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塹道俗宗歸觀
屬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子荷擔陪隨遊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栖宮闕講悟談述皆造下筵欣叙玄奧每思
擊節故聽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講釋
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
壽寺聚徒御化衆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
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五六凡度六既行向背憎
愛由生慈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
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遺者便
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氓庶爲無不遂所
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番王府宰臺省群
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忽遽不遇者心

第一四八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此也慈陰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叅請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諳賦詩接晤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關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慈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遶其馬形狀雄怒擐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感乃

合面歸懺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慈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慈雖聞此曾不綴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慈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慈身教導未通故爲罪豐此則過由慈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執事如其敵而不忍見慈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

戶六

七

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復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悉登座正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

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叙釋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經纔三宿卒於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帀披地涌出莖

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疑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悲慶誼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悉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死亡唯覩空處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徵願重垂靈相言訖地涌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鄆川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慈弟道謙

字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關表以仁壽住寺既濱關路每因此囂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遁歷觀山水谷號王城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摘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詭引心未曾虛左以貞觀元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戶六慈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闍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爲造釋迦塲塔一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釋慧願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

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尚識真日積陳情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隸李宗既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秘要符籙真文并竿數式易禁効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詢莊老三洞三清楊子太玄葛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未乃思其

實際崇尚自然駐彩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
理若響難追即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經時
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較太建年
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剎落之後親親乃知
既是官許便印稱慶由附縉侶稟聽衆經後
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又止
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
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
著縉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
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遍互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
覽衆傳讎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
彌新深鑒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
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欽沐神化
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己任時閑屏退成
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
來習負慙守正不妄叅迎沙門智首道岳等
並學窮稽古架業重霄欽德欽風留連信宿
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
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戒

第一四八册

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琬深戢機神彌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無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辭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

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於南山豐德寺東巖斷石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綱曲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戶六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關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

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樹易
宣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
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
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
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剝落住同
州大興國寺寺即父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
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
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弘連席悟物既廣開洗
塵心而形解雄邃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荐餒相
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唯宗偏廣四恩開化
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慈同州
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即日情同拯濟騰實廣
焉衆以德望攸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旨
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彞倫
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
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
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觸終染宿蕘釋文
至此宗乃知非銜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

第一四八册

翻穢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多
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希求本
是厭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諸有
不來量事方許無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
之流淚霑巾歎歎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
也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
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
乃竭情厚葬故輜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
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樓煩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

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采下勅徵
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
而神氣清嚴顧盼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
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舉
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邛夔流離從物因事
引生而性絕煩囂屏居弘業鄼國公竇軌作
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
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
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
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住之時復

闡弘重移榮彩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叅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清置列瞻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勗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來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無後患自非立王處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之六

十二

釋慧願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載蟬冕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旣臨聲唱逾遠天子目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獸陳德隋運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

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
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
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
倦自有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
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
積佇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
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請
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
氛乃避地毗陵沉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
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警

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匱
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
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
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
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
悅于躬願為說宿因釋威憂憤達頂生之非
固曉吳淠之失圖威乃接足嗚咽由斯而別
有餘杭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
戶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既而敷
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速施奉並無輕費於遠

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彌勒像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具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融曜滄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揮麤玉石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殿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一年浮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願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綽者排繁徙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文軸纔竟疲役增勞即以塵尾付囑學士智英曰強學待問無憚慧風師逸功倍不慙屢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墳于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於墳前建塼塔五層禪師

六六

十四

第一四八册

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兼事經綸故使暇
迫憑高當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
宿昔得朋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宣曰
余與上人情均道勳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
車不馳玄壤長隔欲申悲緒聊書短銘方墳
在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
主人勝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幼傳巖嶽一簣
孝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天名邦佇化利
物攸徃衢罇日斟懸鏡常朗義海傍溢談峯
直止誰謂明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

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送響巖桂呈芬
山飛海運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
茲道力巍巍長竦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
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爲道者貴其精

六六

十五

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
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
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洎撫塵便
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爲弟子也受具戒後
聽餘杭寵公成實毗公毗曇逮寵將亡乃以

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
相續弘持三吳九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
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
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懷
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
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
情頓遣檐禽庭獸長徃之志彌存開皇中年
州將劉權政城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
屈還城邑住迴向寺旣迫茲固請翻然迴慮
以爲體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

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挹
河仰岳均美前竒大唐闡化彌崇弘演貞觀
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旣
來儀深降恩禮對揚帷袞辯說紛綸明像教
之興滅證遺法之屬付入待讌筵旣摛雅什
田衣作詠仍即賜縑有感聖衷深見顏色特
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州
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爲戒師親降疏曰昔道
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心廬岳名振
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月所照不

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行淨於
青眼威儀整於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
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渴仰於調御墾此
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祛
此六塵善導啓行庶無迷於八正謹遣諮祈
行承慈誘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爾朝野明
達緇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湊者厥罕書
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
照日講筵初闢負笈相趨談疏纔成名都紙
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波濤鴻筆彫章

文囿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
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晁旒與
悼有識含悲降勅加以賻贈并造靈輿迺給
傳乘付弟子慧驚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
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
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
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陳碣頌中書令江陵
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
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信奉風

著弘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識見弘舉不群
蒙稚年十一將欲落髮父母諸戚對之泣決
而顏色無改師知其遠度也日投未聞隨得
緣記錄爲譜牒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無戲
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和上同師

六

十七

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無驅役供贍所須恣
其學問不盈數載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
廣訪英賢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勅慰
問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
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厚禮設

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此務歸靜幽林承終
南至相有淵法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
往從焉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
八年靜恭無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詳論正
理無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言晤不附其日

貞梗自課六時無憩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
十八日卒於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
等追惟永往感恩難顧鳩捨餘身於寺之西
北盤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諮承法教
正之箴誠略無乖錯致所著諸疏並現筆受

故正之製作也端坐思惟現執紙筆承顏立侍隨出隨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訶責曰昔人翹足七日尚有傳揚爾今纔立顛墜心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論楞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餘並爲抄記具行於世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唯母鞠育三歲儂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潤法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

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竒理召入房中三年曲教唯陳不有有也稜於此義深會其旨隋末還襄陽又逐安州高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高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桔於成都縣一獄囚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勅還釋放便逐高還旣達安州糧粒勇貴且往隨州巡里告索暮達高所如常採聽往還

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無一患門
學所推及嵩力微四大退貶令代講涅槃咸
怪其言謂違嵩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
將往副水百有餘日惟講三論後嵩患愈還
返安州常於嵩房叙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爲
漫語白嵩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講
請爲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門
侶蓋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
最後述句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
輕者嵩之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最後

續種自吾講來唯汝一人得經旨趣乃握稜
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
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物軌
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
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唯以無相爲本
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神人失
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稜
心旣受訣已百日懷戀後還襄州紫雲寺講
論五年衆有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彌講涅槃
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鷹入寺

群鳥飛去因即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
蔣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
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
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昶公
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
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
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
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
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
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

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
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
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
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即起燒
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
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
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
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
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

設齋終日方退云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
歲出家初爲潤師弟子潤顧有濟器乃攜付
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
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日斯經諸

矣

二十

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誓畢
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
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
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轍
藏親臨坐拔問衆曰一乘爲實遂分爲三亦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可一乘爲兩分爲三不衆無敢答藏曰拔公
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
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講晤晝藏夜伏私蘊
文義後值清平住耆闍寺恒在常濟講法華
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穎萃見住梵雲
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
士張英家宿集豎義開法華題或問今昔開
覆三一之旨者答對如風響解悟啓時心便
告稜法師曰智拔答畢須臾來難盡皆神詣
今與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其言也

第一四八册

遂即潛然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玄素嗟
惋驚異顏狀如生跏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
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人齋春秋六
十八矣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

戶六

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二十一栖遊之方欣

其言晤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
寺投滿法師而爲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
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本
年登冠其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

妄迴盼故俗又目曰象王持也乃聽東安莊
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鈞探幽極門學
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法理越
公楊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屐歎其清悟曰斯
寔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住弘道寺
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莊老累年不絕立
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跏坐
不卧勤苦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
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
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繩床斂容而逝弟

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
素長齋依常參拜聞有異香方知久化加結
鏗然申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
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于殮所春秋六十八
矣

釋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喪養於
舅氏五歲隨外相往長沙寺聽講見佛啼泣
戀慕不肯還家遂任之爲寺救苦法師弟子
令誦大品五十日中一部通利晚聽三論大
品鏡其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於中宴坐二十三
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言親泉神供奉
時或見聞黑蛇一頭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
守護相群賊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
者勇悍無前攜引十賊身挾兩刀欲殺此蛇
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倒經兩日
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爲誦大品
大明呪訖三人方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
施委積貞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昇覺寺講
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

九六

二十二

第一四八册

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群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

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號烏凱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及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剡縣

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誓不出寺脇不親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為性慈仁言極曠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聞憐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戶六養育子既被卧寢不辭子汗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為興顯百有餘日日論十人答對泠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返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上

時七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十一正紀十五人
附見四人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傳二

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

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澤州清化寺釋智微傳七

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

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即興皇

之遺屬也初朗公將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

令自舉處皆不中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

言令目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

千召明非一皆曰義言所擬未知何者明耶

朗曰吾座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

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癡明既有此告
莫不迴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
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
對衆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
吾意決矣爲靜衆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
傳坐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
嘗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衆
愜伏皆慙謝於輕機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
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
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

同意異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
講大乘經論躬爲南座結軫三周及實亡後
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凋散陳氏亡國敏
乃歸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住餘
姚梁安寺領十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
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
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
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
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爲法慶
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

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頂
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
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
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
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
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
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
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
塔表放光地為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
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
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
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
聽圓法師釋論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
梓住光福寺會亂入城盧總管等請在官舍
講華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時七既屬賊圍各
懷翹敬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
龍泉三論大經鎮常弘闡兼達莊老子史談
笑動人公私榮達叅問繁結蔣紀諸王互臨
襄部躬申敬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日迎送

第一四八册

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逸。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歛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玄儒。通冠文彩。襄荆士素咸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

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檀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一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比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

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
亡龍泉漸便乾竭據斯以言亦通感之奇致
矣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遊學齊
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江漢開皇末年

還住鄉壤之報善寺承象王哲公在下龍泉

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
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
日不語有伏律師聞其撥略大乘舌即挺出
告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

乘方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
收入便輦往哲所誓心斂迹惟聽大乘哲之
云亡爲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道
俗百日旣滿即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閭常
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華嚴等經用
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
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
禪見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
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
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重囑涕淚交流大

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
水洒醒乃更大哭遠佛懺悔用此爲常又勸
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
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
前禮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
林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
改無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里
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填赴山阿爲建大齋
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釋靈睿姓陳本惟穎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

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
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
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
五辛諸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
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
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
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即
將往益州勝業寺爲沙彌一夏之中大品暗
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爲印
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

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嵩
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三
年後還本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
成實朋流嫌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睿
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床栖遑不定身毛
自豎移往南床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
撞度達於卧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筴槩長二
丈許向若在床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
錠雇賊入房睿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
甲在常坐處睿知相害之爲惡也即移貫還

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
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
元年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
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見衣冠者
來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
十日寺鐘大小七口銅磬十餘六一時皆鳴至
三更據繩床跏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
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
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
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

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播華菩薩
滿寺而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外有僧告幡
花異香充寺及房睿聞捉經出看斂容立終
堅住不倒扶卧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刺
史已下躬手付香供養其死道俗相送歸東
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
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云
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没入關住
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
于鄉壤上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

未蒙剃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昇
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
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
矣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
限辯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
言詞清轉章句契斷神明堅正見者矚目由
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
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
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益同
倫遂復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

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衆復屯之
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虢大
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
攝論露縵而聽李釋同奔序玄將了黃巾致
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開辯曰正法自明邪風
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
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縵倒掩
抑身首煩擾冠幘交橫衣髮紊亂風至僧倫
怙然自滅大衆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
文赦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

伏其异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
又召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
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
大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叅謁
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搆釋辯
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
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座無論勝負
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儔矣
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
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

其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以此
標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
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時炎曦赫
盛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于葬
日亦不腐朽于時亢旱積久埃塵漲天明當
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昇濟七
衆導從不疲形苦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
爲龕處之于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
年鮮肌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爲功路見
貧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

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
無性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
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槩而
厭其誼雜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群非類霜
懷標舉爲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
剝落既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即講涅槃
道俗聽者咸竒理趣自爾專親侍奉曉夕
諮謀每擊幽致延仰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
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

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其弘義于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抄其鈷銳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軌轍末旋踵上京慨茲異叙時七隨講出疏示顯群迷九隋齊王暕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罕得其門僉共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胥徒歸湊相續依承四時講解以爲恒任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召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勅令爲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衆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召入爲皇后戒師因即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舊妙識物心弘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通正教于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

第一四八册

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架山航海
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想顏色及觀形狀宛
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
盡禮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寺
大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及僧
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
教網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於訓誨取
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宥大
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
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類表上既不

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脇而終于住寺
春秋七十有九即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
旱既久埃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雨
及於明旦天地清朗雲霧四除纖塵不作道
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
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
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萬鄉相饋從僉以榮
之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美歸
於攝論而志之所尚宗慕涅槃恒欲披講未

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弘此論陶冶理味精貫
曾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
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
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高之又
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畫樂天一時起舞後於
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薩從外入戶上住空
中身相環琦佩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
後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
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微應爲如此也
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法利多造經像

但務竒妙不言其價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
敬兩田無遮供養自所服用麤弊而已講揚
別供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無改著攝論
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鬘等各垂
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等爲立碑于普光
之門宗正御李伯藥爲文
時七
十一
釋智微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樂
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依隨遠法師
聽涉經論於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
爲諸沙彌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

每有執役不憚形苦晝供衆僧夜讀章疏衣
不解帶研精無怠受具已後神思高正戒行
明潔平恕儉約見者欽屬歎慕弘道歲常講
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恒業聲務廣
被遠近追風提襍裹粮尋造非一階煬御曆
珍敬彌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東都內
道場禮異恒倫日增榮供徽立操自昔一不
受之盈尺之貯不附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
渥但專講誦宣導爲先僞鄭之初洛城恒閉
微以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濟

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澁難通而徽安行限
闕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旣達高平
道俗欣赴世接比難飢餒相委乃遺以粮粒
拯濟寔多皂素賴之皆餐法味便即四時長
講屢有外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儉歲
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徽以聽侶不
安爲營別院四方學士同萃其中財法兩施
無時寧舍懷州都督鄭國公張亮欽挹德教
遠近講說道俗屯赴又結河陽乃請爲菩薩
戒師珍敬道風誓爲善友夏講涅槃解恣便

訖覺少不念衆咸怪之還房靜念俄頃便逝
春秋七十九即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
懷州道俗哀若至親送葬歸于本邑自微之
至遠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
拆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即聲淚俱下
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
思報此恩何由可逮唯有弘教利物薄展余
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
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香爐約數承
禮夜不解衣一生恒爾清素寡欲不樂交遊

時主

十二

敷化之餘便管僧事故澤部長幼詠仰于今
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
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
釋種愛重松林終日庇其下忘遺食息後住
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
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亂佛寺僧坊並隨灰
燼衆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曾無慙
犯食唯蔬菜衣則縕麻屢經歲序情無顰蹙
及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
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管復有故塔廟

並令塗掃遂使合境莊嚴赫然榮麗奉信歸
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行相高行值
飲噉非法無不面陳訶毀極言過狀不避強
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
諸俗士聚集醺飲聞鑿來至並即奔散由是
七衆尊虔敬其嚴厲重其清貞十三數有繕造工
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鑿云吾今所營
必令如法乍可不造無容飲酒遂即止之時
清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
名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衆乃

送酒兩輦以致之鑿時檢校營造見有此事
又破酒器狼籍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乍可不
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
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警寤即事歸懺又
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鑿為懺悔令
斷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之有鄉人李遷者
性偏嗜酒既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
為死調俄爾鑿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爾
獸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勢告
其友曰自見鑿師已來尚不喜聞况當見也

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于今神志貞亮每講
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
鑿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儀則糺彈
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
濩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
是李錄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爲司命
枉來取我生埋塚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
浮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
家貧窘但爲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
小大便爾賣卜鬼爲通疑方遠皆詣謂爲大

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鑿師
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
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旬朔或有問者
何不現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
忍見况復他也又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
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
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
唱文諸天神等皆欽容傾耳恐其聲絕法師
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
妄飲散也何以知之然見諸天神等聞法師

酒氣皆迴面而聽因即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安定人也遠祖因宦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諒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爲總法師弟子自落髮之後即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總深會之解

也舉爲覆述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泠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爲涅槃之後胤也因爾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雉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後作者祖述前言唯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時七}造慈悲寺奏會以爲寺主經始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將四十遍于時同侶同業相推先席而讓以成治雅爲學宗性慕入法不濫尊嚴但有

法座皆通諮聽縱有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像罕遇也故總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比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加延者乃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迴龍象於兔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勅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夢登佛手號無量壽遂造彌陀像一座常擬繫心作

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蛇喻忽有異蛇從祇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至諍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涼相及葬於高陽原晚又收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塔塔供養自會之弘道也溫柔在性弘贍爲心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唯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

事總師為弟子服章麤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逢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幢折蓋翻以為標據即令大眾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禮佛名及讀華嚴以為銷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為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雞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厝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

時七

十六

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為永誠吾今死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椽與送山所願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輿盛設威儀將欲塋送其柩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輿至山雨即通霽收葬于京南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下

時八

唐 釋 道 宣 撰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十二 曇元 靈範

京師弘福寺釋靈潤傳十三 淨元 智衍

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群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也東

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為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為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實通聞之驚迷不

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柱之得免其命其為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舉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乃口就啖之遂至於瘥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召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怪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為業道俗胥悅慶其幸遇屬場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

解同推應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集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輦送初不懈息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末詩八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錢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卧于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

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
登苦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
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
爲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
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
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
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
爲神聖然寬因名立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
風之靡草每至散席禮贖相仍或至十萬二
十萬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財

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爲散之令從用有在耳
其虛懷應物爲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弊服
尋常一經履御形動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
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飢餒銜泣說
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
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替觀諸沙
門少者便給以此爲常貞觀之初還返蒲晉
緇素慶幸歡詠如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
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
焉寬爲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

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
民賴來蘇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
故使徧洽時諺號爲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
者架業相鄰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栖巖寬住
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平明晚
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稟
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像素法師俗風清美
道器冲深包總義門研機至實但正業久成
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
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

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卧一床通夕
言議至曉方别情猶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
誠未可陳述素見别傳以貞觀十七年春二
月二十四日卒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
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
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
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
命亦斷當取椽两根籬條一領裹縛輿送無
得隨俗紛紜爲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盧
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屯於壙側七里人

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計全氈不畜疋
綃篋篋之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
口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
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
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貴或頭數至萬
者同侶欲為賣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
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
廉恥本矣

拔足或累歎通宵晨或忘餐延逾信宿雖憤
氣填曾無免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
化談三世之循擾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懷
背世情訣乃違親背俗投勗律師而出家焉
勗導以義方禮逾天屬又聞靈裕法師震名
西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
秀舉惟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
裕講鑿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
蕪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十餘遍研詞文
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

關返啓其致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
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
往渤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
藻異同慧滿沖情解津法友以彥公化世更
染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特八小論迦雜婆沙各
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五既清迥行寔
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
不虛延休即著雜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
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敬頻當元宰講
授相續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

擊響河渭抱帙橫經有排日謁結疑懷籤踵
接登堂皆總爲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
教探隱洞明雖府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次
通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因便四
從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攝論每
一會餘駕停輪辭吐既新領拔彌悉周涉三
遍即造疏章神會幽陳廣流聽視自大小諸
藏並統關鍵唯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
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即了未勞師授曾披一
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議更弘神府乃負律提

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顧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逾暗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手而敬慎三業慄譟六時織塵或阻即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來即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寺衆僧厨丞經宿觸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闡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旦驚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無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遠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亂須有

第一四八冊

逢迎僧食衆物義嘗先送再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于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至寺任付糧粒及平殄後曹公爲奏具述休功登即下勅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亂之後法律不行並用銅孟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鉢遍送受持於今大行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

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焰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九年頻勅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疾無預榮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奕健如前四衆懷仰蒲柳之暮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二三十遍文旨乃鏡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于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

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導意存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鑪錘其璞耶所以引化席端直陳綱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樸懸懸上尺綃不居所得外利即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著麻履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答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裏之草束受具已來鉢無他洗入夏已去不敢菜蔬於道往還執帚先

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余以親展徽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抵事略文繁以爲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食自資今託靜林慮寶山志道辭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勅召弘福時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遼左親幸其室叙故陳道彌會帝心故又續其績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邦

間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祭法師住興善寺祭有正行備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性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

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彌發蹤能爾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贍群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黼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勅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既達河內道俗伏其精通敬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即名厲河北譽滿京師聞泰岳靈巖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既覩副師遂從諮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忘眠倦身心精

勵遂經夏末于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定
互相敦勵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
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敬稱徽績時父任
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超任懷州懷令堂祖吳
同任齊州山荏令姨夫侯援任曹州舍鄉令
並潤之宗族內外親姻雖往還講肆遊其所^{時八}
部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
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割愛從
道皆此類也有道樊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
乘又往尋馬時未具戒早飛聲彩周流法席

文義圓通問難深微稱傳元宰預是同席心
共揖之既承師有本即奉焚以為和上大戒
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
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正弘小論將欲博
觀智海預在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
聞于天攝論初興盛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
宗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衆五百餘
僧堅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關表創預講
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
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敬憚

焉雖則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違其
耳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情無喜怒末法收
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
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
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
山之北西極灑鄠東漸玉山依止寒林頭陀
爲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璉智信智光等京邑
貞幹同修出離旣處叢冢鬼神斯惱或被推
盪偃仆或揚聲震叫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
如空諸被燒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

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嘗遵此行盡報
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
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
槃衆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
不出院宇經于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
僧察法師一寺頂蓋銳辯無前抗衡京國乃
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詳其神略人
並投問玄隱之義潤領宗酬答剖判泠然咸
共欣賞妙符經旨爾後譽傳先價衆聚相從
旣懿業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

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宗轄有
承無虧風彩會隋氏亂倫道光難緝乃隱潛
于藍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
離經專業衆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
遵靜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遂等
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飢餒道俗
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磨穀爲飯菽麥等
均晝夜策勤弘道爲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
屯周贍精麤無乖僧法共餐業果遂達有年
斯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矣潤以化洽外流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道聲載路興善本寺敬奉芳座上陳勅使請
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而維之貞觀八年勅
造弘福復被徵召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
詳准又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
倫糾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寔惟僧傑初潤
隋末在興善院附八感魔相燒定志不移冥致善十一
神捉去經宿告曰昨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
累重自感而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武德七
年時任化感寺主智信爲人所告勅使圍寺
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物賢聖所

第一四八册

知計非所害使人逾怒忽有大風雷震山崩
樹折吹其中帽坐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
求悔過潤曰檀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
昔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中與
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並奔散惟潤
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曰心外無火火實自
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燔餘自斂
據事以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
勅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名同舉
得度上聞天聽下勅深責投諸南裔驩州行

道于時諸僧創別帝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
容儀自若顧曰三界往還去來恒理勅令修
道何有悲涼拂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見
莫不歎伏尋爾勅追洛東安置化行鄭魏負
帙排筵弘闡涅槃十有餘徧奧義泉飛慧流
河洛乃報京邑門人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
益一酬往譴二順獸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
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唯加心悅
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正智不爾獸
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號大空凡聖有情咸

惟覺性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調淨根業興善而住吾無慮矣僕射房玄齡遇之稱歎累息曰大德樹言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誠前八所望也不久勅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十二正義唯此一人也然其爰初入道奉節不虧持操攝儀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溫和挺超聯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親既崩兄弟哀訴情守自若曾無動容但為修冥福設會

千僧再度盡京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喪浮艷雕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還直知叙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立義倫遍頗異恒執至如攝論黎耶義該真俗真即無念性淨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諸義轉依已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俗諦義邊成應化體如來轉依作果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

俗諦自相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染分義滅分能異體慮知不滅及資糧章中衆師並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唯有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惟識時八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想後觀無生捨惟識想第二刹那即入初地故無第三筌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遣執唯有兩重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總別三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

三種熏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旨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睿卓越博要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銓辯名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糲食談玄爲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憑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攜入道勗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繫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

法池寺統津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
資傳道其宗罕接唯潤之緒繼美前修亞迹
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
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敏易悟深猷
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
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衆
部偏以涅槃爲累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
師資傳道聲績遠近亦於法衆親喻覆述後
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傍通經數德器崇振

及隋祖昇遐禪定構立乃召處之自爾專事
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網
維無非令達乃勅爲律藏寺上座緝諧理事
允副朝委立情清慤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
禮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
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勅任大總持本居寺
主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
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感白雉隨
人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
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陸彛

倫及弘福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又勅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纔及一旬奄爾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撫撥於空侍問其故答曰有三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綠池鮮榮可翫尋爾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睺羅來辭去也因爾潛逝殊香滿院然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沉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時八褒優柔教義屢啓清涼之談將十五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主既崩過流視聽長干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

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
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
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
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
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
食慈恩申請披揚髦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
下勅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經三藏
玄奘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
寫繁蕪亦既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
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性膠

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
十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
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傲然
亂舉褒為提紐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關微
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
俗之反昏論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
日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
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辯洽
之鈇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
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福場勅召

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
本際義發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
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為
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原答亦通又並
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
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
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
際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浪朝云既
喚我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
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芻蕘嘲謔塵黷天聽雖

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之弟子由以
事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
則斯為道祖于時忸怩無對便下座又令褒
暨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即遣于
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
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
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爾後諸寺連請
多以法花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
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
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群公畢至

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
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捨皇上悼傷久之
遂勅送柩返於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
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雖遠條暢銓府開喻

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騰蘭赴維通

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

非夫辯慧何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

舉談吐誠易識敏收難不輕被錯授之儔淨

名垂失機之責並為沉淪典誥以解齊緣藥

病相翻斯迷斯覺况復教流千載情纏五濁
控詞談理能無糾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
有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榷義方廣踈
注迷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遠古願睿振藻
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上鑿荒塗以開轍標
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來世
至如道生孤被擅竒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
新理而改旦自斯啟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
蓋可知矣梁高祖拱御曆膺奉護持天監初
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幽微於重雲殿

千僧講衆月建義筵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
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大品發明
奧義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所
覃被于荒服鍾山帝里寶刹相臨都邑名寺
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往往而繁時有三大法
師雲昊藏者方駕當塗復稱僧傑挹酌成論
齊鶩先驅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
如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摛文揣義情猶有失
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敷化但豎玄
章不覩論文終于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

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况不爽先
模隨文五失又開弘誠然則教爲理依理隨
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居然多
惑寧乖比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師互指
爲謬審文紕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
伏其中縱達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
相兼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是
長儀範多雜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然定
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也太宗簡文在昔
東府委心妙法遍覽玄章志歸般若若刺心血

而書十部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從窳絜故使釋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侃德隆時彥業貫通賢綴述新奇帝偏猷重奉為僧正盛開學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為異宣明已下福事雖弘至於教理頗翳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甍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

悲至如燄燭騰光於五湖螢朗飛蓋於三楚二瓊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護法而相嗣盛德弘矣逮于北鄴最稱光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殄絕魔網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躡跡通軌法融慧遠顧視爭衡然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為言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即當鋒之領袖乃萬葉之師模然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觀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

時八

十九

法爲本所以華嚴地論感位網模被及當今
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教東傳世稱弘
播論其榮茂勿感梁齊故武帝撫期師承護
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
永絕辛羶長齋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自
有帝王罕能相擬于時釋侶顧視思齊篤學
翹誠多陳濟器齊宣受禪權用不思或出或
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
至於宗敬佛理師承戒護每布髮於地令上
統踐之又能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鷹犬

畋漁屠殺普國不行年三月六勸民齋戒公
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十統肅清正法
使夫二百萬衆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
矣周武定業秦川大開釋府沙門道安復稱
弘量降禮宸極展敬華夷遵龍樹之江河響
彌天之輿蓋地惟武服道寄文弘開蒙博施
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
陳顯論莫表深衷蚌病成珠竟于身世未有
亡名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遭戎俗孝宣即
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厭化草

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弘佛教開皇
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爲立寺召諸學
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爲等級故二十五
衆峙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
座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目覽萬機
而耳餐正法于時釋門重稱高敞雖減梁齊
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隨運高僧首
達帝城即陳講議伏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
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鑣等驅僧衆以
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號僧休洞精於大

時八

二十

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玼瑣群英詆訶龍
象者復叵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
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萬乘頂足
其德弘矣煬帝嗣錄重飛聲實道莊顧言於
內外法論禮御於始終相願光揚於兩都斐
脫振藻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
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
洞備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微別館法輪長轉
慧炬恒明風靡之化覃延復遠當時諸部雖
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爲繁富世近易昭無

勞顯述及皇唐御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
為弘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
其致然嵩壁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玉壘
常辯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兩河并晉則
二達開模齊魯則密才程略潤會剖符日下
敬其名教微空位時八帝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
或漏之其德不無光叙統明衆師注述通以
章鈔為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改張差
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時見或虛控曾
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蹇蹇皆勒成

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間河漢遼阻本寔邪
求妄承傳教審夫意本馬可強乎且自經誥
所被元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
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演澆浮翻種諸有
未為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邪貴如說行斯
誠旨也故今當座講客寫送文義其隙復廣
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唯識難
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為聰慧
聽習楞伽樂飲噉者用為通極誇罩蒙俗陵
轢往賢眇視天漢率輕禁網謂邪慧為真解

以亂識爲圓智不深後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禽被于念處盤特庸叟具列賢愚辯俊異之前生顯頑嚚之後報冷然釋相可不誠歟原夫論義之證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弘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箭託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獸故世中論士數會清柔初事舍容終成陷黷名聞誰實境界非凡徒盛拒輪必歸磨臆故有王斌論並明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琛蛇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唯聞殺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蛇報或舌爛喉中或僧獄接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咎彥琮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時八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嗣宗仰并二微列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解相高內外通瞻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侍人流汗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爲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

第一四八冊

綿密未覩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禍福相
 鄰若不先知何成懲艾致使裕公虛沾此及
 若能返求諸已斯言自亡故宣尼流無備之
 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即
 承裕緒學雜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禮而親執
 瓶衣遭難而更立淨厨臨危而深誨禁約人
 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誦為珠璧猶恨
 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下

音釋

癰 於容切
 癰 瘡也
 噉 色角切
 噉 吸也
 簋 管求切
 簋 位切
 燄 竹器也
 燄 子廉切
 揆 魚切
 揆 求切
 蟀 步項切
 蟀 步項切
 舖 方矩
 舖 方矩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上

時九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初正傳二十三人
附見十五人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初

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五道育

鄴中釋僧可傳六向居士化公來公和
公法林僧那慧滿

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鑿
徹絕群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
者遠矣而性愛之靜遊無遠近裹糗尋師訪
所不逮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
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
端極緒為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
論並知學唯為已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
揚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
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

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頽然不忤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既行爲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之室蓬戶甕牖臣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厦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

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戶九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寔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

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壙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為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繹為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秘彩常

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清儉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而人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閑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皇邑武帝為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恢廓

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年卒
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顯樹碑墓
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彌陀
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
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
室并誦阿彌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
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記
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上如
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覲禮旦就

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
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
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
出家味靜為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
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
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
為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
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
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
兩指人有捋者雖伸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

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沒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

時九

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咎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剋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振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

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勅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勅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

息心之傳聞風響會者衆恒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之由使造者彌山而僧廩豐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神九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蹠鏞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

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寮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今尚存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

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舍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

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附九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六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

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為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覽墳素內通藏典末懷其道京輦默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群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誰能擊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提達磨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

以為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為緣陵達磨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渙而昔懷嘉興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師範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七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比就觀鄴盛開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禪師先有定學匡宗鄴下徒侶千計承可說法情事無奇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

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
心返告恒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
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爾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
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財俗府非理屠害
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
絕學浮華謗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
欣怖交懷海迹蹄滢淺深斯在可乃從容順
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澄伏恒抱
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易結

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
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
野不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
影回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
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
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
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
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
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
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

此意想為答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无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筆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

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磨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

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
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
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乃與學
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
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唯
服一衣一鉢時九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
故其所往不叅邑落有慧滿者滎陽人姓張
舊住餘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
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
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

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
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栢
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
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
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間有括訪諸僧
逃隱滿便持衣鉢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
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
方受爾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
相是虛妄法令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
論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賫四卷楞

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可之宗系故不別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迷地論聲駭伊穀

今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眾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皆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天觀詔曰丈夫達念身為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茶

特九

十

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山王勅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既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五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冠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日在山

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叅拜并奉米饌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饌可將還後當爲禮因令通爲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十一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

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

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都無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瘦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

觀國羽儀廊廟而道機潛扣歎厭世煩一覽
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
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爾便尋經論悲
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
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
師受行止觀時九房即跋陀之神足也十二既受禪法
北遊定州嘉魚山欽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
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岳來稠以
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
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

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
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
趙州漳洪山道朋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
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敷石
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者食未
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為禽獸所噉
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為說諸
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鵲山靜處
感神來媯抱肩築腰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
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

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
已所證跋陀曰自忽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
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
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
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
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
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
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
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
法聞兩虎交鬪咆哮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

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
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
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
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薺坐
久疲頓舒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跏坐因
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
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
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旣召不
出亦於尚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

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
文墨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
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眾侶奔赴禮祝填
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慙
色而止便爲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
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
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令
師赴鄴教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
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
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濟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
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
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
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
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
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
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
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即受禪
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

時九

十四

第一四八册

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
去官改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
三勅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
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
子敢為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
為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
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
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
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諮
謁或難天保三年又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

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
為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
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
解念慧者就為教授時揚講誦事豐厚帝曰
佛法大宗靜心為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
接囂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
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群有識邪正達
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
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
曰今以國儲分為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

寶自爾徹情歸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
盛矣具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
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
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返
之帝深器其量也勅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
便依給未經王府爾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
寸尺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思
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
幸參覲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
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

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
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
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
請出禪要因爲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
藏一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
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
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遣
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
然栖心寂默虛來實返妙業玄風事高緇素
運往神遷寔深嗟惆資崇有嘉用伸悽敬可

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
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為起塔下
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
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閣毗起塔建千
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勅右僕
射魏收為製碑文其為時君所重前後皆此
類也既而勅日准勅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
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
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
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埽塔每有

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竒齊
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太行往還朝
野鳴謙抱素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群賊勢懼
山螭解虓虎之鬪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
氏躬為負糧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
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
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幘
而遙棄或猛虎馴狎即背垂衣頽山將降召
出在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
所紀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

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勅乃以方五里爲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號雲門重閣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響焉時九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錫初十七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旣而掘地爲井果得鳴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喫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

第一四八册

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德云云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儂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三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

之乃投袂裝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陵犯須陀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聲寰宇大業之末賊所停營房宇了遺餘皆焚蕩余以貞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燼頻噎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叙之于後耳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册